

人物春秋

子尚若哥敬正

曲卜玄編著

新中華書局

作者書屋發行

三五，八，一。

曲卜玄編著

人
物
春
秋

作者書屋發行

編者例言

一部二十四史，真是在洋洋瀚廣袤而深奧的辭海！雖然有不盡而無何的寶藏，但不免令人望洋興歎，有原不到邊際之苦。典章制度也，奏議政論也，聖旨恩詔也，學說藝言也，天變地異也，神怪方術也，貨物獸瑞也，貨殖鹽鐵也，什麼皇帝起居注，什麼宮廷亂辱史，又是扯邊定亂，又是敗寇興王……真使人眼花撩亂，無從措手。人物春秋之編纂，謂之歷史專題可也，謂之歷史精華可也。

「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今合二義而將數千年來「中國歷史人物」，而彙編一書，則其有助於天下興亡，人事得失之鑑也。明矣！

居習喜讀世說新語，以其間俚語，諷語，妙語，絕語，諛語，幽默語……活現古人於眼前，感受印於久遠；人物春秋之體裁，命意，遣詞亦極力師此。除將其人生平重要事蹟加以速寫外，亦特着眼於其人之妙對，雅言，佳辭，僞語之野出也。

歷史誠然乾枯，稗官每流荒誕，史途且不能免於誇大杜撰之譏，宜乎新青年要打倒孔家店，疑古玄同彈繩欲一筆抹殺中國歷史矣！今欲發皇史蹟，宜以堂堂正正。信而可徵者爲主體；今欲倡導人們讀史興趣，當以可歌可泣，極真趣味者爲題材。

物以類聚，鳥以羣飛；人物亦然。某世忠，某世奸，則某間，門限森然，決難妥協。且其人之處後左右，固莫不與彼回嚮同調也。歷史上似乎有只一公例：「明主責臣善政，昏君奸臣亂政」。編者欲說明此點，爰順乎歷史編年式，編列書中人物。「寓褒貶，別善惡」，其春秋之旨哉？人物春秋之

命名，以此。

本書上自三代，下迄明季，人物不下千數。故每七百餘則，事恆見者每略之，傳失實者特明之，然不稍意者尚多，當於再版時修正之。

本書之編纂，以網羅正史爲基本，旁以有關人物之史料，雖積數年之搜求，仍時感參攷之不充；雖積數年之心願，而實際編述，爲時僅有一月。才短史繁，見聞不廣，時既匆促，遺漏必多，幸高明進而教之！

本書編纂之動機在四年以前。時居長安，日與劉茵儼兄談論今古人物。攷究史蹟真偽。苦無歷史系統人物誌，助我記憶；遂決意搜求史料，編纂人物春秋。茵儼兄予我鼓勵不少，惜我忙於衣食，整理數年；史書多種，置諸榻上，翻閱賦記，迄未看筆。心以爲憾。願計劃在未來中。本年元月陸大參謀班結來，奉令調青年軍二〇八師仍任敘書工作。一肩行李之外，累累皆數年搜集之史籍，河中樓上，定軍山色在望，課餘之暇，開始編述。起自本年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十九日全部編竣。數年心願，至此克償，我心良慰！固不自知其拙也！

本書之問世，有可感念者數人：如劉茵儼兄王紀初兄，史美煊兄，段成益弟，劉一之兄，及吾家古香，或授借以放書，或從供稿，或贊助出版，美意珍重；而張慶賢，李重十兩兄出任發行，尤值得藉此誌感！

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於漢中軍次。

人物春秋目錄

- 一·民歌培大
二·獻美女紉繆白伯
三·伯夷叔齊叩馬而諫
四·甘棠之愛
五·召公以防川喻止訟
六·平王中興有賢后
七·鉏結刺趙盾而自殺
八·楚子期罪
九·老子其猶龍乎
一〇·子產爲政之寬猛
一一·少正卯之五惡
一二·孔子彌留之際
一三·晉世子申生絕命詞
一四·管仲遺囑遠佞
一五·齊太史之節
- 一六·智伯以國士遇我
一七·范蠡與文種
一八·伍子胥與申包胥
一九·延陵季子掛劍
二〇·吳起吮士卒疽
二一·李克論相器
二二·吳起與田文論功爭相
二三·齊威王之賞罰
二四·商鞅入秦前奏
二五·齊衛二君誦賈
二六·蘇秦激使張儀相秦
二七·郭隗以死馬自况
二八·王孫賈弔齊復國
二九·樂毅有政治道德
三〇·范雎屈於秦澤
- 三一·鄒國行開開泉
三二·王蠋伐莒請田宅
三三·陳轅之微時
三四·趙盾卒猶旌王歸
三五·李斯刑場訣子
三六·樊噲有遠識
三七·范增眼眦之沛公
三八·張良導演鴻門晏
三九·韓信評項羽
四〇·王陵有貴母
四一·陳平歸漢之頃
四二·劉邦與可待蕭何
四三·田橫之浮士
四四·朱亥義救秦俘
四五·韓信與高祖論將

- 四六·高祖放廟徽
四七·雍齒之封
四八·太公要做太上皇
四九·叔孫通定朝儀
五〇·貫高白項王不反
五一·漢高祖之狂隱
五二·樊噲有膽識
五三·蕭丞相繫獄
五四·郗綏入相之無爲
五五·呂后何不哭惠帝
五六·陳平陰相體
五七·袁盎引傾夫人却席
五八·周勃畏獄吏
五九·文帝怎樣殺薄昭
六〇·縹綈代父贖罪
六一·申屠嘉押抑鄧通
六二·細柳營擒天子說
六三·韋錯之父有先見
六四·武帝之外家
六五·田蚡善骨處肉之變
六六·衛青姊弟之微時
六七·武帝徵行之險
六八·田蚡之跋扈
六九·汲黯之傲
七〇·田千秋一語悟主
七一·武帝悔悟罷方士
七二·何故殺鉤弋夫人
七三·五輪皇后上官氏
七四·霍光廢乘遺禍
七五·張敞治盜有術
七六·丙吉寫相問喘牛
七七·弘恭石顯之勢
七八·陳湯矯制斬單于
七九·趙飛燕姊妹花
八〇·朱雲之直
八一·王謙莽葬下土特
八二·漢哀帝與董賢
八三·王莽殺子與獄
八四·王政君之儂語
八五·劉秀之忍情
八六·祭遵馮異之驚懼
八七·長安有謠歌更始
八八·劉盆子坐皇帝
八九·光武不忘故劍
九〇·宋弘之鯁正
九一·馬援遊說二帝間
九二·光武推心報竇融
九三·嚴光不奪素志
九四·光武善處功臣
九五·溫序不令鬚汗血
九六·光武奈何公孫述

- 九七·公孫述憤行刺
 九八·公孫述殺名士
 九九·帝何憐用南陽人
 一〇〇·天子不與白衣同
 一〇一·少不與人通款曲
 一〇二·太子擇母之標準
 一〇三·馬皇后之俊樸
 一〇四·明帝自起撞郎
 一〇五·陸母一飯解鸞獄
 一〇六·班超入虎穴
 一〇七·北海王智慮自保
 一〇八·馬皇后不許封母家
 一〇九·竇憲之幼罪
 一一〇·楊震實清白吏
 一一一·杜根逃死拜御史
 一一二·周舉不辱左雄
 一一三·大盜張翊送太守喪
- 一一四·蘇刺史法及故人
 一一五·梁冀橫據廢立權
 一一六·置張儉九門爭死
 一一七·李膺弟子爭柱礎
 一一八·范滂母子之賢
 一一九·趙苞母與子
 一二〇·漢靈帝一何荒唐
 一二一·黃巾反黨銅放
 一二二·汝南月旦評曹操
 一二三·司馬直尸諫修宮錢
 一二四·崔烈司徒有銅臭
 一二五·何進兄妹填漢家
 一二六·韓馥拱手讓冀州
 一二七·王烈遺布化盜
 一二八·殺蔡邕斷漢史
 一二九·曹操上書結李催
 一三〇·孔融說劉備領徐州
- 一三一·孫策得張昭
 一三二·袁紹殺義士
 一三三·曹操何爲扶天子
 一三四·陳建父子賣呂布
 一三五·劉備激操殺呂布
 一三六·孫策母滅子禮賢
 一三七·孫仲謀離兄離弟
 一三八·郭嘉敏而好謀
 一三九·孫劉妻刺虎報夫仇
 一四〇·曹操自明本志
 一四一·周瑜眼中之劉備
 一四二·呂蒙發憤讀書
 一四三·龐統非百里才
 一四四·劉備詐刀取成都
 一四五·生子當如孫仲謀
 一四六·諸葛瞻演劍之道
 一四七·曹操遇官有孤公

人物春秋目錄

四

- 一四八·辛毗女小視曹丕
一四九·關羽差與黃忠伍
一五〇·曹操願爲周支王
一五一·蜀征吳自殺政策
一五二·曹丕子顯脾惡母
一五三·孔明捨魏延吞計
一五四·孫權狂醉瀝羣臣
一五五·死諸葛進生仲達
一五六·王昶止誘妙解
一五七·司馬懿尸居誅曹爽
一五八·司馬昭之心
一五九·鍾會即殺稽顙
一六〇·劉湛哭祖廟
一六一·鍾會鄧艾相忌見殺
一六二·向雄議收鍾會屍
一六三·辛憲英預知鍾會敗
一六四·王祥小拜晉土昭
- 一六五·劉禪樂不思蜀
一六六·司馬炎選媳之餘件
一六七·輕裘緩帶羊叔子
一六八·山濤臨稱相
一六九·周處備論除三害
一七〇·羊祜抑陳伐吳策
一七一·孫皓稱哉
一七二·晉宮春色
一七三·晉武帝有賣官錢
一七四·石王寶寶
一七五·晉惠帝是慈天子
一七六·晉后之毒辣
一七七·趙主倫執買后
一七八·白虎幡解二王闈
一七九·成都王穎復辟
一八〇·二王駙翁招禍
一八一·稱待中之血
- 一八二·東海王亂天下
一八三·劉淵之興起
一八四·王衍夢三窟
一八五·玉衍賣車牛
一八六·王衍乃無官情耶
一八七·新亭之淚
一八八·懷帝賣衣行酒
一八九·祖逖與劉琨
一九〇·愍帝羊車肉袒
一九一·羊后獻媚漢主
一九二·石勒不念舊惡
一九三·伯仁由我而死
一九四·郭璞以下諫王敦
一九五·卞壺痛歷王謝風流
一九六·卞壺之母
一九七·陶侃謬玉環
一九八·石勒不敢望劉邦

- 一九九・士燮軟化庚元
 二〇〇・顧容答佞問
 二〇一・桓溫何如白面少爺
 二〇二・桓溫伐漢
 二〇三・王羲之愛蘭亭
 二〇四・潘洪與趙鼎秦王
 二〇五・桓溫北伐擒王猛
 二〇六・符堅喜得王景略
 二〇七・桓溫徵謝安
 二〇八・桓溫之幕府
 二〇九・王述責子不及父
 二一〇・慕容垂遁入秦
 二一一・桓溫退吳高年
 二一二・鄒生爲入幕之賓
 二一三・王猛勸秦勿圖晉
 二一四・謝安舉親眷玄
 二一五・符堅讚美晉忠臣
 二一六・秦符堅投鞭斷流
 二一七・桓玄舉兵入京師
 二一八・桓玄沐猴而冠
 二一九・謝道韞殉夫難
 二二〇・劉裕當年田舍翁
 二二一・劉裕討桓立
 二二二・諸葛長民之死
 二二三・檀道濟弔民伐罪
 二二四・韋濟奔劉裕與慕容垂
 二二五・劉裕失計東歸
 二二六・薄亮跑祖套
 二二七・王華檀道濟之佐命
 二二八・謝弘微之宿諠
 二二九・陶潛不仕宋
 二三〇・曹浩胸中有甲兵
 二三一・檀道濟唱籌愈少
 二三二・慧龍仁義爲扞敵
 二三三・謝靈運放蕩其身
 二三四・檀道濟自比苻斌
 二三五・古語以弱爲供獵
 二三六・范曄無骨氣
 二三七・宗愨裝風破浪
 二三八・魏雀與陶史
 二三九・桓載高允
 二四〇・苻丕書空謀伐國
 二四一・顏延之無見子貴
 二四二・宋主彈琵琶奴
 二四三・宋宮模特兒
 二四四・寶兒結婦成幽宮
 二四五・王景文潘容之死
 二四六・蕭道成異相見忌
 二四七・蕭道成與兵機
 二四八・陳霸先蕭道成宋主見弒
 二四九・齊作堂經死

- 二五〇・王儉之物進
二五一・宋取司馬家亦如此
二五二・褚淵王儉有贊
二五三・褚淵陳扇障日
二五四・黃金與土同俱
二九五・沈約與梁書
二五六・江陵擲幸臣
二五七・髮如毛而餘骨肉
二五八・風流宰相比謝安
二五九・高祐論誣官
二六〇・莫用王謝家物
二六一・薛聰諫德是天爵
二六二・潘妃步步生蓮
二六三・家弟爲朝廷發
二六四・令天下見二義士
二六五・梁置訪木師石函
二六六・今夕止可談以月
- 二六七・胡充華生男改魏制
二六八・高歡御怒馬
二六九・顧高貴鄉公死
二七〇・翟朱終兆宮穿鼻
二七一・宇文泰與高歡之會
二七二・高歡借刀殺賀拔岳
二七三・高歡爲宇文泰造機會
二七四・宇文泰賞譙蘇裨
二七五・山中郭相陶弘景
二七六・高洋斬亂絲
二七七・侯景有相榻敗履之志
二七八・梁武帝餓死臺城
二七九・高洋殺諫臣
二八〇・陳霸先之興起
二八一・王暕辭官患之爛熱
二八二・無愁天子樂行乞
二八三・楊堅受師怒發女
- 二八四・柳或上爲君之通
二八五・陳後主散後庭花
二八六・楊廣船惜張羅華
二八七・隋樂淫厲而衰
二八八・隋文帝聽命中宮
二八九・楊廣營立六子
二九〇・杜如晦房玄齡之儼時
二九一・王柳釋解囚
二九二・王通憫楊素
二九三・畜牲何足付大事
二九四・興土木離宮四十所
二九五・運河與龍舟
二九六・清夜遊曲馬上爽
二九七・北幸啓民可汗帳
二九八・薛道衡因才見殺
二九九・陳百戲悅諸蕃
三〇〇・勿向遼東瀝死歌

- 三〇一・左杖下黑白兒遠反
- 三〇二・李密入瓦剌寨
- 三〇三・化家爲國與土起兵
- 三〇四・李密妻自尋死
- 三〇五・裴雄並起
- 三〇六・房玄齡字青入相
- 三〇七・李密解甲歸唐
- 三〇八・劉文静功成身死
- 三〇九・唯公獨出聲教
- 三一〇・敬德時時遺惑
- 三一・披香殿疑是楊帝修
- 三二・十八學士登瀛州
- 三三・敬德心如山嶽
- 三四・世民跪跪帝乳
- 三五・魏徵離間人兄弟
- 三六・太宗不取皇弟功
- 三七・賈胡削身藏藥林
- 三八・得絹之辱蓋於刑
- 三九・君子用人如器
- 四〇・君欲知過待忠臣
- 四一・鴛鴦帝懷
- 四二・曾以殺此田舍翁
- 四三・王珣論貞觀人物
- 四四・皇帝心成戒備
- 四五・唐太宗好與臣校功
- 四六・敬德爭階殿主券
- 四七・太宗與官論才行
- 四八・唐太宗縱囚
- 四九・太宗與官擇人
- 五〇・御史欲宮人無髮
- 五一・疾風知勁草
- 五二・廣觀豎昭陵
- 五三・虞世南九絕
- 五四・崔士撫所也
- 三五・敬德解衣出癡癡
- 三六・太宗面斥佞臣
- 三七・太宗悼魏徵
- 三八・太宗剪鬚撥臣疾
- 三九・李世民祭曹操
- 四〇・東世懷魏徵
- 四一・太宗乃不信李世勣
- 四二・何不釋殺此嫌
- 四三・李勣贊立武后
- 四四・武后令二嬪骨醉
- 四五・李猶突襲藏刀
- 四六・上官儀教我慶后
- 四七・薛仁貴征東奏凱
- 四八・李勣自導
- 四九・唐武馬突
- 五〇・鏡殿奴天子
- 五一・裴行檢相天下士

人物春秋目錄

- 三六一·裴行仙不悟馮瑒
三五三·薛仁貴免胄示勇
三五四·武則天贊狀駭賀王
三五五·狄仁傑不圖知府者
三五六·來俊臣誘君入獄
三六七·武則天不與文字獄
三五八·張德有容不擇人
三五九·姪天子何能立姑
三六〇·吾杜德昭始女賊
三六一·唾面自乾發受之
三六二·則天有子不自明
三六三·武則天之寵奴
三六四·朕夢鸚鵡折翼
三六五·戲摸稜
三六六·裴師德與狄仁傑
三六七·天下挑李在公門
三六八·張說不汗青史
- 三六九·申孟泰與卿五弟
三七〇·方郎官假蓮花
三七一·朱崇慎·擊昌宗
三七二·太子文得真歸
三七三·皇后欲伴則天第二
三七四·后與人博帝舞
三七五·歸情一哭一笑
三七六·何爲從多祚反
三七七·上官嬪兒放學士
三七八·劉村官
三七九·和聖天子
三八〇·相王有龍子
三八一·終南爲什重捷徑
三八二·張說扶姚元之相
三八三·郎官卑賤何煩族耶
三八四·姚崇有腹心疾
三八五·皇帝梨園子弟
- 三八六·五王帳長袍六被
三七·伴食宰相原懷節
三八八·姚崇荐宋璟員代
三八九·貞甫·勞人市恩
三九〇·皇帝代選諸客
三九一·君使天下肥
三九二·名器不可假人
三九三·五鳳樓之檢樂
三九四·嶽山不賞卒死
三九五·立扶馬一鳴斥
三九六·明皇一日殺三子
三九七·獻王覺獄太宗
三九五·鳳儀得如九齡香
三九九·君令看女伴門楣
四〇〇·歲貢悉賜李林甫
四〇一·賜貴妃沈兒錢
四〇一·張家小倚水山

四〇三・顏真卿斬蘇山使
四〇四・顏景福起兵討賊
四〇五・顏杲卿郭賊死
四〇六・李萼乞師擊賊
四〇七・貴妃之死
四〇八・肅宗勅馬辛靈武
四〇九・有李勉朝廷始尊
四一〇・皇帝親臨有子弟
四一一・李泌佐新命
四一二・上皇賜七姐寶鞍
四一三・張郛守雕陽
四一四・廣平王與南夷主
四一五・祿山封刀召氣濟
四一六・李輔國營及宰相
四一七・何面目見汾陽王
四一八・郭子儀軍騎卻敵
四一九・段秀實誓上朝案

四二〇・元載笑不可測
四二一・汝嵩乃父爲天子邪
四二二・郭子儀無恐尤
四二三・汾陽王子盡奴才
四二四・子儀不懼魚朝恩
四二五・郭子儀謝大臣諫
四二六・郭子儀敬重楊綰
四二七・裴詭敢誦汾陽王
四二八・子儀屏婦見盧杞
四二九・郭子儀之豪學
四三〇・盧杞忌裴綰
四三一・顏真卿不容於朝
四三二・韋貫不贊澤陽兵變
四三三・段秀實奪笏擊賊
四三四・李日月母罵賊元
四三五・李懷光投銀券
四三六・胡瓦石河牙之詭烈

四三七・天全李晟爲社稷
四三八・懷光父子死別忠奸
四三九・李晟功成欲爲僧
四四〇・韓滉善用入
四四一・陽華一鳴驚人
四四二・陽城自考政拙
四四三・柳宗元汲汲如狂
四四四・韋黃裳不以一官相買
四四五・高敬玄不獻美人求姐
四四六・白居易樂府諷世
四四七・裴瑄爲相不私故人
四四八・朝廷贖魏徵遺第
四四九・李絳主財勿羨餘
四五〇・李絳假時事
四五一・劉禹錫政論神州
四五二・裴度一人足破二賊
四五三・李元弼顏藥人計

- 四五〇・李勣領蔡邕裴度
四五五・柳公權以筆諫君
四五六・元胤遭突厥
四五七・李勣燹牛元翼實劍
四五八・裴度請君側
四五九・柳公綽誅舞文吏
四六〇・韓愈獻佛骨疏
四六一・有一裴度且不能用
四六二・裴度之祖暹
四六三・劉黃下第
四六四・去朝中朋黨難
四六五・薛元賞殺宦立威
四六六・仇士良請廢子
四六七・宦官閹割術
四六八・裴餘世選婚作相
四六九・宣宗欲除宦官
四七〇・建太子皇帝成間人
四七一・鄭元德賈子琳相佐
四七二・魏彥紳有祖風
四七三・韋懷不貪名位
四七四・宣宗不絕僧人
四七五・陳蟠兒請殺成器
四七六・民以瓦礫築路
四七七・殺子李儼作天子
四七八・黃巢造反
四七九・尚讓爲黃巢開路
四八〇・朱溫歸唐
四八一・李克用妻善處變
四八二・弱女子何能拒敵
四八三・歇後話五牛宰相
四八四・宦官因帝殺昌王
四八五・孫德昭請殺復辟
四八六・朱全忠奪帝回鑾
四八七・帝后成伴走洛陘
四八八・貞國獻柳榮
四八九・昭顯或自剪髮相
四九〇・樂三節盜揭天子
四九一・老宦張承業不忘唐室
四九二・王彥舉不降後唐
四九三・繫末帝殉國
四九四・唐莊宗寵優人
四九五・成德令優伶有可界
四九六・後唐伶人作刺史
四九七・水門源計逆回難
四九八・伶官樂器殉莊宗
四九九・馮道勸樹農
五〇〇・宣宗顯天早生聖人
五〇一・馮道保樞勸進友
五〇二・石敬瑭反唐事契丹
五〇三・馮道不忠晉主願命
五〇四・劉知遠不封晉帝

- 五〇五・李后搜宮勞軍
- 五〇六・殺大帥沙威獄主
- 五〇七・郭威與旗加身
- 五〇八・郭威贊歸范質
- 五〇九・周太祖祇衣瓦棺
- 五一〇・趙匡胤救土表漢王
- 五一一・趙匡胤結識趙普
- 五一二・趙匡胤斫筓督戰
- 五一三・柴策不認生父
- 五一四・點檢作天子
- 五一五・杜太后處秦思危
- 五一六・趙匡胤馬上負石
- 五一七・衝融之舉勇
- 五一八・宋太祖以禮小天下
- 五一九・周世宗叔方而大耳
- 五二〇・杜太后遺囑
- 五二一・宋太祖杯酒解兵權
- 五二二・宋太祖賈漢超訟家
- 五二三・趙普之剛愎
- 五二四・孟昶何遜死日鏡
- 五二五・曹彬有大將風
- 五二六・南漢君臣之辭
- 五二七・吳越饋趙普瓜子盤
- 五二八・李德裕爵途命侯
- 五二九・皇后與晉王政治弊語
- 五三〇・媿垣血山填益王
- 五三一・李昉呂蒙正之雅量
- 五三二・寇準彈大吏
- 五三三・錢若水論救治人格
- 五三四・呂蒙正爲事擇人
- 五三五・呂端大尊不糊塗
- 五三六・呂端發立謀
- 五三七・李沆對使笑詔
- 五三八・寇準疎頑疾邪
- 五三九・幸權州寇準有冷竹
- 五四〇・王欽若孫注譏寇準
- 五四一・寇準執北門鎖鑰
- 五四二・王旦能容寇準
- 五四三・王旦獨知寇準
- 五四四・寇準淹不爲知已羞
- 五四五・寇準聞陳宸妃喪禮
- 五四六・寇準從前事起政潮
- 五四七・寇準獨而忘家
- 五四八・寇準淹怕薦一落哭
- 五四九・文彥博誓死戍兵
- 五五〇・寇準淹入相出將
- 五五一・寇準相息事寧人
- 五五二・王拱辰專盡名流
- 五五三・寇準修欽義訓書
- 五五四・仁宗禁獻瑞物
- 五五五・書介知文彦博

- 五五六· 羅王相公乃復起耶
五五七· 鑄面御史趙抃
五五八· 張昇說仁宗孤立
五五九· 王安石未遇時
五六〇· 狄青見知於韓范
五六一· 文富拜相朝野相慶
五六二· 狄青不敢附梁公
五六三· 包拯似閻羅
五六四· 歐陽修變文體
五六五· 王廷真學士
五六六· 韓琦過太后遺政
五六七· 王安石掩面笑張璠
五六八· 司馬光荷金素履
五六九· 范鎮耒老致仕
五七〇· 呂誼以疾除政
五七一· 王安石有弄兒
五七二· 張公少八唐地之恥
五七三· 張璠究天人
五七四· 王安石之頑徒
五七五· 蒲宗孟何賈用馬光
五七六· 參博主書英會
五七七· 選人數重用馬光
五七八· 蘇東坡之恩遇
五七九· 蘇東坡之不遇
五八〇· 鄧洵武娶莫能助圖
五八一· 東坡之潯公賦
五八二· 高皇后文中帝舜
五八三· 常安民痛彈蔡京
五八四· 鄒清不負知吾人
五八五· 蔡京立卷竊碑
五八六· 蔡京與花石綱
五八七· 陳禾不向帝碎帝衣
五八八· 蔡京誇飾太平
五八九· 帝册爲教主道君
五九〇· 東坡何有太尉子
五九一· 童貫兩副行願
五九二· 蔡京暴家惑帝
五九三· 童貫攻遼之失策
五九四· 金兵從容渡河
五九五· 歐陽河辯死而來
五九六· 南朝惟李若水一人
五九七· 康王南渡國中興
五九八· 蔡京亦非金人喜
五九九· 李綱恨無骨臣子
六〇〇· 張叔夜日投於金軍
六〇一· 佛所勸王獲罪
六〇二· 李綱一貶言僞官
六〇三· 宗澤抱岳飛於刑獄
六〇四· 上皇裂帛寄詔
六〇五· 黃潛善殺張東
六〇六· 宗澤憂國而死

- 六〇七・西人亦知替九子
 六〇八・韓世忠黃天蕩破敵
 六〇九・秦檜爲金人放歸
 六一〇・張浚枉殺曲端
 六一一・秦檜謀相位有符
 六一二・黃起堅戒石銘
 六一三・秦檜極爲排忠良
 六一四・岳飛方主復中原
 六一五・秦檜感主調和
 六一六・胡銓益處小朝廷
 六一七・晏敦復罹桂之仇
 六一八・劉錡竭口敗兀朮
 六一九・岳飛遣迎朱仙鎮
 六二〇・十二金牌誦班師
 六二一・兀朮棄汴有待
 六二二・湯思退防範西湖
 六二三・秦檜死矣和議終
- 六二四・立馬吳山第一峯
 六二五・劉錡差見敗兀文
 六二六・虞允文經略中原
 六二七・湯思退通敵辭和
 六二八・張穢贈匾品
 六二九・楊萬里荐賢
 六三〇・光宗禪位制於后
 六三一・韓侂胄優厚推朱熹
 六三二・以宗石逐趙汝愚
 六三三・犬吠侍郎趙師魯
 六三四・程松獻奏松壽
 六三五・兩幸選完作天子
 六三六・金人乞糧和好
 六三七・劉錡首殉文州之變
 六三八・文天祥狀元及第
 六三九・高智耀以金贖文士
 六四〇・賈似道以去嬰君
- 六四一・宋子貞以仁義辱元主
 六四二・亡國委佞賈似道
 六四三・皇帝不得聞軍事
 六四四・宋欲稱臣元不許
 六四九・趙鼎發夫婦節義
 六四六・楊萬里止水殉國
 六四七・文天祥起兵勤王
 六四八・賈似道死晚矣
 六四九・元將伯顏屠常州
 六五〇・朝廷上罪降元
 六五一・元主降將
 六五二・陳文龍高腹節義文章
 六五三・馬暨英招降費
 六五四・陸秀夫負帝蹈海
 六五五・許衡梅事元
 六五六・文天祥燕市就義
 六五七・謝枋得插馬漢奸

- 六五八·元世祖廢秦蜀
六五九·元世祖有賢后
六六〇·西僧眼中無朝廷
六六一·英宗拒進七寶帶
六六二·非張希孟不敢言
六六三·拜住勸天子器度
六六四·英宗厭諸臣
六六五·女宗師西僧
六六六·宋徽宗惟一事不能
六六七·元祖帝親法龍舟官漏
六六八·元順帝之荒淫
六六九·朱元璋渡江遇陶安
六七〇·元璋不殺陳瑄先
六七一·元璋爲天下加四賢
六七二·元璋毀鍊金牀
六七三·朱元璋削平羣賊
六七四·馬盾之賢
六七五·危素不殉元室
六七六·明太祖殛元帝宮嬪
六七七·太祖敗官官之道
六七八·危素爲余綱守制
六七九·明太祖不行戲俘禮
六八〇·鍾唐愛箭復孟手
六八一·建興文燕王應詔對
六八二·燕王瑄信二術士
六八三·燕王伴狂陰謀反
六八四·張信出救醫王疾
六八五·飛龍在天龜衍促反
六八六·斬服謝超其婿難
六八七·鄧鉞詐降守濟南
六八八·越文君臣僧裝出走
六八九·拒草詔方孝孺滅十族
六九〇·陳鯨胎壯烈社稷
六九一·劉寧妻佐夫有義
六九二·仁宗君臣相稱之敬
六九三·潛食風首禍劉觀
六九四·夏履吉之仁恕
六九五·五大臣何謂敵王振
六九六·王振驕子拜侍賜
六九七·薛瑄不肯屈王振
六九八·兩于謙同遭王振厄
六九九·王振死有餘辜
七〇〇·廚中乃有賢子慶
七〇一·太監口中好子謙
七〇二·英宗復辟殺于謙
七〇三·李賢論奪門之非
七〇四·建文子不歸中羊
七〇五·阿丑以優彈注直
七〇六·小中官救大忠臣
七〇七·鄧辯臣繼恩不傳曲
七〇八·大學士萬安進房中槍

- 七〇九・公卿發出劉璉門下
 七二〇・威武大將軍朱壽出巡
 七二一・王守仁平逆獲罪
 七二二・楊纘盛之獄
 七二三・楊纘盛妻顏代夫死
 七二四・張居正却藩留饒金
 七二五・李三才巧奏願戮成
- 七二六・德輿略徒手出關
 七二七・魏忠賢生祠遍天下
 七二八・起用袁崇煥
 七二九・李自成檄文
 七三〇・李自成不殺賢令
 七三一・李建泰慷慨出師
 七三二・臣盡亡國之臣
- 七三三・富宦獻賊不助餉
 七三四・社勳誅賊請帝退位
 七三五・崇禎殉國之慘劇
 七三六・魏良二官人之節烈
 七三七・李自成射承天門
 七三八・吳三桂乞清師
- (完)

人物春秋

曲下

一 民歌堯天

帝遊遊於康衢，肥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諱不知，顧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又觀於華，華野人叩壤而歌曰：「帝力於我何有哉？」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憂，到入曰：「天下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何得嘉聞，千歲歷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憂之有？」

二 獻美女紂釋西伯

紂土，指鹿為馬，言是用，作盜技淫巧以悅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其甚之也。靡靡之樂，造鹿台，爲瓊室玉門，厚饋以宮鹿台之財，盈鉅橋之粟。羣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紂惡之，而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更製炮烙之刑，令有罪者，輒墮炭中，以取妲己笑。西伯聞而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王。王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乃演易，作六十四卦象辭，西伯之臣散宜生，聞天之徒，諷教其君，乃求有莘氏美女，及珍寶良馬，因嬖人費仲而獻之。王大悅曰：「此一物足釋西伯，况其名字？」乃釋西伯，西伯曰：「猷洛西之地，謂之羑里，紂之罪，王許之。賜弓矢歸鉞。」

人物春秋

一

使尋征伐。

三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

武王伐紂，叔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商王卒敗，夷齊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不食而食，餓死。

四 召公諫

召公與，治國方，召公諫。召公曰：「不勞一民，不費一錢，而君文王之德也。乃巡行鄉邑，勤勞於勞績之下。及卒，人其政，不設伐棠，作甘棠之歌以諫之。」

五 召公以防川喻止謗

周厲王暴虐無道，召公諫。召公曰：「君無道，國人莫敢言，無路以自。王喜，召公曰：『吾嘗聞之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以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若塞其口，其與能幾何？」

六 宣王中興看賢后

周宣王之妻后，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而使君王失禮而晏朝，罪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過也！」遂劬於政，卒

楚威王與中興

七 鉅麃刺趙盾而自殺

趙盾公不君，趙盾驕驕，公恨之，使鉅麃賊殺之。晨往，寢門開矣，威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麃退，歎曰：「不亡無故，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自刺而死。

八 楚子問鼎

楚子伐陸渚之戎，觀兵於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力。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測也。」楚子愾而退。

九 老子其猶龍乎

孔子適周，問禮於賡。賡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遂之曰：「昭昭深察而近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有己。」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

一〇 子虛爲政之寬猛

子虛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以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及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一一 少正卯之五惡

孔子作春秋，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惡其政，而誅之，何也？」孔子曰：「少正卯有大惡者五：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僇而博；聞誦而誦。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語，足以飾邪惑衆，強察，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桀雉也，不可不誅也。」孔子居魯三月，而魯國大治。

一二 孔子彌留之際

孔子原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顛乎？智人其奈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問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喟然七日而沒。

一三 晉世子申生絕命詞

晉獻公寵驪姬，欲立其子奚齊，遺世子申生祭齊姜於曲沃，歸以詐肉奉公。姬毒食公，公怒殺其傅杜原款，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

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生曰：「君實不察其罪。彼此名也，以出，凡誰納之？」終於新城。其弟弔其柩，夷吾奔屈。

註：重耳之臣，趙衰狐偃，絳武子，介之推，司空季子等。

一四 管仲遺囑遠佞

仲病，桓公問曰：「蔡臣誰可相者？」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曰：「倍親而適君，非人情，疑近。」公曰：「豎刁如何？」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疑親！」仲死，卒不田仲言，齊亂。

一五 齊太史之簡

齊用崔杼，取其亡君靈公之罪，靈公通房，崔杼討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與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崔杼簡以徒，既書矣，乃還。

一六 智伯以國士遇我

趙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攻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報而事之，智伯死，學智伯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愛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移土報之。」

一七 范蠡與文種

范滂與勾踐同節。滂字叔仁，年。黃漢吳。滂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安樂。」遂攜妻孥赴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爲夷子皮。父子治產，致數千萬，施之。滂人尚其義，以爲然。滂曰：「居家披千金，居官致宰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去。滂有弟，名舉，舉有弟，名商。又謂之陶朱公。滂嘗遺文舉書，勸其速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功臣亡。」滂不聽，後果爲舉王所死。

一八 延陵季子與卞包胥

爲。季子嘗與申包胥交。子胥通父兄之讎而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及子胥志於吳，帥師伐楚，既覆平王而報父仇。楚子逃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舍之，三日而後見。吳名曰子庚，公孫，勾飲不入口。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而拜。秦師出，吳師大敗，子庚復歸。

一九 延陵季子掛劍

吳季子也。將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而許之。使魯還，徐君已沒，季子遂脫劍掛徐君冢之側。徐君之鬼聞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掛孤冢！」

二〇 吳起吮士卒疽

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

婦人散，今又為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時哭之。

一一一 李克論相器

魏襄謂李克曰：「今相非成即壞，二子如何？」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
歸，望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克出，翟璜問之，曰：「君已下相魏矣，
璜聞君曰：『西河守吳起，臣所惡也。君以鄒魯變，臣適南門約；君欲伐中山，臣適樂羊；中山已破，
臣適左師之。君之子無傳，臣適屈條，以耳目之視記，臣何負於成？』克曰：『成得子夏，出
東方，殺平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適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遂說弟子種，

一一二 吳起與田文論功爭相

魏景田文久說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爭樂為
死，軍不敢怠，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治百官，親萬民，資府庫，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資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
「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切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弱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
國之子乎？為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一一三 齊威王之賞罰

齊威王謂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之，田闢，民給，官無事而域內

聽。……者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里，與呂氏同大夫語之曰：「白子守阿，嬰齊甚至，吾使人問之……者，皆重文也，子小故，當……者，子小知，是子厚節事吾左右以求舉也。」——

二四 商鞅入秦前奏

……商鞅也，……商鞅之……王謂而去。分叔孫君……
「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

……後開秦孝公召賢厚爵，西入秦拜相強秦。
……秦人皆趨令。

二五 齊魏二君論寶

……齊亦有寶乎？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
……威王曰：「齊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
……趙人不敢入祭西門，徒而從者十餘家；有種首者，使防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

，豈待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二六 蘇秦激使張儀相秦

蘇秦既拜六國相爲縱約長，恐秦伐趙取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召儀而辱之，以激怒儀。儀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秦廢遣舍人黃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告之故；儀曰：「嗟呼！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謀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待，儀何敢言！」

二七 郭隗以死馬自況

燕昭王欲報齊以雪恥，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郭隗見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爲隗築黃金台，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與焉。卒以毅爲上將。合韓趙魏秦之師以伐齊，下七十餘城。

二八 王孫賈袒臂復國

齊湣王，避燕秦諸師走莒，楚使淳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遂弑湣王。王子法章變姓名爲魯太史敫家傭，敫女奇其貌與私通，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遣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淳齒亂齊，殺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餘人，乃攻齒殺之，求法章立爲齊王。

二九 樂毅有政治道德

齊田單反攻，以問燕君臣，燕昭王薨，惠王立，疑毅劫代將，毅遂奔趙。齊既復國，趙欲害燕謀於毅，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對毅於觀津，魏望諸君。燕王聞之，乃復以毅子問爲昌國君。

三〇 范雎屈服於蔡澤

武安君白起死，而鄭安平，王稽（皆雎所荐）皆畔，秦莊襄王憂。應侯懼！燕客蔡澤入秦，聲言：「即將相秦」。雎名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而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顯歟？」應侯諺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侈辱而身全者下也。語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怨已懼而德而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化，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稱病春澤，王悅澤，相之。

三一 鄭國行間開渠

初，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爲渠，東注洛，中作覺，始皇欲殺之，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成之，溉田四萬畝。

三二 王翦伐楚請田宅

李信，蒙恬將二十萬衆，伐楚大敗，王怒，身詣霸，織病，強起之。於是與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登南上，與薛英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哉！」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竊曰：「王恒（粗音）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不有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乎？」卒大破楚師，殺其將項燕而滅楚。繼而再定江南，薛百越，置會稽郡。

三三 陳勝之微時

隱士陳勝，陽城人，少傭工隴上，慨然歎曰：「苟富貴無相忘！」聞者哂之，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立，政亂，勝發漁陽（今蘇州）戍卒九百人，屯大澤鄉，（今徐州）勝與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殺將尉，令從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遂稱大楚，自立將軍，以廣爲都尉，攻剽下之。

三四 趙養卒辯取王歸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王間出爲燕所俘，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總之，有所發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爲？」曰：「欲奪其王耳」。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耳：夫臣張耳陳餘，杖馬鑣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願以少長先立武臣，今君乃囚王，此兩人至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註：後趙臣李良弒王，張陳等又立趙歇爲趙王。

三五 李斯刑場訣子

趙高誣陷李斯反狀，榜掠千餘，斯自誣服，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須臾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父子相哭，而夷三木。

三六 樊噲有遠識

沛公入咸陽，諸將爭取金玉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兵知天下阨塞戶口之多少強弱，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之，樊噲諫曰：「沛公亦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靡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王，無留宮中！」不聽，張良亦苦勸公，乃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三七 范增厭底之沛公

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秦，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奪，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三八 張良導演鴻門宴

鴻門宴上，項莊舞劍，擾沛公，項伯以身蔽之，張良急召樊噲入，羽壯之，賜一生養，噲切而告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侯將約：「先人關君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秋毫無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良卒使噲，計脫沛公。

三九 韓信評項羽

韓信，淮陰人，家貧釣於城下，漂母憐而飯之。信曰：「吾必有以厚報母！」母怒謂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飯之，豈望報乎！」少年因衆辱之，信隱忍出其胯下，市人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梁敗，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信亡歸漢，爲連敖（司馬卒）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其信，信仰視，適見滕公（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悅之，言於王，爲治粟都尉。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言於王，不能重用。信亡，何追還，與王爭春，卒拜大將軍，二軍皆驚！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曰：「項王嗜啞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不都關中而建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遷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爲霸，實失諸侯心，故共強易弱。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幾亡不可

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阮秦卒二十萬，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疆以威，王之。大玉入關，秋毫無所犯，除苛法，約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悅，自以得價晚。

四〇 王陵有賢母

王陵沛人。衆數千人於南陽，及漢王東向，以兵屬之。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妾故，持二心！」遂劍伏而死。項王怒烹之。

四一 陳平歸漢之頃

陳平，陽武人，貧而好讀，里中社，平爲宰，父老均曰：「善乎陳孺子之爲宰！」平曰：「使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項羽，爲都尉，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都尉」，王亦如之，使駘乘典護軍。（軍法）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平嘗盜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譴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適奇謀之士，顧其計足以利天下，盜嫂受金，何足疑乎！」王召諷平，平曰：「臣聞漢王能用，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劃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否則，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上」，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益護諸將，請將乃不勝敢復言。

註：陳平六出奇計，大似特務機關長。六計者：（一）捐金行反間（二）懸帥具楚使
（三）夜出女子解荊陽圍（四）斷足封韓信（五）偽遊雲夢（六）解白登之圍。

四二 劉邦如何待黥布

隨河至九江，說布歸漢，布陰許之，會楚使者至，何說布殺之，楚攻布，破之，乃間行與何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令兩女子侍，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拒楚。

四三 田橫之得士

田橫與其從屬五百人，入居海中。帝赦召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二客乘傳詣洛陽，至戶鄉廡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而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鬻食其）與其弟（鄼商大將軍）並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而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也！」遂自剄。客捧其首馳奏之，帝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於墓側。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蹈海殉之。

四四 朱家義赦季布

人物春秋

季布爲楚將，數黜辱帝，羽滅，誦：「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厥！」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家固心知其季布也，令傭曹善視之，買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王墓也！」滕公言於帝，如朱家言，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

四五 韓信與高祖論將

帝僞遊雲夢歸，敕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居堂秩秩，差與絳灌（絳侯周勃，灌謂灌嬰）等列，嘗訪樊噲，噲驚喜曰：「吾侯乃肖臨臣！」信辭，自愧言曰：「吾今乃與噲等爲伍！」帝聞嘗與信論將，帝問：「如我能將幾何？」信曰：「不過十萬」。帝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帝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四六 高祖赦蒯徹

帝聞韓信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曰：「信言，俱不用蒯徹計」；蒯徹徹至，帝曰：「若教信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得焉。跽之犬吠狗，豈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當時臣惟知信，非知陛下也」。帝曰：置之。

四七 雍齒之封

漢已大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帝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士，坐沙中偶語，帝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者，無非蕭曹故人與所親愛；所殺皆讎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譁反耳！」帝曰：「奈何？」曰：「上平生所憎，彘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曰：「今急先封雍齒，則彘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爲什方侯；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彘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註：漢興十八功臣表：卜、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鄧通，奚涓，夏侯嬰，傅寬，騫儉，王陵，陳武，王汲，薛歐，丁復，繆遂，周昌，雍齒，竟宋將張良韓信列入。

四八 太公要做太上皇

初（漢二年）太公呂后俘於楚，子女亦相失，漢王舉數十騎會皇邁，道逢子盈及女（魯元）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下車收之者三，曰：「雖急不可失也！」卒保護脫二子。楚既俘太公呂后，項王以爲質，四年冬，漢王復取成皋，楚還亦軍廣武，羽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愈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害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止；既而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於漢。五年楚亡，漢王稱帝，以呂后爲皇后，盈爲太子。帝

五日一朝太公，太公以家令言，擯歸門却行，帝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乃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皆於未央宮歡宴，帝爲太上皇上壽，曰：「阿父昔謂季不事生計，今視季孰與仲多？」太上皇喜甚，羣臣大笑爲樂。

四九 叔孫通定朝儀

帝悉夫秦符儀，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厭之；叔孫通諫帝曰：「儒者雖與漢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其思朝儀。」帝曰：「可！令易知，度吾能行之者爲之！」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規禮樂！禮樂所由起，積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諸生及帝左右共製弟子百餘人，野外習之。月餘言於帝曰：「可試觀矣！」帝親之曰：「吾能習此」。乃令羣臣習肄，長埽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莫不振恐肅敬。禮畢，執法跪，諸侍坐者以次上壽，御史執法，如儀者引去，竟罷酒，無敢諠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叔孫通爲太常。

五〇 貫高白張王不反

漢七年冬，帝遺趙趙王張敖執子壻禮甚卑，帝遣張敖之，趙相貫高趙王等皆怒。說王：「殺之！」赦趙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吾等義不辱，何溥王爲？事成歸王，敗則獨坐」。後帝過相人，高等乃慶

人於廁，欲以要帝；帝宿，心動而去，賈嘉怒，察上疑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謂：「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殺。高怒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陸車擊致詔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爲王家奴以從，呂后亦殺王類，帝曰：「使張敖爲天子，豈少而女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帝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此固趙國立義不佞然辭者！」帝使泄公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否？」高曰：「吾楚族皆以誇死，豈愛王過於親哉！願吾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其遺所以王不知之狀。泄公以報，乃赦數，廢爲宜平侯，而徙如意王趙，帝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用，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死。賞是時，其高之名重天下。

五一 漢高祖之狂態

周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撥戚姬，昌還走；高祖逐得，踰昌項，問：「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

五二 樊噲有胆識

帝臥禁中，詔戶者：「無得人擾臣！」十餘日，樊噲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見帝獨枕一笥，覆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五三 蕭丞相繫獄

蕭何以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帝怒下廷尉獄。數日，王衛尉侍前曰：「城郭之內，須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買人之金乎？」帝赦出之曰：「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築封土，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五四 曹參入相之無爲

初天下定，蕭何與參有隙，移參相齊，參聞何薨，告舍人趙治行。曰：「吾將入相。」居無何，吳召參。參既相，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言，參輒飲以酒，莫得開說，見人細過掩之。府中無事，參子窟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窟私問之，窟怒答窟曰：「趙人辟！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讓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準武，孰與高帝？」帝曰：「我何敢望高帝？」「陛下登臣孰與蕭何？」帝曰：「似不如也！」參曰：「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歎之曰：「蕭何爲法，後若畫一，賢參代之，守而勿失，觀其清淨，民以寧一。」

九五 呂后何不哭愾帝

高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疆年十二，爲中大夫，說陳平曰：「君知太后願咽何也？」曰

：「不知」。辟疆曰：「帝無肚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陳平如說辭；太后乃大哭。

五六 陳平識相體

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乎？」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主何事？」平曰：「宰相上佐天下，理陰陽顯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

五七 袁盎引愼夫人却席

文帝幸愼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愼夫人坐；夫人怒，帝亦怒，盎曰：「今日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燕（成姬）乎？」帝說，語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五八 周勃畏獄吏

緣侯周勃誅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獄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腹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帝女也，勃子勝之尙之。薄太后亦爲緩頰，赦之。勃出口：「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

五九 文帝怎樣殺薄昭

羣臣薄昭有罪，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與從者嬰之，乃自殺。

六〇 緹縈代父贖罪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得，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緣。妾聞沒徒官婢，以贖父罪。」文帝憐之，除肉刑。

六一 申屠嘉挫抑鄒適

申屠嘉爲相，中大失鄒適方幸，嘉入朝，適居上旁，意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親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趨召適，適恐言帝，帝曰：「汝第往，吾使人召若！」適謂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適小臣處殿上，大不敬，當斬！」適頓首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適，使使馳節召適，而謝丞相曰：「此吾罪臣，君親之！」適至，爲帝泣曰：「丞相殺殺臣！」

六二 細柳營擋天子駕

匈奴人上郡塞中，遣周亞夫次細柳，倒禮次霸上，後呂蒙門，以備胡，帝自發軍，霸上，驃門皆馳入。已而之細柳軍，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至又不准入，帝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聞壁門。」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聽。」帝乃按轡徐行，至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帝曰：「嗟乎！曠上驃門。軍若兒戲，其將固可襲而虜也。」尋拜亞夫爲中尉。

六三 馮錯之父有先見

錯建議：俟削諸侯。其父謂曰：「若竊人骨肉何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豈氏危矣！吾不忍見禍逮身。」遂仰藥死。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而吳相袁盎夙怨錯，見上言：「殺錯以謝天下，則兵不刃。」乃召錯，給戰行市斬之。而七國之兵不退，周亞夫卒平之。

六四 武帝之外家

初，燕王臧孫孫安賤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男。賤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卽武帝訪獲之姊），後乃心金氏，內之太子宮。（景帝時爲太子），生男徹，及景帝卽位，長公主嫫（景帝之妹），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譏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遂廢太子榮，立王夫人爲皇后，以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後

即位爲武帝。

六五 田叔善處骨肉之變

梁孝王武，爲景帝之弟。太子榮廢，太后欲以梁王爲皇太子，繼之。因置酒謂曰：「宮中宴樂，用梁王爲繼。」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故春秋大居正。」梁王謂臣公孫詭，羊勝謀說梁王，因使人刺殺盎，及其他議臣十餘人。帝意梁遂賊，果梁所僞，遣田叔往按捕，詭勝置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據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悟，有如太后宮中宴樂，大王尚誰樂乎？」王乃令詭勝自殺。時，太后愛梁事，不食，帝亦患之。田叔等致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密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田叔曰：「上勿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不甘食，臥不安寢，此憂在陛下也！」帝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誣已伏法。梁王無恙也。」太后立却加一餐。梁王因上書謝朝，至闕伏斧，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帝以田叔賢，擢爲魯相。登臨梁，後（四年）梁王執鞅卒，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憫不知所爲，乃分梁爲三國，盡立王五男爲主，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

六六 衛青姊弟之微時

武帝嘗過平陽公主（帝之姊曹參孫荷之），悅譚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龍日隆，子夫同母弟

青，冒姓衛氏，爲侯騎家奴。至是，召爲越章監侍中，既而子夫爲夫人，青爲中大夫。子夫之妹衛少姬與縣吏霍仲孺私通。生去病，後從衛青擊匈奴。

六七 武帝微行之厄

帝微行入南山中，馳騫禾稼之垣，民皆號呼罵詈。鄧通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爲盜，繫少年欲攻之，主人媼，異帝狀貌，醉翁縛之，帝始得脫。

六八 田蚡之跋扈

田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時爲丞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庶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夫？吾亦欲除吏！」又嘗譟考工地益宅，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所稍欲。

六九 汲黯之愆

黯爲諫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帝使杜邺之，還報曰：「京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水旱爲災，餓者萬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宣特節繕倉廩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時帝方招文學之士，黯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諫，帝曰：「黯何如人？」助曰：「

使歸任職居官，無以爲人。至如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贈之不去，雖賈實不德奪之矣！」帝曰：「然！古有計殺之臣，至如歸，折之矣。」衛青嘗得獻奏觀還，拜大將軍，時衛夫人生子據，已立爲皇太子，母爲皇后。衛青聞冠一時，公卿卑奉之，獨黯與抗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母容，反不重耶？」青問之，愈賢黯，青時爲侍中，帝臨廁見之，丞相公孫弘燕見，帝或不冠，至如黯見，帝不冠不見也。帝嘗坐武帳中，說前奏事，帝不冠。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帝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令宦者李延年立樂府以爲歌，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倡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帝默然。帝擢廷士大夫常知不足，然性嚴峻，小有犯法，輒決誅之。黯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戮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治天下乎？」黯怒形於色，帝笑而諭之曰：「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加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改之！」

七〇 田千秋一語悟主

太子據被道殺江充自殺，吏民以巫蠱相告者案驗多不實，帝頗有悔意。高寢郎田千秋上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帝大感悟，問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屬湖。天下聞而慶之。

七一 武帝悔悟罷方士

帝諭羣臣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凡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田千秋請罷方士，候神人者，從之。謂羣臣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勿藥，差可少病而已。」

七二 何故殺鉤弋夫人

燕王旦，謀營太子，上書：「謬入宿衛」，帝怒曰：「生子當復齊魯禮儀之鄉，乃置之燕，與有爭心！」乃斬其使，由是惡旦。時鉤弋夫人生子弗陵方七歲，多知，帝奇愛之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察羣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監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曰：「汝不得預」！賜：「死」。頃之，帝問左右：「外人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見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旌立弗陵爲皇太子。

七三 五齡皇后上官氏

霍光女爲上官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年幼不聽。長公主私于外人，安因說外人曰：「誠得入女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殿下」。外人言於長公主，以爲然，召安女入爲御孫，遂立爲后。時昭帝始七歲。後十二年昭帝崩，尊后爲皇太后。

七四 霍光驥乘遺襪

霍光以大將軍輔昭帝。與上官桀、金日磾同心輔政，互結姻婭。後以上官桀父子爲了外人求封侯，光不許，遂與長公主等謀誅光，時燕王旦有異志，桑弘羊亦以子弟不得官怨光。於是長公主等，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專權請人宿衛。昭帝時年十四，帝覽書，上畫室中詔光大，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大將軍寇；朕知是書詐也！」左右尚書皆驚，上書者果亡。帝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之者，坐之！」遂詔捕桀安等誅之，長公主燕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光外孫得不廢。元平元年帝崩，（時帝年十九歲）竟承皇后旨：「魏昌邑王賀卽位，立二月，以王狂縱無節，光與杜延年謀廢之，立武帝曾孫病已爲宣帝。光稱首歸政，帝諶諶不受，事皆關白光然後奏御。光等及從孫雲山並諸婿外孫，根跋於朝，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光女，帝乃詔求徵時故劍，許廣漢女爲皇后。光妻譟毒弑之，內光女入宮，翌年立爲后。光卒，帝親臨祭，爲之涕泣。賜葬具如乘輿制。」拜禹爲右將軍，山爲尚書，屬修專橫，路人側目。會霍氏窮，坐與諸王交通，辭及霍氏，山陽太守張敞上書：「請罷霍氏三災成節」。帝不能用，而善之。會山等謀反發覺，斬禹棄市，雲山自殺，皇后廢居昭臺宮。帝謂羣臣曰：「昔謂高卿，霍大將軍驥乘，朕若芒刺在背；張安世，代光驥乘，朕不覺從容肆體甚安焉。」

七五 張敞治盜有術

張敞爲京兆尹，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月得數百人；復令盜入殺邊

郡自頤，京兆大治。會楊惲報孫會宗害，帝以惲懷怨望，怒而斬之，故與惲友善廢處，免爲庶人。後聞京師吏民解弛，擗鼓數起，冀州有大賊，帝患敵名之，妻子皆泣。徵笑曰：「此天子欲用我也。」詔公車引見，拜冀州刺史。盜賊聞之屏迹。帝茹寵幸。帝嘗戲問徵曰：「人云卿爲夫人畫眉有不？」徵曰：「聞燕燕婉，有甚於畫眉者！」

七六 丙吉爲相問喘牛

丙吉爲相，嘗出逢彘鬥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謬吉失問；吉曰：「民國，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熟，恐牛正行，用暑喘故，此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論多之。

七七 弘恭石顯之勢

元帝寵宦者弘恭石顯，恭等謀殺功臣蕭望之，劉更生，周堪，賈捐之，張猛輩殆盡。匡衡，京房因上表陳不聽；房卒被誣害。恭死，顯爲中書令，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七八 陳湯矯制斬單于

西域副校尉陳湯，隨都護甘延壽，駐軍康居。匈奴郅支單于困辱使者，不奉詔。湯與延壽謀擊單

子，延壽欲奏之，湯曰：「國家與公聊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湯怒按劍叱曰：「大眾已集，豈子欲沮衆耶！」延壽從之。上疏自劾矯制。湯衆進薄城下，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斬首傳至京師，賜陳湯爵關內侯。呼韓邪聞郅支誅，懼而入朝，請婚，帝以王昭君賜之。

七九 趙飛燕姊妹花

成帝時，班婕妤，有寵，帝遊後庭，欲與班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妾在臣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舞歌者趙飛燕，召入大幸，女弟復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頌頌稱：「美！」有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妹俱爲僊姪，貴傾後宮。肅許皇后，視詛主上，廢之；班婕妤亦被廢，帝問班：「有無？」對曰：「修正尙夫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黜；如其無知，黜之何益？」帝赦之。班居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許之。旋趙婕妤繼立爲皇后，而寵少衰，女弟絕幸，皆爲昭儀。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宣子者然卒無子。劉向上列女傳以諷之。帝卒不悟。昭儀常司寢，帝進藥御之，暴崩。

八十 朱雲之直

張禹以帝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王氏專權，五王勢熾，大臣劉向等上書言災異，多諷切王氏

帝意頗然之，乃至丙第，親以示禹，禹見年老，子孫弱，恐見嫉王氏，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用！」帝雅信禹言，從此不疑王氏。魏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爲「誰」？曰：「張禹」；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繫下，雲斡楹，橫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幸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幸怒解。及後當治棺，帝曰：「勿易！因而輶之，以旌直言」。

八一 王莽謙恭下士時

大司馬王根既莽自代，時莽年二八。莽既拔出向列，繼因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良，劉歆、劉向、楊雄等爲椽史，愈爲儉約，謙恭下士。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詢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八二 漢哀帝與董賢

待中高安侯董賢，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帝臥起，寢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園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典。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廐廄乃其副也。帝方欲極貴賢位，故令賢過丞相孔光；光知帝尊寵賢，警戒衣冠用

門待望，賢下車，出拜謁，道迎甚饒，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帝喜甚，立拜光兩兄子爲諫議大夫。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帝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舜以天下禪卿何如？」時五王衰廢，惟平阿侯王譚之子閎爲中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帝默然。傳太后崩，帝託遺詔；益封賢二千戶，丞相新甫僕王嘉封還詔書，謏曰：「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賞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帝怒，下嘉獄，殺之。乃帝朝，王莽用事，罷賢歸，卽日與妻自殺，發棺診視，收喪入家財四十二萬萬。

八三 王莽殺子興獄

平帝立，王莽益用事，封安漢公，內其女爲皇后，莽子宇，非莽所爲，一私學師吳章等議：「教帝生母舅衛通書，爲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許，宇以莽好鬼神，於是夜洒血於門第，以懼之，吏發覺，莽執宇送獄。殺之，盡滅衛支屬，惟留衛后。吳章腰斬。章初教子弟千餘人，莽連行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莽，議及直官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數百人。北海逢萌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卽掛冠率家人浮海客於遼東。

八四 王政君之讖語

莽弑平帝，立孺子嬰（二歲）詔加九錫，居攝踐祚，稱攝皇帝。尋又自稱新皇帝，更其姑奶王政

君，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策命孺子嬰爲安定公。時璽綬在長樂宮，莽辭之，太后不肯與，莽使王舜諭旨，太后怒罵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文惠，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顧恩義，天下豈有弟兄弟邪？我漢家老姪婦，且存且死，欲以此璽綬，與不可得。」王舜謂太后：「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密能終不與耶？」太后乃出璽投諸地，傷角紐一，曰：「我老且死，如而兄弟，今族滅矣！」

註：王莽君爲元帝后。

八五 劉秀之忍情

新市平林諸將，憚劉縯劉秀兄弟威武，立劉玄號更始，縯將劉縯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收縯殺之，更殺縯。秀聞之，自城父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近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與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時。更始慚，拜秀爲破虜大將軍，還徇河北。所過除莽符敕，復漢官，吏民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秀自兄縯死，儲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時寬譬慰行大計，秀服納之。

八六 祭遵攝吳之寬猛

秀會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頗怒，教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欲整軍，令遵奉法不違，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祭遵爲刺姦將軍，諸軍畏服。秀遣吳漢等進拔邯鄲，斬王郎，教郎文書，

得吏民與鄧交關狀數千章，悉召聽之曰：「令反側者自安」，政部將卒舉，皆願屬大樹將軍馮舉。吳寬厚讓退，惟戢止舍，諸將論功，吳落止大樹下，不伐著不聞，軍中號爲大樹將軍。

八七 長安有謠歌更始

將軍入長安，置王莽，更始進居長樂宮，并殿朝見羣臣，羞作俯首，刮席不敢視，納趙萌女爲夫人，委萌專政。日衣飲燕後庭，羣臣不得見，羣小膳夫皆授官爵。長安語曰：「灶下發，府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爛肉仗」。祿是國內能心，四海怨叛，封恭爲大司馬蕭王，令罷兵，耿种進曰：「更始必敗，天下可傳檄而定也！」乃辭曰「河北安平」，不就徵，始之於更始，羣稱皇帝位。灑（今冀州高邑），封劉玄爲淮陽王。

八八 劉盆子坐皇帝

赤眉賊自知不可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帝。諸將皆稱臣拜。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赤眉擁之進長安，更始葬高陵。

八九 光武不忘故劍

帝微時，隨其鄰女陰麗華之美，遊長安愛令吾之威，有：「仕宦當爲執金吾，娶妻當如陰麗華」之談語。卽位後，納陰氏爲夫人，後立爲皇后，二爲太子。

九〇 宋弘之鯁直

大司空宋弘，蒼桓譚爲議郎給事，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顯見不讓席，譚頓首拜，良久乃已。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弘在，琴失其常調，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所聽譚者，望其能以忠直導主；而今朝廷就復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帝女兄陽湖公主新寡，主尚意弘，謂帝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頗謂主曰：「事不諧矣。」

九一 馬援遊說二帝間

援少時家貧，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遂之北地田牧。帝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萬斛，嘆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散施也；否則守財庫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賢據天水，往從之，賢甚敬重，與決謀策。時公孫述稱帝於西川，遣追援往觀之。援與述同里甚善，以爲奮握手，敏若平生，而述乃盛陳陛衛，延援入，欲授援以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邊轍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稱天下之士乎？」因辭歸。謂意曰：「公孫子陽非底姓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意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到，光武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笑謂援曰：「嚙遊遊二帝間，使人大慙。」援頓首曰：「當之今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子陽少相善，前至蜀，隨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而乃簡易若此！」帝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爾！」援曰：「天下

反覆盜名器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兩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威也。」歸報，置與共臥起，問以：「東方之事？」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雎多大節，略與高祖同。」曰：「卿謂何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曰：「如卿言，反復勝也！」其後贊反，援上書請行在，陳滅贊計，卒平之。

九二 光武雅心報賢融

魏嘗割據自雄，班彪著王命論喻之，不聽；彪遂避地河西倚竇融，以爲從母。彪爲畫向漢策，高祖未能自達，仍從贊受建武正朔。贊使辯士張玄說融：「守土自固，與隨劉合從；高可爲六國，下可爲尉佗。」融不聽；遣長史劉鈞奉書詣洛陽。帝御筆賜答曰：「今益州有全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議者必有任贊徵財佐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書至河西，五郡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九三 嚴光不奪素志

嚴光不臣，徵聘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館，光臥不起，帝卽臥其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埤耶？」光乃張目熟視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通乎？」帝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臥起，光是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講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下。時太原周黨亦

不殺敵，三聘不起。帝賢之。

九四 光武善處功臣

得異治關中三歲，有上言：「異威權重，百姓歸心，號爲威陽王」。帝以章示吳。吳恐懼上書陳謝。帝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同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吳朝，帝謂羣臣曰：「是我起兵時主謀也！爲我披荆棘，定關中！」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蕞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播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吳被俘虜）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九五 溫序不令鬚汗血

校尉溫序爲段熲將，苟宇所獲，欲降之。序叱曰：「虜何敢脅漢將！」以節撻殺數人，宇衆欲殺之，序止曰：「此義士，可賜劍死節」。序銜鬚於口曰：「毋令鬚汚血！」遂伏劍死。

九六 光武奈何公孫述

帝積苦兵間，魏尊逸子入侍，公孫述據邊陲，帝謂君臣曰：「且置此兩子於度外」。帝與逸書曰：「君非吾臣賊子，倉卒間，人皆欲爲君車耳，天下神養，不可力爭，宜三思之！」稱呼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九七 公孫述慣行刺

十一年春，討遼吳漢，來歙等會岑彭伐蜀。述以王元爲將拒河池，來歙領軍進攻，破之，蜀人大懼。述使刺客刺殺歙，蓋延領其軍。岑彭亦大破蜀兵，王元率衆降，述部有勁之降者，述曰：「廢與命也，豈有降天子哉？」乃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岑彭死之，吳漢領其軍。翌年冬，圍成都，遂負劍死，蜀地悉平。

九八 公孫述殺名士

述嘗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弱疾不起，述益怒，使大酒膽尹琳劫以毒酒，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此故也！」遂飲毒死。述又聘巴蜀儒立，立不許，亦遣使劫之，立曰：「僕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立子瑛，奉家財千萬贖父罪，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牢繫其妻子，皓嘉皆自殺。繼爲賈賂不肯仕述，漆身爲瘤，賜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言青盲，以辭徵命。

九九 帝何儲用南陽人

郭伋朝，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之，帝喜，以爲並州牧。

一〇〇 天子不與白衣同

陽湖公主蒼頭殺人，雒陽令董宜，候主出，叱奴下車格殺之。主訴於帝，欲笞殺之。宜叩頭曰：

「陛下幸領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答，請自殺！」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首謝主；宣不從，以兩手據地，終不肯俯首。主曰：「文叔爲白衣時，幾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隸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宣錢三十萬。

一〇一 少不與人通款曲

帝如章陵，祠舊宅，觀田廬，鼓譟作樂，賞賜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不與人通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一〇二 太子與傅之標準

帝既廢郭后立陰后，太子劉不安！「請備藩國」，許之；立陰皇后子東海王賜，爲皇太子。帝大會羣臣，問：「誰可以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孫可。」博士張扶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止陰，况太子乎？」卽拜扶爲太子太傅。賜以輜車乘馬。

一〇三 馬皇后之儉樸

后，馬援女。德冠後宮。明帝三年立爲后，子熲爲太子。后爲謙樸。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

綠。朔望，諸姬王朝謁，望見袍衣餘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緝待宜染色，故用之耳。」

一〇四 明帝自起撞郎

帝性偏狹，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譏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搥曳。嘗以事怒郎藥，以杖撻之，輒走入床下；帝怒，罵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舍之。

一〇五 陸母一飯解楚獄

楚王英逆謀事覺，徙移丹陽自殺。窮治楚獄，得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坐死以千數。繫獄尙數千人。吳郡門下掾陸續等，僞受五刑，肌肉銷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洛探監，作食以饋。續雖見拷，顏色未嘗變，而忽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索不得見，故悲。」問：「何以知之？」續曰：「母饋肉未嘗不方，斷獄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乃赦續及尹興等。蜀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明帝感悟。詔以袁安爲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綠更叩首爭，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其姿，帝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一〇六 班超入虎穴

都尉賈固使司馬班超使西域，超到鄯善，王奉詔，禮甚恭，忽疏懈，超曰：「此必有北虜來。」

「知所從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者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二十里」。超乃閉侍胡，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解吏士夜攻磨營；順風縱火，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悉燒死，鄯善震怖，納子爲質。還自固，固喜上超功，帝以超爲軍司馬，復使于賓，其王廢德，素聞超威名，大恐！即殺匈奴使者歸。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復通。

一〇七 北海王智慮自保

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及明帝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愛，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趨進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頃博以來，志意衰惰；聲色自暴，犬馬是好，乃爲樂耳」。

一〇八 馬太后不許封母家

皇帝欲封諸舅馬氏，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謂曰：「凡言事者，皆媚我以嬰編耳。昔王氏在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開澗雨之懸？外戚貴盛，鮮不傾覆。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君等耶？夫至孝安親爲上，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憊憊乎？」帝乃止。太后復曰：「三輔諸馬皆親，有屬託郡縣者，以法聞。」皇舅馬廖亦上疏曰：「收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刺殺；楚王好綉服，宮中多餓死；長安諸

國；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正袖」。太后深納之。

一〇九 竇憲之功罪

竇憲爲章帝之國舅，馬太后崩，帝封憲爲列侯。和帝立，年十歲，竇太后臨朝稱制，憲以侍中內幹機密，用竇詔命，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刺殺之。太后怒，閉憲內宮，時北匈奴饑亂，憲因力求擊匈奴，以贖罪。太后從之。以憲爲車騎將軍，與耿秉北擊匈奴。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乃以憲爲大將軍，威名益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獻帝更民，共爲賂道，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奏貶四十餘人，憲殊痛恨，懼傲樂，劫憲專權，皆奏，不省；樂乞骸骨，憲風州郡殺之。袁安任隗罷之。時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與其黨郭舉等謀逆，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鄧舉異，言遂與衆議；收憲大將軍印綬，就國，迫令自殺。竇氏賓客皆免歸，班固死獄中。固著漢書未就，詔其女弟專壽妻昭，踵成之。

一一〇 楊震爲清白吏

安帝時，鄧騭爲大將軍，頗能推賢任士，關中楊震，有志行，騭辟之。累遷爲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昨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震不

事生產，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後爲太尉，帝乳母王聖及女伯榮，扇動內外。鄧太后崩，帝封王聖爲野王君。與宦者耿寶，聞，江京，樊豐等機伺朝政。震上疏劾之，帝不聽。王聖，樊豐等屢譖震，帝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夕闕亭，乃憐愍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順帝時，詔改葬，賜二千錢百萬。

一一一 杜根逃死拜御史

初，安帝年事已長，鄧太后久不還政。潁川杜根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糠糶，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宣城山中，爲酒家保，積十五年。迄太后崩，尚書陳忠荐之，帝拜根侍御史。或問根曰：「往者鴻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歷民間，非輟跡之處，凝滯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

一一二 周舉不辱左雄

順帝時，左雄爲司隸校尉，荐周舉爲尚書，復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雄君適所以自仇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累不才。舉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痛君之意，與貨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

一一三 大盜張嬰被太守喪

順帝時，外戚梁冀，權傾朝野，勾結宦官，誅等，政亂於上，民怨於下。廣陵賊張嬰，亂揚徐間，當餘年，不卒。梁冀嫌朝臣張綱，思有以中傷之，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詣嬰壘門，以書諭嬰，請與相見。綱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子守來，此轉禍爲福之時也。」嬰泣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冤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單車入壘，設酒部祭，任從所之。親駕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名之。人情悅服，兩州晏然。綱在任一年卒。嬰等五百人皆之行喪，送歸隄，負土成墳。

一一四 蘇刺史法及故人

冀州刺史蘇章，有故人某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慝，乃請太守設酒餞，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两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其罪，州境肅然。

一一五 梁冀橫操廢立權

順帝崩，無子，徵清河王蒜及渤海王王子續至京師，二人皆章帝曾孫。蒜，嚴重有法度，公卿歸

心。續年八歲，太尉李固及杜喬等，謂大將軍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冀利續幼，並奏讓，獨與梁太后定策禁中，迎立續即位，是爲質帝。續歸國。質帝少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快而進毒弑之。李固等再請立清河王；冀白太后策免固。迎立蓋孫侯志，即位，爲相帝。帝年十五，太后猶臨朝稱制，時，清河劉文等謀立孫舉，貶孫對尉民侯，徙丹陽，孫自殺，梁冀因譴李固杜喬與文交通，卒下固等獄，二人先後死獄中。天下哀之。後梁太后崩，亦與宦官竇超謀，梁冀伏誅，一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尙公主者三人，卿相核尉五十七人。無長少皆棄市。單超竟爲車超將軍。

一一六 匿張儉孔門爭死

黨錮之禍，起因於甘陵南北兩派互讎。宦官從而鼓盪之。緣甘陵周福，爲桓帝太子時傅，帝即位，擢福爲尙書。同郡房楨有名黨朝，兩家賓客相互譖搆，遂成尤隙。時竇武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同心戮力，以興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等皆列於朝。共參政事。太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爲冠，悉事陳李。旋以竇陳二人譟謀宦官曹節等事泄，爲曹節王甫張讓等殺之，還竇太后於兩宮，評治黨人，羅治數百人，殺前校尉李膺等。復諷有司奏劾連清流，下州郡考治。帝年十四，一任曹節所爲。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行誼，破家相答。投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寘宜執之乎？」欽曰：「遵伯玉獨恥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欽嘆息而去。儉後止魯孔褒家，褒適外出，其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洩，儉得

亡註。劉相收斃，幽下獄，未知所坐。彪曰：「保納金鐵者，融也，融當坐」；妻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

一一七 李膺弟子爭赴難

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將安去之！」乃詣詔獄考死，門人故吏爭赴難，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膺，爲膺門徒，去列錄牒，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殺免官。

一一八 范滂母子之賢

初，范滂爲汝南功曹，黨錮起，宦官王甫就獄，訊黨人，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身死之日，願埋傍於首陽山下。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何有憾而釋之。靈帝立，黨禍再起，汝南督郵吳遵受詔捕范滂，抱函書，聞傳舍，伏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放累明公；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與之訣曰：「汝今與李膺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釋放，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願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路人聞之，莫不流涕！凡爲人死者六七百餘人。天下愛傑，植樹義行之士，獄官皆目爲猛人。郭泰聞之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

註：當時士大夫稱。竇武，陳藩，劉淑爲三君；李膺，荀昱等爲八俊；郭泰，范滂等爲八顧；張儉，趙超等爲八及；張邈，糜竺等爲八廚。

一一九 趙苞母與子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新柳，值醉畢萬餘人，入塞獻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出母示苞；苞恐號謂母曰：「欲以微軀奉養，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進戰，破賊；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詔，謂鄉人曰：「食燕而避疑，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嘔血死。

一二〇 漢靈帝何荒唐

帝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着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戴狗以「灌賢冠」帶綬；又繕四體，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馳價與馬齊。

一二一 黃巾反黨鏟赦

黃巾賊首張角，徒衆數十萬反於河北；以中常侍封諸徐奉爲內應，鮪：「於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角弟子唐周，上書告變，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汝

暫與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感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以共證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通黃巾，撲殺之。郎中張鈞上書言：「請斬十常侍以謝天下」。帝以章示諸宦，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效詣獄，並願出家財助軍餉。帝矍然，轉怒張鈞曰：「此真社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宦者諷御史，誣張鈞學黃巾道，掠死獄中。然黨錮之禁，開源矣。

一二二 汝南月旦評曹操

操父嵩，中常侍曹騰養子，而實夏侯氏子也。操少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顛異之。立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安之者，其在君乎？」顛見操亦云。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品題豫覽人物，謂之月旦評。操聞而訪劭謂曰：「我何如人？」劭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喜而去。

一二三 司馬直戶諫修宮錢

宦者張讓說帝斂天下錢，修宮室，鑄銅人。凡牧守，茂才，孝廉，選除，皆責助修宮錢。當之宦者，先言西園諸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減實三百萬。直恨讓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因上書極言：「當時之失！」香藥白紙。帝怒奏，暫罷修宮錢。

一二四 崔烈司徒有銅臭

烈本冀州名士，因傳阿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聲譽頓廢。帝謂親幸曰：「悔不小新，可至

二二九 曹操上書結李傕

李傕、郭汜，樊后，張濟等尋卓報仇，逼其京師，殺王允，挾獻帝。曹操時值兗州牧，遣使長安，上書備，泐書意。備等欲留操使，侍郎鍾繇說之曰：「方今英雄，惟曹操知乃心王室；而逆賊思款，非所以圖將來之望也。」從之。

二三〇 孔融說劉備領徐州

徐州牧陶謙卒，別駕糜竺，奉州入至平原迎劉備。備進覲衛，北海相孔融說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備，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二三一 孫策得張昭

孫策與周瑜友善，父堅死，年十七，且立衛，以擊餘兵討策，使立功。策有匡復志，爲衛攻九江。唐江，烹之。許以太尉，誓不予。策夫望。周兵攻丹陽，衛使劉繇拒守。合周瑜將兵迎策，合兵殺之。行軍無所犯，民大悅。遂攻策堂江東。策以張昭爲長史，女試之。一以季之。此種爲之得管仲也。

二三二 袁紹殺義士

曹操爲東郡太守，忽章詔不報，攻主張超。瓚瑁之變，致超等皆係難救，自登；因與紹絕。紹備
 財，年不下，紹令陳璠督陝陽，璠復誓曰：「烏巢請簡見振，伊決汝君。」新所以紹
 揮戈，直往紹營也。」紹急攻，城陷，執洪昌曰：「公孫康？」洪昌曰：「公孫康死漢，內
 世五公，今王室衰微，會無扶翼之意，河徙多殺忠良，且又欲殺，何謂忠乎？」紹分之。洪昌入陳容
 陳容在坐，起謂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談忠義，豈合天意？」紹怒，使人牽出。容曰：「今日
 寧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亦見殺。

一三三 曹操何爲救天子

獻帝避李傕，郭汜之禍，遷居河東。楊奉、董承等皆欲殺之。官軍前已受其擾，百官轉
 荆。楊奉在許昌，謀與天子，殺奉。曹操曰：「天子公孫康所請，當從。」漢高祖公孫康所請
 奉。天子歸心，誠以此時奉王上，以爲人望，大福也。然其公孫康所請，大略也。在弘義，以救天
 後。天子曰：「操乃前迎天子入許昌，立宗廟社稷，推自爲大將軍，以備賊臣，以爲萬民。」
 自去改國號曰，天子守位而已。

一三四 珪陳父子賣呂布

呂布欲婚袁術，共拒琮。陳登及子登，設布驕倖爲便，可任管轄。布即疑計絕，退陳登謂徐請
 陳登登見操極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見言極善，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

白晝，登還，布以不得徐和牧，怒執或砍之曰：「劉安……」，劉、孫降，今者……無得；百婦父子，顯，但爲驅虜耳」。登不爲動。徐曰：「……將軍如……」，他其肉，不餽期。公曰：「不如射言！乃如養……」，餽期爲用，餽期……共言如此，布意乃解。

一三五 劉璋激操殺呂布

……引沂泗水，灌下邳城，月餘不下。布……高……茶降。布……曰：「……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則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殺……」。曰：「……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黃太師乎」？……之。……有……，官……死不屈，……非布殺之。官……之終其身。嫁官女，撫視其家，……厚於……，張……，咸……皆降。

一三六 孫策母誠子禮賢

功曹魏騰……策……，策將……之。策母吳太夫人倚大非……曰：「汝……遠江南……」，策……，必當……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規，汝今日殺之，則……人皆……汝……，吾不忍見……，官……非……策……，釋之。

一三七 孫仲謀難兄難弟

孫策被刺，創甚，召張昭，周瑜等謂曰：「中國……，以……之策，三江之固，足以……敗。公

等皆相善弟」！好個得以印綬。謂曰：「蘇江東之衆，決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魯賢狂能，各盡其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

一三八 孫翊敵面好謀

初，黃承帝衣帝錦，書與劉焉乞師，令操軍備趙雲，備遣殺徐別刺衣軍書，留關羽守下邳，身現小邪，遣使吳，組運吳攻孫，不克；承亦以謀遣殺。操欲自將討焉。曹公曰：「袁紹方來，而棄之，紹必從若何？」郭嘉曰：「紹性多疑，來而不進，必不為。」急擊之必敗。操師遠來，疲之，獲其妻子，劫下邳，擒關羽；備奔青州歸紹。操移攻袁紹於官渡，大破之。操縱書，得許；袁軍中人書，令皆焚之曰：「袁紹之強，孤猶不感自保，况衆人乎？」

一三九 孫翊妻刺虎報夫仇

丹陽督僞覽，承襲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妻徐氏。給以：「設祭飲，然後聽會」，使人語翊，欲孫高，與吳等；與共鬥覽。高等涕泣許諾。及曉，將除，魯與並妻袁華，乃除。言哭懼；覽聞無疑。徐呼高，置戶內，使召覽。趨行拜，徐大呼：「二君俱！」高，見用殺覽。餘人即就外殺感員。徐氏乃還續羅，奉覽首，以報夫仇。舉軍震怒！

一四〇 曹操自明本志

漢作銅爵臺於鄴，宮與裴之風。讀史三卷，下令白明本志云：「孤於魯東與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欲爲典軍校尉。遂欲爲西京討賊立功，使顧雍道曰：『漢故西將軍曹俠之孫』，遂不取也。魯領徐州，魯黃巾，擊袁術，擢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臣之貴已極，意略已竭矣。設使國無董卓，不知當爲人乎？魯人親王，或若見魯盛極，互相傾軋，言有不忍之志，每用欺欺。乃使孤與兵歸國，實不可也。誠恐諸兵爲人所禍，已覺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受實禍也！然於國難，何德堪之。今議還三鼎，分與諸諸云。

一四一 周瑜眼中之劉備

赤壁敗後，劉備詣孫權求爲督荆州。周瑜阻止之曰：「劉備以英雄自許，而有圖荊張魯佔據之將，非非久居人用者；今表劉士琦以美言之，恐後復爲其用，終非忠由物也。」劉備往許都制地。備與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身且略而心則圖謀矣，其意不遠於耳。」攻病，與魯備曰：「方今曹操在北，劉表未歸，劉琦寄寓，有似雲龍。此劉士琦食之秋，至尊適處之民也。」

一四二 魯蒙發憤讀書

權嘗謂魯蒙曰：「魯，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學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益。」蒙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談論，大驚曰：「劉今才學，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進據涪城。時，操攻吳兵退，孔明留劉琦守荊州，與張飛趙雲沂江而上，破巴東，獲太守糜顛，飛呵顛曰：「何以不降？」顛曰：「君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斫顛，顏容死不覺，曰：「斫頭便斫頭，何怒爲？」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再克雒城，進圍成都，劉璋開城投降。備自領益州牧。

一四五 生子當如孫仲謀

操進軍濡須口，號四十萬。孫權以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楫器械，軍伍整齊；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表字）兒子，豚犬耳。」操撤軍還。

一四六 諸葛亮治蜀之道

備以孔明爲軍師將軍。遣劉璋於公安，（荊州屬）盡歸其財物。時董和，黃權，李嚴等，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義，璋所擢棄；劉巴，宿所忌恨，備皆處之擢任，盡其器能。有惠之士，號不競勸。益州人民，初罹兵革，令安居復業。亮持法尚嚴，人多怨歎。法正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克濟。劉璋闇弱，蜀人專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一四七 曹操逼宮有郗公

伏皇后與父完書，密圖曹操，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當雷令華欲副之，勅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踐壁中，欲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下后於暴室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阡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立操女爲皇后。

一四八 辛毗女小視曹丕

魏王曹操既立其世子丕爲王太子，丕抱議師辛毗之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其女慈英，慈英曰：「太子代君，玉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一四九 關羽羞與黃忠伍

魏擊備，備遣黃忠擊夏侯淵於定軍山斬之，操自臨漢使。趙雲以疑兵勁弩射殺魏軍，死於漢江者甚衆，操視雲營曰：「子龍一身都是膽！」相持數月，魏多亡，操引軍還。備遣有漢中，自立爲漢中王。論功行賞有差。關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受拜。費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羽大怒悟，

遂即拜受。

一五〇 曹操願爲周文王

孫權降操，以權爲標騎將軍領荊州牧。操上表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我於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曰：「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兵氣齊發；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未幾，操亡。

一五一 蜀征吳自殺政策

備自卽皇帝位，銳意征魏，不圖吳取荊州，關羽喪身。出師未捷，張飛被刺，備乃督伐東吳，爲羽報仇。趙雲等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宜懼魏先吳」。不聽，自將伐吳。進軍濡亭，連營由巫峽建平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拒數月，吳請和不許，吳以陸遜主軍，度蜀兵疲憊，乃以火攻拔之。備夜遁，入白帝城。乃大慙，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至永安，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受遺命，備卒。

一五二 曹丕子獵鹿悲母

費丕子平顯王微，其母甄夫人被誅。丕嘗與觀獵，見母于鹿。卽射其母，命微射其子。微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爲之惘然，丕疾篤。以皇后無子，召司馬懿受遺詔，立懿卽位。

一五三 孔明捨魏延奇計

魏以夏侯楙鎮長安，亮欲率軍攻祁山，司馬懿延曰：「今健臣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領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達長安；魏軍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尙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遠。如此，則一舉而成，以四可定矣！」亮以爲危計不用。

一五四 孫權狂醉灑羣臣

孫權稱皇帝，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洒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張昭正色而曰。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怒乎？」昭曰：「紂王長夜之勸，當時亦以爲樂」。權默然罷酒。

一五五 死諸葛走生仲達

諸葛亮六出祁山，每皆勦嚴譚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三年而後用之。最後，傾國出攻，率衆十萬伐魏。進軍於渭水之南。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

基。拊君隸於涓涓居民之間，百姓安堵。魏司馬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知亮在軍食少，謂其不久入。待之。亮果卒於軍。懿聞而追之，姜維令楊儀應，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謔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一五六 王昶止謗妙解

魏兗州刺史王昶，才德兼備。司馬懿善之。昶曰：子有云：「毀譽者，譽惡之原，而禍亂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云：「救災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哉！」

一五七 司馬懿尸居誅曹爽

魏主叡卒，司馬懿與曹爽受遺命扶八歲太子芳立，爽引用何晏、桓範為心腹，奪司馬懿兵權，以太傅處之。爽矯修好遊，司馬懿亦弱示病。爽所親李勝出刺荆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蓋，指口言渴，不持杯而飲，粥流髀胸，聲氣纒屬，語復錯亂。誤以荆為并者，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不足慮矣。」會魏主芳薨，高陵，爽當皆從。懿與子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葛柔等，分據爽營。奏：「爽等冀願命，亂國典，宜罷吏兵，以候就第。」爽得奏，不知所為。桓範曰：「天子謂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夫為富家翁。』」範笑曰：「曹子丹（真字）佳人生汝兄弟，魏續耳！何圖今日坐汝廢滅也！」爽

寵還宮，懿奏：「爽與何晏，鄧颺，桓範等謀逆」，族誅之。

一五八 司馬昭之心

司馬懿死，其長子師繼爲大將軍，次子昭傳之。師廢其主芳，更立高貴鄉公髦。師死，昭繼之。舉見檢且去，不勝其忿！召尙書王經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經請，不聽。髦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髦戰於南園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

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謂尙書僕射陳泰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謝天下！」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遷於寬者」。昭不言，收尙書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對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誅，向雌哭之，哀動一市。昭復謂：「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昭立燕王宇之子奭，繼魏主。

一五九 腫儻譖殺稽康

稽康，與阮籍，阮咸，向秀，王戎，劉伶，及山濤友善。蔑禮縱酒，清談放達，時人稱爲竹林七賢。司隸校尉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康名而造之，康至，賤下爲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遂銜之。後，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城流俗，而非尊湯武。昭聞而怒；會因譖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昭遂殺

之。

一六〇 劉謚吳祖廟

魏追鄧艾伐蜀，羣維力拒不支。魏兵卒散，百姓皆逃避山野，不可禁制。後主遣譙周請降，奉璽綬謂艾營。北地王謚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奈何降乎？」至不聽。謚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在成都，後主殺臣而縛輿轅，詣軍門降。

一六一 鍾會鄧艾相忌見殺

鄧艾在汝都頗自矜伐，鍾會嫉之。艾欲因平蜀之勞乘吳。昭使鍾會進軍成都，會密白艾有反狀，監軍衛諱收艾父子以之，車送赴京師。遣田續使殺於途。會素憚惟艾，艾就害，決謀反，稱奉太后遺詔，廢司馬昭。蜀降將姜維亦意復漢帝，以其謀。護軍胡烈及其子淵，鼓動艾部軍士，共斬會及維。

一六二 向雄義救鍾會屍

鍾會功罪尚雄，收葬會屍。司馬昭惡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我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共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豈卜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本亦可乎？」昭悅，與

晏談而遣之。

六三 辛憲英預知鍾會敗

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辛祐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謂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之，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雖至晉涼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單旅之難，可以濟百，其惟仁德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六四 王祥不拜晉王昭

晉公昭進爵晉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勗，共詣王，讓謂祥曰：「相王尊重，今日使當相舉而拜」，祥曰：「王去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及入，復受會拜。祥覲長母。昭謂祥曰：「今日然后知君見願之重也！」

六五 劉禪樂不思蜀

蜀家遷洛陽，魏封禪爲安樂公。其臣無從行者，惟郤正隨。他日與晏爲之作蜀伎，旁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正充曰：「人之無情。乃至如此？縱使孔明在，不能輔之久矣，况是維耶？」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謂禪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鴈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昭曰：「何乃似郤

正語耶？」謝發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大笑。

一六六 司馬炎選媳之條件

晉武帝欲爲太子衷娶衛護女，賈充妻郭槐，賈樹房左右，使后說納賈女。帝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辭。荀勗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美，帝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憐而畏之。

一六七 輕裘緩帶羊叔子

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祜優緩必近，甚得民心。與吳人開和大使。降者欲去，聽之，屯田八百餘頃，卒償十年之稅。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鎗圍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奇計。軍人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祜與吳將陸抗對壘，吳爲鐵鎖橫江路；然兩軍使命常通。抗迫酒消，前飲之不疑；抗疾，祜以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死人羊叔子哉！」抗告其姦戊曰：「彼專爲德，我則爲暴，是不戰而「自隲矣」！」

一六八 山濤荐愾繡

繡，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山濤爲吏部尚書，念故八子，荐愾之。繡欲辭不就，濤

謂之曰：「爲君患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繼應命，拜祕書丞。

一六九 周處悔過除三害

陸抗卒，吳主使其五子；宴，是立機，雲分將其兵。機雲善屬文，名重於世。有弟子周處者，卒率其衆，初，虜脅力過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嘗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斬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孤節礪行，比及期學，州府交辟。

一七〇 羊祜痛陳伐吳策

羊祜生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蜀之爲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捲，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隙際平一四海，使天下困於徵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議者多有不同。祜歎曰：「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以病詔許入朝，疾篤，舉杜預自代。尋卒，朝野悲之。南州之民，罷市巷哭。襄陽人爲建碑立廟於岷山，過者流涕，謂之堕淚碑。及杜預王濬王渾分道伐吳已平，羣臣皆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一七一 孫皓辯哉

皓降，至京。晉歸命侯。帝臨軒引見，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在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曰：「聞昔在南國斃人目，剝人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

一七二 晉宮春色

帝既平吳，頗事荒淫，怠於政事，選良伎妾五千人入宮。掖庭宮女，殆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處。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洒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騫，濟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一七三 晉武帝有賣官錢

晉武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代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人官廩，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一七四 石玉賽寶

文明后弟玉璽，拜後將軍，與散騎侍郎石崇，皆豪富以奢侈相尚。璽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屋塗以椒，常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璽以示崇，崇便以

聖如寇之。愷怒，以爲疾已。愷曰：「不臣爲恨，今還朝，今左右悉廢其塚，將樹高三四尺者六名塚，如愷也者，誅衆。司徒應成愷曰：「奢侈之風，禍於天災！」

一七五 晉愷帝是慈天子

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古風，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崩，太子立，是爲惠帝。和嶠入朝，嶠后使帝問曰：「嶠嘗謂我不了家事，今如何？」嶠曰：「臣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厲也。」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一七六 賈后之毒熱

賈后初欲干政，先誅楊駿，廢楊太后，尋弑之。再殺太宰司馬亮，楚王瑋，及太保衛瓘，均以謀反，復計殺之。太子遹莊已出，欲害之，詐稱帝命豫召入侍，太子至，置於別室，遣婢陳舞，逼以酒，遂入辭。后使侍郎荀岳作書草，稱詔使害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官宜速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並與詔妃共嬰期而殺，掃除惡害。」太子醉迷，依字書寫，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詔賜死；大臣張華妻甄諫，廢爲庶人，幽許昌，殺之。

一七七 趙王倫弑賈后

初，賈后誅楚王瑋，張華與諫，遂見親幸，趙王倫與親信孫秀，謀篡帝位，矯制三部司馬曰：「

入宮廢后；從者僭侯；不從者誅三族。遂舉衆夜入中宮，帝幸東堂，召后弟世請之，廢后爲庶人。遷於金墉獄之。復召張華、裴頠等責以：「后廢殺太子，爲大臣，不諫，不夫」。均夷三族，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曾見汝在荆棘中！」

一七八 白虎幡解二王門

淮南王允，知趙王倫有異志，陰發死士謀討之；倫憚之，轉允爲太尉，實奪兵權，允不拜命，遂率輓下數百人，直出大囨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數衆，倫與戰屢敗。帝遣司馬督譏伏亂持白虎幡以解二王之圍。倫子處謂伏亂曰：「富貴當與卿共之！」亂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信之，開陣受詔，亂因殺允。初，孫秀自爲潘岳小吏；及貴，會索石崇妾綠珠，遭拒，至此，遂認岳崇與允同謀，悉族誅。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

一七九 成都王穎復辟

齊王冏，河間王頊及成都王穎等，舉兵討倫，擊敗倫兵，倫伏誅；穎尊帝復位，以穎爲大將軍，冏爲大司馬輔政，頊爲太尉，獨穎遠鎮。穎頗收人望，四海歸心。裴陸機爲平原內史，以機弟雲爲清河內史，二人均管事倫者，穎不疑用之。

一八〇 二王驕奢招禍

人物春秋

同爾奪權，婁龍用事。立皇子單，始八歲。中外失望。孫惠上書云：「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聞不聽。河間王頤之長史李含說王曰：「成都王，帝親有大功，推讓涼州；齊王聞親而專政，朝廷側目」。於是頤即表陳罪，請長沙王又廢；許成都王穎輔政；遂舉兵趨洛陽。愷又討問斬之。已而頤又惡又專權，合兵向關討又，廢帝。頤以隨棧爲前鋒，都督入京大掠，帝自將討之，棧兵大敗，及弟雲均爲頤誅。頤卒攻入京師，殺又，自爲丞相。廢后及太子尋還鄴。

一八一 稽侍中之血

頤立爲皇太弟。僧修日甚。東海王越寧帝杜頤，馳於蕩陰。帝頤中三矢百官皆散亡，惟稽紹以身衛。頤兵引紹斫之，血灑帝衣，紹死於殛。頤奉帝入朝，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頤遣張方入洛陽。旋還帝於長安。

一八二 東海王亂天下

河間王頤，密結張方，廢熹；立豫王熾爲皇太弟，東海王越遣兵討張方。顯密結越遂殺方，奉帝還洛。熹越合力，執頤誅之。越自爲太傅，帝中毒胡，立皇太弟熾爲懷帝。天下之亂息。胡羯起矣。

一八三 劉淵之興起

初，成都王淵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及從子曜，均有膽識。淵

從祖右賢王宜，謂其族人：「自漢亡以來，我單于餘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聞烏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我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及幽州有亂，淵譚陳帥五部赴國難，頗悅許之，表爲北單于，淵至左國城，有賢王宜等，上大單于之號，二部之間，有衆五萬。

一八四 王衍築三窟

王衍爲司徒，頗得太傅司馬綏之信任。乃荐其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

一八五 王衍賣車牛

時盜賊蜂起，京師饑困，太傅趙滂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入覲，爲王如所忌，如恐大掠沔漢，遂遁襄陽。朝議多欲遷都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

一八六 王衍乃無宦情耶

漢劉涓卒，其子和立，弟嗣弒而代之。遣石勒廷督，敗晉軍於苦縣，執王衍等，劫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

魯。勅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首無宣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殺之。時司馬越已死，勅使人剖其棺，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遂進軍洛陽，陷之，殺太子銓，遷帝於平陽。

一八七 新亭之淚

京師陷，秦王善越許昌，傳檄四方，推魏郡王容爲盟主。中原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容收其賢俊，而用之，使共圖規復。容從之。辟陶侃、卞壘、周訪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椽。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容微弱，謂周訪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軍薄如此，將何以濟？」既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彝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聚登新亭，遊晏，顧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愾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容皆收淚謝之。

一八八 懷帝青衣行酒

漢主聰都平陽，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着青衣行酒，庾珣王倫等不勝慙憤，因盟立，聰惡而殺謝琰等十餘人，帝亦被殺。秦王業聞之，即位於長安，是爲廢帝。

一八九 祖逖與劉琨

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聲，躡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相舞。及渡江，

，容以爲知語祭酒。略不申志：旋拜豫州刺史，使自召募，不給錢以。遂將其部曲自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一九〇 愍帝羊車肉袒

漢劉曜陷長安外城，帝泣狀曰：「誤我事者，魏密二公也！」索琳遣兵子說曜曰：「若許琳以車騎儀，萬戶郡公者，將以城降。」曜斬而還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魏允隨帝至平陽，帝稽首於漢主前，允伏地啼哭，聰怒囚之，允自殺，斬於市。帝少遇害。鄆郡王睿聞之，卽位於絕康。是爲元皇帝。

一九一 羊后獻媚漢主

漢主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爲后。卽惠帝之后也。曜嘗問之曰：「我何如司馬家兒？」羊后曰：「陛下開基之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子一婦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益寵之，頗豫政事。

一九二 石勒不念舊惡

漢劉曜改號爲趙，（史稱前趙）石勒亦稱趙王。（史稱後趙）勿悉召武鄉晉舊諸襄國，歡宴樂遊。勸後時與李陽鄰居，數相讎，陽獨不敢來。勸曰：「孤方策容天下，豈仇匹夫乎？」遂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并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

一九三 伯仁由我而死

王敦反，導即帥宗族每旦詣臺得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君！」顛直人不顧；導有慚色。顛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敦甚至。帝納其言。既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既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也，恨之！帝召見導，導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如今日近出臣族。」帝起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令導爲前鋒大都督。顛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帝令協隗攻敦，俱敗。敦擁兵不朝。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欲廢太子，溫嶠以大義言之，且稱太子仁孝，敦謀沮。敦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顛戴淵有高名，足以惑人，公不除之，必有再舉之憂！」敦以問導，導不答，敦遂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室之中，負此良友！」

一九四 郭璞以下諫王敦

溫嶠以王敦再反逆謀告帝，帝令王導大都督討敦，敦疾篤，導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信敦死，咸有奮志。於是詔下敦府，列敦罪狀，敦怒，疾轉劇。將舉兵，敦使璞卜之，璞曰：「無成」。又問：「海鶴何？」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居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海鶴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使其黨王含、饒鳳，帥衆向京師，含奄至江寧，帝率諸軍朝擊破之。敦尋卒，沈充舉兵與含，合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率精兵萬人擊充鳳，大破之。充鳳皆

乃發敦瘞出屍，踴而斬之；合奔荊州，王舒沉之江中。

一九五 卞壺痛惡王謝風流

卞壺儉素廉潔，不肯苟同時好，丹楊尹統字謂曰：「卿嘗無閑奉，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賈游子弟多慕王謝風流；壺厲色於朝曰：「恃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

一九六 卞壺之母

魏峻祖約反，詔以卞壺督軍討之，峻因風縱火，燒臺城諸營，皆盡。壺背趨所愈，抱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珍，卞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一九七 陶侃譏王導

陶侃溫嶠，討峻，峻逆戰馬嶺，斬之。初，峻反，卞壺死之，峻入臺城。司徒王導，登太極殿御東衛帝，宮人及太后侍人皆見掠奪。府庫一空。峻以導有人望，猶使以本官，於己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至此，峻伏誅，步將豐懷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王導入石闕，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个如是？」導愧之。

一九八 石勒不敢望國邦

人物春秋

趙主石勒嘗謂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王？」對曰：「陛下初武謀略，過於漢高」。劾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逆。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西柔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一九九 王導軟化庾亮

王導以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庾亮往豫州刺史而遙執朝廷之權。時帝春秋既盛，亮與鄒粲賡，謂：「導不稱首歸政，即起兵廢導」。粲不聽。或言導爲之備，導曰：「庾元規休戚是同，忿怒之談，宜紹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吾使角巾還弟，復何懼哉？」亮聞乃止。亮躋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二〇〇 顏含答倭問

時論以王導帝之師傅，官居丞相，百竹宜爲降禮。太常馮悛以問光祿勳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兩敬。降禮之言，或是詭君事宣，鄙人老矣，不韜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悛思問倭於我，我豈有邪德乎？」

二〇一 桓溫何如白面少年

江州都督庾翼（亮之子）病，其子爰之領荊州，丞相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北帶強胡，

西陲勁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並略過人，有文器幹，西夏之任，兵出溫者，丹陽令劉楨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晉稱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楨自鎮上流，昱不聽。竟以溫代翼。

二〇二 桓溫伐漢

漢主李勢居蜀漢形勝之地，爲朝廷所顧之憂，桓溫討伐漢，拜表即行，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爲慮，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溫竟敗漢兵，漢主李勢降。加溫征西大將軍。

二〇三 王羲之憂國事

桓溫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懼之。會稱王昱，以股肱有盛名，引爲心膂，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王與溫，便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爲護軍將軍，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二〇四 蒲洪叛趙稱秦王

初，趙王石虎（石勒之弟勒卒虎繼）以蒲洪爲雍州刺史，及趙主遼卽位，武興公石閔言於王曰：「洪，人傑，今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闢之！」主見納，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通晉，改姓名爲符健，自稱秦天王。

二〇五 桓溫北伐遇王猛

殷鑒連年北伐屢敗。桓溫上疏廢爲庶人。自此內外大權悉操溫手。溫卽率師北伐，與秦主苻健戰於淶田，寔獲大敗。趙軍塌上。三輔郡縣皆來降。爭持牛肉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個備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溫入關，被得詣之。捫虱而談天下事，贊苻其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賊，而三秦豪傑，無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濟霸水，百姓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溫矚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初，溫指秦虜以爲食，旣而秦人悉爰麥，清野以待之。隗取乏類，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秦遣軍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計。

二〇六 苻堅喜得王景略

秦主健卒，生繼立，暴殘好殺，羣臣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尙書呂婆樓，薦於堅。謂其：「謀略不世出」，堅因婆樓以遊結，一見如故，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立德之遇孔明。秦主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堅遂弑生，法讓：「堅竊爾且賢，宜立！」堅乃夫帝璽，稱大秦天王，立子宏爲太子，法爲丞相，弟融爲關平公，李威爲左僕射。威知王猛賢，常攝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威。

二〇七 桓溫徵謝安

謝安少有重名，屢徵辟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以公輔期之。士大夫
語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謂之曰：「安石既與人
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
當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時年已將四十，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二〇八 桓溫之幕府

溫以都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人語曰：「得參軍，親主簿；能令公喜，
能令公怒」。珣與謝安兄玄皆爲溫掾，珣曰：「司掾年四十，必擬旌使節，至後當作黑頭宰相，皆
未易才也」。

二〇九 王述責子不及父

王述，每受賂，不爲虛讓；其所請，必於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常讓」。述
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復讓？人言
汝勝我，定不允也」。

二一〇 慕容垂逃入秦

人物

燕慕容垂封吳王，自稱秦皇。桓溫於枋頭，成名益振，燕主暉懼之，與太后可足渾氏，及太傅韓帝謀誅之。大宰恪子楷，知之以告堅，且曰：「先設人，後發制於人」。垂曰：「骨肉相殘，吾不忍也，吾甯逃之」；此逃之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歸告狀，燕主暉遣精騎追之，不及。乃奔秦。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慮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僉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不亦美乎！」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隴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後引秦師伐燕入魏，燕亡。

二二二 桓溫遺臭萬年

溫恃其才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生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鄒超進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威植，竊四海」！遂謀廢立。揚言：「帝有藥疾，二美人乃生三男」？人莫能審虛實，溫詣建康，諷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即位。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仍還魏姑蘇。

二二二 鄒生爲入幕之賓

簡文帝昱崩，太子昌明立，封桓溫爲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

。都下人情洶洶，云：「欲除上謝，因移晉祚」。溫至，大陳宴衛，延見朝士。損之汗流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披淺置人耶？」溫笑之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溫使都督隊中聽其語，風動帳開，安笑曰：「都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溫有疾，溫鎮。

一一二 王猛勸秦勿圖晉

猛疾篤，秦主堅親至猛榻，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對；肆非對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聞之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可奪吾景略之弟也！」

一一四 謝安舉親荐玄

時朝廷乃以秦選為憂，詔求文武良將，謝玄以兄子玄暉。詔問之狀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子，足以負所舉」。衆以為問，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殷問，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讓廣陵，劉牢之等為參軍，戰無不克，號北府兵。

一一五 符堅讚美晉忠臣

先是，秦主取成郡，梓潼太守周旋，遣兵送母還江陵，被秦兵縛，號逼而降秦。秦王堅以城為尚書郎，號曰：「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辭不就。每見秦士，箕踞而坐，管仲晏日，堅曰：「晉朝元會，與如何如？」號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儗天朝！」秦人怒欲

殺之，堅待之彌厚。秦兵鼓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固辭不受；再拔魏興，太守吉揖不食死。秦王堅嘆曰：「周正處不用於前，丁彥遠潔只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二一六 秦符堅投鞭斷流

秦王堅謀大舉寇晉，左僕射崔彥曰：「晉雖微弱，有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相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殛；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追惡運，未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陽平公融曰：「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效，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深仇，太子獨與帥卒數萬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略一世英雄，墮下比之爲諸葛亮，獨不記其壘沒之言乎？」堅不聽。融、諛曰：「國家本戎狄，江東爲正統，天意可知！」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汝自不達變耳。」遂舉兵八十萬伐晉，卒大潰於肥水。亡大符符融，而慕容垂，乘機叛離矣。

二一七 桓玄舉兵入京師

桓玄反，朝以劉牢之爲前鋒都督討之。牢之素惡權臣元顯，又慮玄滅，已功高不保所容，欲通玄假其平賊顯。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遂與玄通。請降。玄軍至南嶺，元顯兵潰，斬之。玄入京師，詔辟厥，自爲太尉，選百揆。徙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奪劉牢之兵，以爲留籙內史，牢之憤自甚，大集僚佐，議據江北自立，參軍劉襲鄙而謂曰：「將軍昔年反王兗州（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元顯）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帥殘部至新洲，愧而

自縊死。

二一八 桓玄沐猴而冠

立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侍中傅仲文，下韜之等，勸玄早受禪。桓謙私問劉裕：「何如？」裕曰：「乘運運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玄遂作感：「請歸藩」，使帝作手詔留之。玄以前代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帝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固辭。復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下韜之爲禪詔，過帝書之，遣司徒王謐奉鬻綬，禪位於楚，玄稱帝即位，人楚康官，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出爾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羣臣沐猴而冠，朝野騷然。

二一九 謝道韞殉夫難

謝道韞，謝安侄兒女，多才善賦，適王凝之。凝之爲會稽內史，匪首孫恩自海島攻會稽，官屬請繫之，凝之素奉張天師道，謂僚屬曰：「我已詣人道，借鬼兵守諸要津，諸君不足憂也！」已而城陷，凝之見殺，其公道徒聞寇至公廡，命擗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殉。

二二〇 劉裕當年田舍翁

劉裕，彭城人，勇健有大志，以覆履爲業，好撻捕，爲鄉里所服，劉牢之爲徐州刺史，引參軍事，嘗使將數十人規賊孫恩勳，遇賊數千人，卽叩擊，從者皆死，裕墜崖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砍，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賊驚爲天人，悉潰。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

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賞。從軍之靈寔奇勳，卒之死，從檢亮刺史桓修人朝。頗得桓玄信任，玄謂王謏曰：「宗風骨不儿，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檢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有智鑒，亦謂女曰：「裕龍行虎步，矜瞻不儿，恐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國利平定，別議之耳」。劉毅家於京口，與何無忌密謀復，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玄曰：「惟爲失道，雖強易弱；正患軍主難得耳」。無忌曰：「莫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紅下邪」。無忌笑而不答。遂以告裕，遂與定謀。

二二二 劉裕討桓玄

劉裕與劉毅，何無忌等，謀討桓玄。無忌夜草檄文，其母跪泣之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曰：「劉裕」！母尤喜。裕托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詣且，京口門開，無忌善傳詔版，稱徵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殉。裕問無忌曰：「須急得一府主薄」！無裕荐劉穆之，裕曰：「吾事濟矣」！討破淝江，衆推裕爲盟主。玄使弟擊裕甚愛：「裕等烏合微弱，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楨石之固，楊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劉牢之。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與裕桓謙戰於覆舟山，大破之，玄挾帝出走江陵，裕立留臺於石頭，遣劉毅率兵追殺大破之。玄伏誅；迎帝還京師。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劉毅爲青州刺史，何無忌爲瑯琊內史。諸大鹵分，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服，裕遂岳以心腹，王猛孫領惡，有謀善斷，自秦來奔，裕與語悅之，以爲參軍。

一二二 諸葛長民之死

荊州刺史劉毅抗拒朝命，太尉親率王鎮惡討誅之。私於西征，知諸葛長民與毅善，因監留府事，以固其心，令建武將軍劉穆之佐之。長民聞毅死，頗不安，穆之謂曰：「公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豈有不信之意？」長民嘆曰：「今欲爲丹陽布衣，豈可得耶？」密遣襄州刺史劉敬宣衛圖裕，敬宣謝之，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敬宣之字）故爲不負我也」。裕自江陵還，劾刻至日，而故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馳候於新亭，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間之，驚趨車門。裕伏壯士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話，語多平生所不盡者，長民甚悅；壯士出後殺之。

一二三 檀道濟弔民伐罪

劉裕討北伐秦主姚泓，寧州獻琥珀，裕以琥珀治金槍，碎之和藥，賜出征將士，以世子義真爲中軍，以檀道濟王鎮惡沈田子等爲將，所向皆捷，遂克濟陽，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悅服，遂長驅入長安，秦主姚泓出降。

一二四 崔浩論劉裕與慕容垂

初，魏主嗣問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易立功；裕奮起微，不階尺土，討滅羣寇，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欲出兵直搗彭城，以撫劉裕之背，而爲秦助。浩陳：「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按

兵觀變，以待其機。嗣從之。浩進曰：「臣皆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徽宗之曹操也。」嗣大悅。

二二五 劉裕失計東歸

劉裕入長安，三秦父老夾道以迎，謂門流涕曰：「殘民不治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未幾，裕問劉裕之卒，如夫手足，急於東歸，父老勸阻挽留進曰：「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宮室；捨此欲何之乎？」裕諭遣之。夏王勃勃聞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也！」勃勃乃遣子瑱帥騎二萬向長安，自將大軍後繼之。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之，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斬之，裕子義真殺王修，於是人情駭離，軍無鬥志，義真隻身逃出潼關，勃勃入長安，稱皇帝。

二二六 傅亮跑龍套

劉裕還京，加九錫封宋公，卽稱帝於東臺，立耶蘆王德文。裕終鎮壽陽，裕欲受禪代，而難於發言，乃召弟朝臣晏飲，從者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倡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下莫喻其意，日晚坐飲，中書令傅亮乃悟，叩屏請見曰：「臣暫宣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至建康；「徵裕入輔」。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

親。今日之事，本背其心。！後得素紙以詔，疑於那那第，登城于南郊，受禪卽位。國號曰「宋」。稱皇帝。封遜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祕書監徐廣，悲感流涕，詩中謝晦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齊室遺名，悲歡之事，固不可同」。

二二七 王華檀道濟之佞命

宋主劉裕任位三年崩，長子營陽王義符立，義符居喪無狀，遊戲無度，爲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朓，及檀道濟等廢而弑之。並殺廬陵王義真，亮帥百官迎義隆於江陵，將佐問二王死，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羨之中才，亮布衣諸生，畏廬陵嚴斷，以殿下寬慈越次奉理，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義隆曰：「卿復爲宋昌邪」？遂發江陵，引見亮問廬陵及少帝爲本末，悲哭嗚咽，亮汗喘不能對，義隆立，以檀道濟不預廢弑，親加委用，且王華等謀弒荆湘都督謝朓，乃下詔獎羨之，傅亮，謝朓等，殺二王之罪。羨之自縊死，亮世被執，伏誅。謝朓舉兵反，檀道濟奉帝討伐殺之。

二二八 謝弘微之信誼

宋主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俱爲侍中，以謝弘微，爲黃門侍郎，俱爲宋主所重，號曰五臣。弘微，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人敬若神明。從叔混恃重之。初，混尚晉公主，混死，謝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惟有二女，年幼。弘微母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布，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還謝氏，入門，宇舍廩，不異平日，田疇，有加於舊。欸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公主卒，公私咸聞贊財官歸二女，田宅僕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

所取。

二二九 陶潛不仕宋

陶潛親淵明侃之曾孫，博學擅詩賦，家貧親老，爲州祭酒，後復爲彭澤令八十日，督郵至，吏請束帶見之，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即解印，歸去來兮，著《柳先生傳》以自見。晉亡，與妻子安貧躬耕，宋屢徵不仕，卒。

二二〇 崔浩胸中有甲兵

魏主贊崔浩謀畫之功，以浩爲撫軍大將軍。魏主每如浩家，問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爲心腹，卿宜盡忠規諫，勿所顧隱。」嘗謂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此人緩懦，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甲兵。朕之朝後有功，皆此人所力也。」

二二一 檀道濟唱籌量沙

魏、崔浩，攻宋滑臺，檀道濟救之。與魏三十餘戰，宋兵多捷。至歷城，浩遣叔孫建，縱騎繼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浩軍得專力攻滑臺，克之。宋兵食盡引退。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其資糧有餘，以降者妄，殺之，道濟全軍而還。

二二二 慧龍仁義爲打敵

魏、慧龍，爲冀陽太守，在那十年，屢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疑反間，謂龍密

結宋。魏王聞之，賜書慰其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後遣刺客呂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語，慧而疑之，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龍引：「各爲其主耳」。釋之。宋右諫：「玄伯」。龍曰：「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失。

一三三三 靈運放誕殺身

謝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會稽太守孟顛，表其有異志，靈運詣聞自陳，以爲臨川內史，再爲人控。宋主愛其才，徙廣州，靈運恃才傲放，狂誕如故，成告以買兵器，結健兒，將謀篡取，詔于廣州棄市。

一三三四 檀道濟自北長城

檀道濟立功宋室，威名甚重，宋主久疾，將軍劉渚謂司徒義康曰：「一旦宮車晏駕，濟不復可制」。義康召道濟入朝，至留累月，宋主疾動，義康下詔稱：「道濟因疾寢疾，規肆謁心」，收付廷尉，並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懼矣！」

一三五五 古弼以弱馬供獵

魏主詔：「以肥馬供獵騎」。尙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王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並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登於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

。今柔然方強，宋寇未滅，吾以駝馬供單，騎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二襲。

二二六 范曄無骨氣

宋主旣選康義爲豫章刺史，義康缺缺，左右說其舉兵行廢弒；先是魯國孔熙先，以文官廣州刺史，以誑獲罪，義康救免，德之，至此資助義康謀篡事。知太子詹事范曄，因欲聯婚帝室，不果，懷怨，且曄門無內行，熙先與之博故輸之，以結其信，因說其反，時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靜，皆義康黨，法靜妹夫許暉領隊在臺城，許爲內應。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作亂，許暉數目曄，扣刀弒帝，曄不敢發，致尖機。湛之恐事泄，密白曄等謀，宋主命付廷尉，廢義康爲庶人，曄等皆伏誅。

二二七 宗慤乘風破浪

宋林邑國王范國適，忽不朝貢，寇盜不絕，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初，南陽宗慤家世儒業，少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橫萬里浪！」至是，從軍爲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乘舟入象浦。國適傾國來戰，以身裝負鎗，慤曰：「外國有獅子，可降。」乃製其形，獅畏相抵，慤與奔走，遂克林邑。獅負無數，慤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蕭然。

二二八 魏崔浩殉國史

浩崔與高允撰魏史，奉詔務從實錄。史成，著作史，閱浩，崔標二人，性巧佞，制帝刊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浩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

「史竟刊石。晉書：「魏先世從拓跋，來自北荒」。北人無不忿悲，相與譴浩：「以爲獨樹國惡」。魏王大怒！下浩充等廷尉。族浩，尤以太子力救，得不死，魏主既誅浩，悔之。

二二九 直哉高允

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浩收誅，太子人言：「允小心謹密，制由懼浩，請赦其死！」魏主召問允曰：「浩嘗言浩所爲乎？」浩曰：「浩所願多，總裁而已，至於善惡，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遂亂矣次耳。臣懼間，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云乎？」允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謬日久，哀臣，欲勿其死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幽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真也！」遂赦之。他日太子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切此，每念之，令人心悸！」允曰：「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願也！」太子動容稱歎！

二四〇 白面醫生謀伐國

宋主欲經略中原，彭城太守王玄謨，丹陽太守徐浩之，與東部尚書江革等，爭獻伐魏之策，以迎吞取龍；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夫陷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使江浩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辨賢問奴，竊嘗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醫生謀之，事何出濟？」宋主不從，大舉攻魏滑臺不克，魏主帥師攻彭城，引兵南下，進次瓜步，宋人嚴守江。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東部尚書江革曰

：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士民勞怨，予之過也；棧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未幾，魏師北還。

二四一 顏延之惡見子貴

顏延之爲宋光祿大夫。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蓬屨儀衛，卽避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貧客滿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鴻鸞傲如此，其能久乎？」

二四二 宋主狎崑崙奴

宋主駿，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不敢侵擾，譏曹郎王就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寤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尙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二四三 宋宮模特兒

宋主或，荒淫暴虐。大殺宗族殆盡。嘗於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帝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帝大怒，遣后起。后兄王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改遂能剛直如此！」

二四四 賣兒賄婦成淵宮

宋主以故宮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衛之罷還，宋主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真履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賄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感！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歷徐去，無異容。

二四五 王景文從容之死

宋揚州刺史王景文以后兄故，屢辭位，宋主不許，至是宋主慮宴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劾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燕，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斂手納盃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二四六 蕭道成異相見忌

蕭道成在軍日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人或教其遺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履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二四七 蕭道成識兵機

宋主或薨，嬰齡子彥格王昱立，蕭道成受顧命爲右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爲宰輔，既不如志，怒憤舉兵尋陽反。朝廷惶駭，蕭道成出屯新亭，休範攻之，勢不敵，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衆言謬矣！」休範白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按尉黃回，張敬兒，奉道成命，除降，休範信之，擡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刺之，叛兵失帥，潰散，平之。

二四八 戲射蕭道成宋主見弒

宋主慕督直入領軍府，蕭道成班臥牀，主令起立，豈服爲的，引蕭將射之，道成歛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錨箭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發懼，因與褚淵王敬則等謀廢立，會宋主乘車與左右於臺岡階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道成預遣僮萬年劔其首，袖奉敬則，報道成。道成我駭乘馬率敬則入宮，以太后令召謀大臣入議，道成鬚髮盡張，目光如電。敬則拔刀謂曰：「天下事皆懸爾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曰：「紗帽加道成首，令卸位，曰：「事須及蕭！」道成呵之。褚淵曰：「非蕭公莫以了此」。道成乃下議「理立安成王」。遂以太后令數暴罪惡，道成爲蒼梧王。

二四九 甯作袁粲死

宋中書令袁粲，尚書劉乘謀誅蕭道成，粲以昔褚淵，淵密口道成，遂爲之備。黃回等亦與粲謀。本期夜殺，劉乘帥得卽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道成聞之，使敬則殺粲，將劉超，乘險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殷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敬則兵至，潛以身衝粲，粲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父子俱死。百姓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伴褚淵生」。劉乘，黃回均皆殺。

二五〇 王儉之勸進

蕭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道成慮朓意不屬，提燈小兒，取燭送

出，觸又無計。道成乃呼左右，吏部郎王儉，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地位，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何賜拒之深也！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審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良亦不可保。」道成曰：「所言不無理。」儉即倡議：「道成太傳，假黃鉞，旌，封齊公加九錫。」

二五二 宋取司馬徽亦如此

宋主下詔讓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則勸兵入建，宋主收淚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是日，侍中謝朓在值，當解璽綬，限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曰：「解璽綬，授齊王！」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觸：「稱疾！」曰：「我無疾，何皆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齊主受禪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禮舉，宋主出就東邸，充祿大夫王珉，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乘車而哭曰：「人以壽爲愉，我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歸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世子願請殺謝朓，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

二五三 褚淵王儉有贊

處士何點，號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褚淵王儉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遠恤國家。」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二五三 褚淵腰扇障日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慙。」祥曰：「殺袁粲，安得免寒士！」

二五四 黃金與土同價

齊高祖帝在位三年崩，太子頤立。帝沈深有大量，性清儉。衣有玉導，立命碎之，恐長奢風，嘗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二五五 沈約與宋書

初，竟陵王子良，傾意賓客，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沈約，蕪衍，謝朓，范雲，任昉，王融，蕭琛，陸倕等，並以文舉見稱，爲八友。范嶷，柳惲亦預焉。後沈約爲太子家令。詔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事，齊主曰：「孝武事跡，不容頗覆；我昔經奉明帝，卿可再詳撰之義！」於是宋書多所刪除。

二五六 江敳抑幸臣

江敳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諂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敳，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詣敳，登榻坐定，敳顧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二五七 愛羽毛而疏骨肉

齊太祖臨終，歎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等其滅之！」舊制：諸王在都，許置捉刀四十人。至是，長沙王昂，自徐州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聞之，大怒，將絀以法。豫章王巖叩頭流涕曰：「犯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齊主垂泣罷。武國王暉亦無寵，嘗侍晏，醉伏地，紹抄肉拌；帝笑曰：「肉汗紹！」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悅。

二五八 風流宰相比謝安

王儉領國子監祭酒，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嘗朝理事，斷絕如讖。十日一還學監試。作解放書，斜插簪，朝野多效慕之。儉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甚自况也。

二五九 高祐論擇官

魏祕書令高祐謂魏主曰：「今之選舉：不探驥泊之優劣，專聞年勞之多少，非所以選人才也。其於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爵賞，不重委以方任。所謂主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

二六〇 莫用王謝家物

齊，江州刺史，陳顯祖，自以寒門位重，常有魏無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濂修。顯祖曰：「塵尾魏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初，王衍，王導，謝尚，謝安等，

均常捉玉柄麈尾而談，故顛覆如是云。

二六一 薛聰謙德是天爵

魏，直隸新軍薛聰，博學善屬文，好鼓樂善，所與交遊，情如饑渴。制禮作樂，鬱然可觀。魏主每欲遷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二六二 潘妃步步生蓮

齊主寶卷，大殺功臣，荒淫無道，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時後宮火，有趙鬼者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聲」。齊主乃大芳起樂，玉舞諸殿，以辟塗壁，刻畫粧飾，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二六三 家弟爲朝廷憂

齊雍州刺史，蕭衍爲尙書令蕭懿之弟。齊主寶卷賜懿死，懿曰：「家弟在擢，深爲朝廷憂之！」初，齊主疑衍有異志，遣鄧植往刺衍。衍知之，置酒於其弟嗣寂容家晏值。謂植曰：「朝廷遣卿見園，今日乃可取良會也」。賓才大笑。及聞懿死，衍募兵入建康弑齊主，立寶融，自爲大司馬承制。尋又弑主自稱皇帝僭後梁。

二六四 令大下見二義士

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尚偃俾，不附。吳興太守袁昂拒命，偃俾聞臺城不守，謂將士曰：「我愛人任寄，魏小解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俱而衍兵

入，便乃投弓曰：「諸君但來救我，我纔不降！」乃擡送石頭。衍禕之，使侍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此二義士！」皆厚遇之。

二六五 梁置謗木肺石函

梁置謗木肺石函。木肺石石函一函。若肉食其肉，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混莫達者。投肺石函。

二六六 今夕止可談風月

梁，史超尙書徐勉，嘗與門人夜集，在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兼私。

二六七 胡充華生男改魏制

元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謂母何充華，武始伯國珍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其娠，充華且私自祝：「但願生男！」既而生男，當爲太子，魏主聞之，赦充華死，自此不殺太子母。

二六八 高歡御惡馬

魏，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強勢重。胡太后（充華）宅亂宮庭，臨朝稱制，魏主翅曼長，數勸惡之。母子之間，嫌隙日深。太后毒弒主，而立世子劼。舉國發悼，大臣多屬意爾朱榮，有所

臣復。劉貴因臨高歡於幃，爰見其憔悴，夫之濟也。隱有相馬，命歡育之，歡不加繩絆，而剪之，竟不勝驚；即謂僕曰：「御惡人亦猶是！」榮奇其言，坐之床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拜亂，變孽擅命，朝政不行。明公雄武，乘時奮發，以清君側，霸業可舉而威。」榮大悅，遂率兵立異國王子攸，而沈太后及幼主劍於河，殺王公以下二千餘人。榮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

二六九 願爲高歡鄉費死

爾朱榮挾制朝政，魏主怏怏不樂，乃與中書舍人溫子昇謀之，魏主曰：「王允殺董卓若放涼人，磨不致有後禍。」良久，又曰：「吾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若殺榮與天穆而赦其黨，亦庶不致耳。」乃伏兵明光殿序，爾朱榮，天穆二人朝，斬之。

二七〇 爾朱兆終當穿鼻

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主軍？」衆以其弟爾朱兆對。榮曰：「兆雖勇鬥，然將不過三千人，多則亂矣。堪代我者，惟賀六渾耳。」賀六渾乃高歡之別名。因戒兆曰：「爾非真匹，終爲其穿鼻！」遂以高歡屬晉州刺史。

二七一 宇文泰與高歡之會

高歡叛爾朱兆，追殺之，遂據晉陽。慶其主恭及期而立平陽王修，自爲丞相。雍州刺史賀拔岳據蒲景詣晉陽，歡與景插盟約爲兄弟。景還，言：「歡奸詐不可信。」司馬宇文泰請使：「以觀高歡之

何人」。敬壽剛貌曰：「此兒視瞻不凡，當留之」。壽固求復命，敬既遣而悔，追之不及。秦歸謂岳曰：「歎所以未察者，止憚公兄弟耳。僕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岳遂表秦爲夏州刺史。

二七二 高歡憤刀殺賀拔岳

高歡驥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令右丞龐參行間，使其自相殘殺，悅乃誘岳斬之。岳衆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莫略蓋世，海內理之大事濟矣！」秦輕騎赴平涼，岳部將士聽喜。魏主乃以秦爲大後督，卽統岳軍。秦耐英悅，誅之，遂定秦屬。

二七三 高歡爲宇文秦造機會

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秦乃心王室，今宜往就之！」東郡太守裴俠曰：「宇文秦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及之，何異避湯入火！」旋以高歡舉向洛陽，魏主乃奔長安就秦。以秦爲大丞相。高歡軍止華陰，秦拒之，歡走洛陽。秦毒弒魏主修，立南陽王寶。

二七四 宇文秦賞識蘇綽

秦與僕射周惠遠論事，惠遠告綽，綽爲之匿處，惠遠入白，秦曰：「誰與卿爲此隱者？」惠遠以綽對，稱其有王佐之才，秦因召問興亡，綽應對如流，留談至夜，臥而聽之；秦復起而整衣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連曙不厭。詰朝語惠遠曰：「蘇綽真奇士！」卽拜左丞。

二七五 山中宰相陶弘景

景景傳學好聲靈，壯齊爲「奉朝請」，齊書隱居茅山。梁主舉與之游，屢以手教招之，不出。國
 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臨終有持刺時事云：「夷甫任散誕，平勃坐論空，豈悟
 附隨殿，遂作「于宮。」夷甫爲王衍機，平勃爲何晏機，二人代表當時士大夫。豈談玄理，不習武事
 ，引國之云。

二七六 高洋斬亂絲

魏大丞相高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於洛陽，爲東魏。以其子高洋，爲太原公。初，歡謂長史薛收
 曰：「此兒願處邊疆」，幼時，歡嘗欲觀諸子軍誦，使各治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二七七 侯景有飛揚跋扈之志

高歡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有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願我能善養，非汝所能
 駕御也。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我不肯之，留以遺汝」，初，景言於高歡曰：「願得兵三萬，
 橫行天下，與鎮濟江，轉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之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曰
 ：「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段，吾不能與鮮果小兒共事矣」。及歡卒，遂以河南降西魏，旋又叛附
 於梁，封景河南王。

二七八 梁武帝餓死臺城

侯景反梁，蕭正統內應，開宣德門迎景，倒臺城；以正統稱帝。梁主詔求和，既盟而圍不解，景
 復攻臺城陷之，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後何恨！」景以甲士五百自衛，見

梁主，與領引就三公箱，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劉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梁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曰：「吾嘗跨馬對陣，矢石交下，而意氣安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慚。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詔命解外授軍，更以正德爲大司馬。梁玉璽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呼：「喬禘！」遂歿。

二七九 高洋殺許臣

北齊主高洋初立，留心政術，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益嗜酒淫快，肆行狂暴，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桀不如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怒曰：「天下有如此殺人者，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頃之人見，似有所諫，竟斬之。

二八〇 陳霸先之興起

初，始興太守陳霸先，與王僧辯，共滅侯景，情感甚篤，及僧辯精澗明，霸先爭之不從，乃與殺僧辯；澗明避位，霸先迎方智卽皇帝位。霸先自爲丞相，封陳公，更遣軍王，加九錫。遂卽皇帝。廢梁主爲江陰王而殺之。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斷，爲政尙簡，性儉素，膳不進數品，後宮黃金翠之飾，不設女樂，在三位而亂，兄子蒨立。

二八一 王暕辭官思之爛熟

齊主欲以王暕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暕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得志少時，辭不

顯耀；且吾性寬緩，不堪時務，人生息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二八二 無愁天子樂行乞

齊主緯，盛修宮苑，窮極壯麗，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南林園立質兒村，自衣藍襦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寵女侍中陳令萱母子，宰制朝政，佞倖之徒，濫得富貴；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

二八三 楊堅受禪怒鬻女

楊堅以行父故，爲大丞相。相州總督尉遲迥，知堅將不利於周室，乃號召義勇，奉趙王招少子，以魏令聲討，堅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討之，迥兵敗自殺。堅居東宮，遣僧隋王加九錫。夜召太史令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窺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堅妻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遂受禪稱帝。質毅少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殺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勿妄言！滅吾族矣！」父母由是奇之，及長適唐公李淵。

二八四 柳瑛上爲君之道

隋治許御史柳瑛，見帝勅於聽受，日旰夜分未退，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英邁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願少減煩務，惟經國大事。」帝嘉納之曰：「柳瑛真上國之寶也！」

二八五 陳後主歌後庭花

陳後主起臨春，結構，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數十間，雕欄畫閣，皆以沉香、珠璣寶帳，眠玩瑰麗，下植爲山，引水爲池，雜植異卉，花香鳥語，四時長春。寵張麗華及昭、孔二貴妃。以宮女袁大捨爲女學士，與僕射江總、尚書孔範等，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宮女麗妃與狎客互賦詩歌，采芳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率皆讀詠美人姿容秀色者。時隋卞王廣爲行軍節帥，伐陳，薛鳳孫守將韓擒虎，賀若弼應之，隋將高穎，長史薛道衡南下，如入無人之境。陳主聞之，以問孔範，範曰：「長江天堑，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爲然。使魯廣達陣於白土岡，擒虎若弼引隋軍濟江入朱雀門，陳主乃與張孔二貴妃同東，下投麝脂汗，隋軍以繩引出之。

二八六 楊廣痛惜張麗華

高麗元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頰曰：「昔太公蒙面以黃姐巴，此豈可留也？」許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繇是很頰。

二八七 隋樂淫厲而哀

隋主卞牛弘定雅樂，前代金石並銷毀，但用黃鍾一宮。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聽太宗所奏樂，泫然泣曰：「樂淒淒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方全盛，聞者皆不謂然。大業之末，卒驗。

二八八 隋文帝聽命中宮

仁壽宮成，帝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覆民竭財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恐獲譴，封禪華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

二八九 楊廣營立太子

太子勇習姜豎臣，左庶子唐令則，自彈琵琶，歌賦嬋娘。洗馬李綱起曰：「今則身爲官卿，曷當讓，乃於廣坐，自比俳優；進淫聲，穢視聽，臣請速治其罪！」勇曰：「君勿多事，我欲爲樂耳！」初，文帝數責太子奢侈，皇后亦惡其寵昭雲氏；晉王廣伺機勸，彌自矯飾；帝常與后幸其第，廣悉屏置美姬，留老醜女，絕樂器存塵埃。帝后頗喜其儉德。廣復陰結楊素爲外援，妮帝左右爲阿附，廣將還蒲揚州，入宮辭后，故涕泣，謂「不容於東宮！」后怒勇，慰廣，於是，詔令廢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太子。

二九〇 房玄齡杜晦如之微時

房玄齡之父彥謙，爲隋監察御史，玄齡密首於父曰：「今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願奮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立而待。」高季基知人，見玄齡，呼曰：「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耳！」見杜如晦，謂曰：「君有鷹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二九一 王伽釋解囚

齊州軍王伽，送流囚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桑陽，哀其辛苦，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錮鎖，置等刑卒，豈不愧心！」發箠謝之。伽乃悉脫其枷鎖，縛緩卒，與之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違前約，吾當爲汝噬死！」遂釋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至京，一無叛離。帝聞而驚異，悉召流人晏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茲，刑厝其何遺哉！」乃擢伽爲雍令。

二九二 玉通慢楊素

龍門王通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罷歸授徒，終身不仕。楊素甚禮敬之；或譖通於素曰：「通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

二九三 畜牲何足付大事

帝寢疾，召太子廣入居殿中。太子預疑帝不諱後事，爲書問出妾，素條陳以報；宮人誤呈帝，帝覽之，大怒！帝所寵陳夫人出更衣，爲太子所迫，拒免，帝怪其辭色異，問之，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帝怒抵床曰：「畜牲何足付大事，孤獨誤我！」急令柳述完殿，「召廢太子勇！」楊素聞之，白廣，矯詔繫述，繫於獄，命右庶子張衡入侍，移宮盡出別室，俄而帝崩。嗣後，太子封小盒盒，陳夫人、夫人以爲厲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其夜太子悉焉。明日發喪，即位。

二九四 興土木離宮四十所

高祖命楊素，宇文愷，封德彝等，大營東京，徙了二萬人。從洛州郭內及諸州富戶萬家室之。營

開仁宮。發大江五嶺間村實異石，輟之洛陽，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充布而。自昇安至揚州，營建宮四十所。

二九五 運河與龍舟

詔命封國華，宇文愷，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洛水達於河，自漿陽入汴。又有大陂引汴水入泗，通海。又有山陽至揚州入江。溝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樹以幹柳。遣侍郎王弘往江南造龍舟，及輕船萬艘。興工五月完竣。詔說南游；帝御龍舟，皇后乘翔翽舟，別有浮景五艘，漾彩等數千艘，挽士八萬人。其挽漾彩者九千人，謂之殿脚女。皆以錦綵爲袍。舳舻相接，照耀川海。騎士翔岸，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一舟多者至百輩，極水陸之珍饈。

二九六 清夜遊曲馬上奏

梁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廣十里。爲方丈蓬萊諸山，高出小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官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新，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菱荷，菱莢。梁與隋幸，則去冰而和之。帝好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二九七 北幸啟民可汗帳

初，啓民可汗約婚。以義成公主尙之。帝北巡，次陰林，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晏啓民夫妻，及其部落。作樂，諧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旌旗；贊拜不名，位在諸蠻上。帝幸其廬帳，啓民奉觴上壽，王侯以下隨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牙纓顧額

至，屠警搜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高祖與貫者弱字文愷等，私議帝晏可汗太多；並爲人辨奏，帝以爲辭，朝廷，皆殺之。

二一九八 薛道衡因才見殺

帝以文才自負，嘗曰：「勸使天子以文試而得，朕亦嘗爲狀元皇帝」。忌鄆州刺史薛道衡才學有盛名，召遣，令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令絳殺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二一九九 陳百戲悅諸蕃

西域諸國會長來朝，帝令陳百戲於端門。執絲竹者萬八千人。日以繼燭，終月而罷。諸蕃請以豐都市交易，先命裝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店，悉令驚人醉飽，不取其直。胡客皆驚歎！其賄者視樹纏繒帛，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慚不能答。

二二〇〇 勿向遼東漫死歌

帝徵高麗入朝，不至，詔伐之。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將役工晝夜立水中，自膝以下皆生蛆，死者計三四。救江南造戎車五萬，送高麗。運洛口米至涿郡，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帝自將二十萬人擊高麗，大敗，及遣餽二千七百人，士多逃亡，天上駭然。初，鄒嶧王淳撫衆據長白山，作「勿向遼東漫死歌」，以煽動隋軍，避征役者多歸之。遼南人竇建德，尙氣任俠，集二百人爲羣。

盜，個人高士趨，聚衆於清河，鄙人張金稱，聚衆於河曲，自是，所在羣盜蜂起，多者至萬人。郡縣莫能禁。

三〇一 左仗下黑色小兒造反

蒲山李密，弱之曾孫，少有才略，爲左親侍，帝諱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風密稱病免。密遂詳人事，專務設書。常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其子立德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立德與爲深交。素卒，立德襲爵爲楚公，督運助饑東軍事。見朝政日紊，遂勸部屬間詐於密。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邊外，去幽州千里之隔，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阻其後，不過十日，其衆必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今帥衆鼓行而西，直取長安，天子雖還，失其根本，此中計也。」立德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惟恐攻之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立德曰：「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密聞感玄李密反，引軍還，遣宇文述屈突通擊立德，戰死；密出亡。

三〇二 李密入瓦岡寨

韋號竇，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岡爲竇盜。同郡單雄信，徐世勣皆從之，聚衆萬餘人，李密亡命亦歸之。有李玄英嘗，自東都逃來，求勸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入問其故？曰：『比來民誦曰：桃李子，皇后親揚州，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謂寓李密姓名。既適密，遂委身事之。密觀竇等先攻東園，帝命張弼陝守之，密盡策用伏殺弼，河陰郡縣爲之喪氣。密又說讓取洛倉，以

賊饒隆，更倚趙王爾軍，讓送樞密爲主，魏以公。趙與江淮，莫不響應。爾君彥張，悉歸之。

三〇三 化敵爲國唐王起兵

太原留守李淵，娶竇毅女，生四男：延威，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榮紹。世民乳隋室方範，有安天下之志。晉陽令劉文靜，見而異之，深自結納；謂晉陽宮監裴寂曰：「此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繫太原獄。世民省之，與竇大計。文靜曰：「今主上南巡，羣盜萬數，震此之際，有真主隱微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世民乃陰部署賓客，淵不知也。裴寂固與淵有舊，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文靜引寂與世民交。會突厥使馬邑，淵遣副留守高君雅拒之，失利，恐并縛罪，世民乘間說淵曰：「今主上無道，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此言？」明日，世民復說之。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國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於是，衆驩已協，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等郡兵爲兵天驍高麗，由是人心動搖，思歸者衆。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淵自爲書請使北結始畢可汗。乃請登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也！」遂定入關之計。

三〇四 李密妄自尊大

李淵，遣建成，世民擊西河，七日奏凱，淵喜曰：「以此行兵，橫行天下可也！」遂留元吉爲太原太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配以宋老生屯霍邑。屈突通守河東。會天雨，淵不得進，淵以書招李密，密使祖君彥復書曰：「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執子嬰於咸陽，豈爾幸於牧野！」淵以密妄自尊大，曰：「吾方有事關中，不如卑辭以勵其志；使爲我塞成關之道，綴東轡之兵！」

因憤誓曰：「當今窮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斯榮足矣！」密得誓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備以久雨乏糧，又傳劉武周驃督陽，下令班師，世民泣諫，淵悟：「追軍復還。與宋老生戰，斬之。進至河東，不克，留兵圍之。以世民計，引兵鼓行西趨，遂入長安。」

三〇五 羣雄並起

李密遣徐世勣襲黎陽，開倉恣民就食，決旬得兵三十萬，竇建德亦附密。時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臣稱涼王。梁師都，取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秦霸王。鄴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馬邑校尉劉武周據朔方，稱定楊可汗。羣雄並起，天下大亂。

三〇六 房玄齡李靖人幕

臨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禍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因請，乃捨之。世民亦召置幕府。靖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嘗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河池太守蕭瑀，亦以郡降。

三〇七 李密解甲歸唐

李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眾降唐。徐世勣魏徵竇齊來，世民優遇之。唐主以世勣悉將郡縣士馬之數，使密自獻。欽曰：「不背德，不盡功，真魏臣也！」賜姓李氏。先是密將重，唐主遣使迎勞，稱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於寶應。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而唐拜以光祿

賜辭郡國公，密大失所望。

三〇八 劉文靜功成身死

劉文靜爲民部尚書，每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寂爲右僕射知政事，位在已上；意殊快快。寂悔寂，遂有隙。會文靜弟文起，召巫厭嫉，文靜妄失寵，使其兄止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首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歛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略過人，性復忿醜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三〇九 唯公獨阻聲教

隋將王世充開宇文化及弑楊帝，遂自稱國王，敗李密於洛陽，聲勢益雄。至是，唐主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之。秦王屯北邙，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鄴帝河南，世充未曾相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王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息兵講好，不亦善乎？」世民曰：「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

三一〇 敬德歸唐遺忌

時，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屈突通、殷開山等，疑尉遲敬德，囚之。世民立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大丈夫意氣相期，吾終不負謬言，以害忠良。必欲失者，以此金相賈，表一時共棄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觀地，世充帥萬餘人驟至，單雄信，引梁直趨世民，敬德鳴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羣世民出圍，更帥騎還戰，世充敗退。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親之速也？」世民破

寶建輝，降王世充後，勸高祖降。

三一 披香殿疑是楊帝修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與公主淵有舊，以爲諫議大夫，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楊帝之所爲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營乎？」對曰：「但見華侈如傾宮鹿台，非國王之所爲耳。」唐主善之。

三二 十八學士登瀛州

唐主以世長功高，特置爲天策上將，位在諸王上，得開府置屬。世民乃開館延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遂，于志寧，蘇世長，許敬宗，孔穎達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世民與討論文籍，恆至夜分，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將佐之有勇略者，玄齡必深相品納。使爲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唐主款曰：「玄齡爲吾見奏事，雅隔千里，皆如面談」。

三三 敬德心如山嶽

太子建成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乃以金鉞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鄙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鉞金至斗，知公不移」。長孫無忌與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知禍在旦夕，欲候其發，以囊肘之」。敬德曰：「大王不用臣言，臣當獻身草野，不能交手受戮也」。世民仍不能決。

三四 世民跪吮帝乳

世民帥蘇忿等入朝，伏兵玄武門，建成元吉入朝，至臨湖殿，世民射殺建成，欲射殺元吉。帝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陳叔通、蕭瑀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姦謀；今秦王肘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以國務，無復事矣。」帝曰：「此吾之夙心也。」乃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帝乳，號慟久之。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聽太子處分。帝自稱太上皇。

三二五 魏徵離間人兄弟

初，太子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責曰：「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

三二六 太宗不取皇叔功

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太宗曰：「叔父雖首唱義兵，蓋亦自營脫禍；及晉韓德吞陞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冉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功宜居叔父之右。」諸將喁曰：「陛下至公！」

三二七 賈胡剖身藏美珠

太宗謂侍臣曰：「吾聞西城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曰：「人皆知笑彼之墜珠而不愛其身也；更愛謂祇欲，與帝王苟欲亡國者，何以異彼賈胡！」

三一八 得絹之辱甚於刑

將軍長孫願德，受人絹絹，事覺，帝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帝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

三一九 君子用人如器

帝嘗封穆彝：「何久不舉賢」？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存奇才耳」。帝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善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詆一世之人」！穆彝慚退。

三二〇 君欲知過待忠君

太宗勅采英媛，羣臣進見，每失舉措，帝每假以辭色。冀聞規諫，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待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如咸世恭等，論事撻帝，以保富貴，賜帝既亡，世恭亦誅。公輩宜鑒戒」！

三二一 鴿死帝懷

魏徵吞鴿不遺中人，而有腹語，嘗回人主之意。每犯顏苦諫，徵神色不移；帝亦爲之蹙威。帝嘗得鴿自嘗之，望見徵來，置懷中，徵奏事久不已，鴿竟死懷中，嘗聞帝欲幸南山，嚴裝已具，而竟不行；問帝：「何故」？帝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三二二 會須殺此田舍翁

帝嘗龍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長孫氏問爲「誰」？帝曰：「魏徵每廷辱我」！

屏退具朝服，立於廷。帝驚問故？屏曰：「妾聞：主明臣直，今徵之直，正由陛下之明也。妾敢不賀。」帝悅。

三三三 王珪論貞觀人物

帝謂王珪曰：「卿論鑒精通，復善談論，立論以下，卿宜悉加品題；且自論與數字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立節，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備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如魯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字，亦有微長」。帝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三三四 皇帝心底戒備

帝曰：「人生唯有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饋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環而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三三五 太宗好與羣臣校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衆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寵；臣願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三三六 敬德爭座毆王公

度善官大晏會，詔奏功成慶善樂，及破陣舞。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人爭座，任城王道宗，諷解之。敬德毆其目眦眦，帝不擇而罷。諷敬德曰：「卿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蒞疆，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自賊。

三二七 太宗選官論才行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徵對曰：「然！天下未遠，則專取其才，不攷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三二八 唐太宗縱囚

先是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市」；至期，皆自詣朝堂，凡三百九十八人，帝悉赦之。

三二九 太宗爲官擇人

帝以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墮下爲私！」帝曰：「吾爲官擇人，唯才是舉，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三三〇 御史欲宮人無髮

監察御史臧君德瑒上奏：「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宮人所化！」帝怒謂玄齡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誣謗之罪。魏徵曰：「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帝曰：「善！」賜德參絹二十四。

三三二 疾風知勁草

帝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威脅，真社稷之臣也。」因賜御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三三一 層觀望昭陵

長孫皇后崩，帝悼念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觀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疾爲毀觀。獻陵，乃高祖之陵，昭陵，爲皇后陵也。

三三三 虞世南五絕

太宗嘗稱：「虞世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交藝，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帝賜曰：「卿論朕太高，臣何敢賞？然卿超視其始，未視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所論可得，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三三四 霍王無所短

處士劉玄平與霍王元軌爲布衣交，人問：「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養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

三三五 敬德解衣出癩痕

帝嘗私謂敬德曰：「人言卿欲反，何也？」對曰：「天下已定，乃更疑臣乎？」因解衣投地，川其癩痕，帝流涕而撫之。又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娶，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三三六 太宗面斥佞臣

低嘗止樹下，愛之，鄧公宇文士及，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小謬！」士及叩頭謝。

三三七 太宗悼魏徵

魏徵逝，帝自製碑文，並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今魏徵沒，除亡一鑑矣。」

三三八 太宗剪鬚療臣疾

李世勣嘗得瘰疾，方云：「鬚灰可療」。太宗自剪鬚爲之和藥，世勣頓首泣謝。帝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世勣嘗侍晏，帝曰：「朕求羸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在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鬚指出血。

三三九 李世民祭曹操

帝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卽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衆之才不足」。養自狀耳。

三四〇 東征憐魏徵

帝征高麗，安市，六旬不下，草枯水凍，食糧將盡。敕班師，戰士死者三千，戰馬亦死十之七。帝悔不成功！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命馳驛記徵以少牢，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三四一 太宗乃不信李世勣

帝疾，謂太子治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復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處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致家而去。

三四二 何不撲殺此獠

高宗欲立武昭儀爲皇后，以問大臣褚遂良等。遂良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明日帝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譟事先而，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旨，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令引出。昭儀在簾內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

三四三 李勣贊立武后

他曰：李勣（卽世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氏，遂良固執不可，專橫已乎？」對曰：「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怒遂決。

三四四 武后令二嫗骨醉

武后立，廢后王氏，淑妃薛氏，並囚別院，帝念之，間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曾若念曠音，使得再見日月，幸甚！」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

三四五 李貓笑裏藏刀

初，李義府，上表立武昭儀爲皇后，帝喜，以爲中書侍郎，參知政事。義府，容貌醜惡，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時人謂其笑裏藏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三四六 上官儀教我廢后

帝勳爲武后所制，不勝其忿。密召上官儀，議廢之，帝卽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謂帝自詔，帝發詔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事廢太子忠，后於是使薛敏宗譏奏：「儀與忠謀逆」，殺儀賜忠死。此是，帝每視事，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

三四七 薛仁貴東征奏凱

李勣拔高麗十七城，將軍薛仁貴破敵金山，乘勝攻下扶餘城，諸將以兵少止之。仁貴曰：「吾兵不

在步，顏州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勸以不壞謀之。高祖上聽，出降。

三四八 李勣自傳

勣嘗謂人曰：「觀世三時，爲亡國賊，盜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陣乃殺入，二十爲逆將，用兵以殺人。」

三四九 唐家賣馬糞

少府監裴徽舒入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代傳唐室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三五〇 鏡殿數天子

裴旻舒爲上清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齋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與甚。」帝避令別去。

三五一 裴行儉相天下士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嘗謂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謂：「王勃文華而浮露，非享爵之器；楊炯稍沈靜，不過令長。盧照隣，駱賓王雖稱令終幸矣。」時四人有才士之稱，文章負盛名，俱而勁，墜水，溺，終於盈川令；照隣，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

三五二 裴行儉不惜瑪瑙盤

裴行儉，嘗破阿史那都支，得瑪瑙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金器三千，盡分給將士。

三三三 薛仁貴免胄示敵

突厥骨篤祿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討之，虜問：「唐將爲誰？」虜曰：「薛仁貴！」虜曰：「吾聞薛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給我爲？」仁貴免胄示之面，虜顧失色，下馬列拜，引去。仁貴奮擊，大破之。

三五四 武則天贊歎駱賓王

高宗崩，太子賢立，爲中宗，太后廢中宗，僞廬陵王，立豫王旦，太后稱制。立武氏七廟，改元「周」。於是，英宗李敏業，起兵揚州，移檄州縣，聲討武氏，臣復廬陵王。略謂：「武氏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殺姊屠兄，弑君鳩母。包藏禍心，窺竊神器。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殺之。

三五五 狄仁傑不願知謬者

武則天稱皇帝，以狄仁傑同平章事。謂曰：「卿在汝南，嘗有善政；卿欲知謬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謬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三五六 來俊臣請君入罪

金吾大將軍鄭神勛，以罪誅；或告右丞相周興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
顯與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圍焚之，令囚入中，何事不
承？」俊臣取大甕如興法，起顯與曰：「有內狀推兄，請君入甕！」興與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
顯與俊臣索元龜等，數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元龜，俊臣，後亦爲太后所殺。

三五七 武則天不與文字獄

太后遣使存問四方，各資舉人擢用，時人語曰：「補闕選舉職，拾遺平斗量」。右舉人沈全交續
之曰：「題心存擢使，眯目神聖皇」。御史刺其誹謗，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溢，何惜人言！」上
尉明察善斷。當時真實，亦號爲之用。

三五八 張德召客不擇人

江淮爭鎮，昭蘇屠宰。拾遺張繼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慆，懷一鮓，上表告之。明日，
太后對仗，顯德曰：「聞卿生男，甚喜！」繼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繼叩頭伏罪。太后曰：「
欣蘇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慆表示之。慆慚，舉朝欲唾其面。

三五九 姪天子側能立姑廚

武承嗣，營皇太子，敬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召人請願。太后詔曰：「皇嗣狀子，奈何廢之？」

復請，后怒，令鳳閣侍郎李德昭杖之。德昭引出門示朝士，大言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樵之，其自出血，然後杖殺之。德昭因言於太后，太后曰：「身有天下，當備之子孫，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切乎孫也。太后以爲然。」

三六一 吾任德昭始安眠

李德昭，乘開元太后曰：「魏王承嗣，植太重。」太后曰：「吾嬖也，何故委之心腹？」德昭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猶稱叔父者，况姪乎？」太后雖然，遂罷承嗣政事，以德昭同平章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德昭，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三六二 睡面自乾笑受之

張師道，何平原也。其弟代州刺史。師道謂曰：「吾兄弟乘寵過盛，何以自免？弟睡曰：「自今雖有人疑其面，其狀之謂也。」師道曰：「人睡汝面，怒汝也；拭之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三六三 則天有子不自明

有若皇親，與羅縉時狀，活命來後，抱其左右，太后王入掖後，大呼曰：「公斷不信金龜之言，請剖腹以明皇嗣不反。」和引繩刀自剖其腹，古語皆出，身懷懷被地。太后立命求醫，終始始，太后欺曰：「我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

三六四 武則天之寵赦

初，有馮懷者，出高祖女千金公主以適，太后得幸，乃度慧僧，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貨皆制勿禮謁，承嗣，三思利執僧懷之親以事之。太后託言懷義平巧愚，使入宮營造，棟闌主謀禮，裴諷聞之，表寢不出。太后令懷義與太平公主，及其夫薛紹合謀，圖名薛懷義，賜幣與公主，懷義之懼，太后使入謀殺之。太平公主又荐美男子張胃，胃之兄弟，入侍禁中，得幸。貳承嗣歸爲五郎，六郎而不名。太后以昌宗爲飲騎侍郎，易之爲司衛少卿。

三六四 朕夢鸚鵡折翼

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乃欲終之他族，無乃甲尺履乎？」言太后意稍寤。他日太后謂仁傑曰：「朕夢鸚鵡兩翼皆折，何也？」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武承嗣，三思意，乃託言虛陵有疾，遣使召還都，以爲皇太子。

三六五 蘇摸稜

周以蘇味避同平章事。味道在位，依何取資。嘗謂味曰：「此事不宜明白，但摸稜附庸，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三六六 妻師德與狄仁傑

狄仁傑之太相也，妻師德實庶人，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其爲人。師德卒，太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相卿，乃師德所薦也。」仁傑既出

、款曰：「妻公禮節，我爲其所包容久矣。」

三六七 天下桃李在公門

太后信重狄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卒，太后泣曰：「朝堂空矣！」太后嘗謂仁傑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爲勝相，誰可者？」仁傑以荊州刺史張柬之薦。曰：「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本居擢柬之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竊慮，尙未用也。」太后曰：「已選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朝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崇，監祭御史趙彥昭，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比復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矣。」仁傑曰：「一國賢爲國，非爲私也。」

三六八 張說不污青史

周，魏元忠爲相，夙與張易之有隙，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爲雍州長史，元忠，阻止。又嘗而奏以「特罪宰相，使小人在側」！太后不悅。易之兄弟深怨之，乃謂元忠。謂元忠私屬：「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體元忠。說，請鳳閣舍人宋璟聞知，告張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知，不可黨邪陷正。若事有不測，璽當叩關力爭，與子同死」。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萬代瞻仰」。明日太后召說體之。說未對，昌宗從旁導促，使速言！說曰：「陛下前，猶遇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昌宗遽呼曰：「與說與元忠同反」！太后曰：「張說反覆」！遂流說，嶺南。貶元忠，高要尉。

三六九 中丞奈何劓五郎

太后嘗晏郭，張易之兄弟，位在東宮上。易之素憚郭，欲殺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郭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楊果曰：「中丞奈何劓五郎？」郭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

三七〇 六郎面似蓮花

周內史楊再思，專以諛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圓！」再思忻然；卽剪紙裱巾，反披紫袍，爲高圓舞。舉坐大笑！時人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爾」。

三七一 宋璟恨不擊昌宗

太后廢疾，大臣月餘不得見。張易之，昌宗侍疾，人有飛白發易之兄弟謀反者，太后命御史中丞，宋璟鞠之。司刑卿崔神慶奏言：「昌宗自首，準法首原」。璟謂：「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逼言解之。神慶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臺庭立而按之，未畢，太后特救赦之。神慶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神慶，神慶不見。

三七二 太子安得更歸

太后疾甚，張柬之與天官侍郎崔玄暉、右丞相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右羽林將軍楊元琰等，同謀誅之。復太子軍。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奮發，誰所懼也？」曰：「大帝。」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以二豎所厄，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泣曰：「荷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俄而姚崇（元之）自靈武至，柬之喜曰：「事濟矣！」以覆告之。遣彥範謁太子，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等帥羽林兵五百人至玄武門，遣多祚等謂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殺張易之，昌宗於廳下。遣至太后寢所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普天皇以愛子托陛下，今年齒已長，天憲人心，久思李氏，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

三七三 韋后欲作則天第二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居，備嘗艱苦。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日卿得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及再爲皇后，遂預朝政，如此后在高宗時矣。

三七四 后與人博點籌

初，帝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孫婉兒拜婕妤，辯慧能文，太愛后之，政多參決。及帝復位，使崇訓命，益委任之，三思過焉。又薦三思於韋后。韋后與三思雙陸，而帝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數諫帝：「武氏以張天子之威，一不聽。」

三七五 鄭愔一哭一笑

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謁武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東之等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賂略過人，廢太后如反孽，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情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問計，引爲中書舍人。遠與考功員外郎崔湜，同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謀：「不若封彼五人爲王爵，而罷其政事。」帝以爲然，封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王；崔玄暉，爲博陵王。三思令百官修復周天之政，大權盡歸三思矣。

三七六 何爲從多祚反

韋后以太子重俊非自出，惡之。太子復不能學，遂與李多祚謀：矯制發兵，殺武三思，崇訓於其第；斬關叩闕，索上官婉兒。帝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婉兒，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帝俯謂于麟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殺反者，何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亦見殺。

三七七 上官婉兒考學士

中宗置修文館，選公卿善爲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陪侍遊晏，賦詩屬和。帝以上官婉兒，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章相尚；儲學忠識之士，莫得進矣。

三七八 糾封官

人物春秋

安樂公主，自武穆訓死，改尚其弟延秀，與上官嬖奸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賂，以攝救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上官嬖兒，多立外第，出人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樂，以求進達。時吳婉兒通，故引爲相。

三七九 和事天子

監察御史翟琬，對仗中書令宗楚客，譴通戎狄，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俛趨出，立于階堂待罪。至是，宗楚客，更忿怒作色謂：「爲琬所說」。帝竟不竄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楚客固與韋后通也。

三八〇 相王有龍子

韋后誅弒中宗，立溫王重茂，宗楚客勸后遷武氏稱制。惟深憚相王旦，謀除之。相王平陰基，陰聚賢豪，與劉幽求、陳玄禮、葛福順等，謀匡復。戒謂：「應啓相王」。陰基曰：「我曹爲此，以狗社讓。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累王也」。微服入苑中，遣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與兵者以徇，曰：「韋后酷殺先帝，謀危社讓，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助逆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集萬餘人。陰基、幽求、福順等，勅兵入玄武門；斬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嬖兒，及韋后素所親信者，襁褓兒無幸免。比曉，內外皆定。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讓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捕獲宗楚客，斬之。相王即位，廢少帝爲溫王。

三八一 終南喬仕宦捷徑

憲宗召天官選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順物自然，則天下理矣。」帝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因請還山，許之。尚書左丞盧戡用，指終南山謂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此仕宦之捷徑耳。」戡用，嘗隱終南，則天時發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三八二 張說疾姚元之爲相

文宗欲相姚元之，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帝曰：「陛下嘗欲擇河東總管，而釋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帝曰：「此張說之惡！汝何得而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曰：「卿宜速相。」

三八三 郎官卑職何煩朕耶

元之嘗奏請序遷郎吏，帝仰觀殿屋，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旆萬壽，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嘗與聞共議之；郎官卑職，乃以煩朕耶？」力士道帝語，元之乃喜。

三八四 姚崇有腹心之疾

姚崇（元之遷開元號復名崇）爲相，張說懼，乃潛請岐王申款。他日，崇對使殿，行微蹇，帝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問故？曰：「岐王臨下變弟，張說爲輔臣，嚮入王窟，恐爲所讎，故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刺史。

三八五 皇帝梨園子弟

帝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不應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另選樂工宦女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大臣多諫帝宜：「選端士，遠鄙聲。」上雖不能用，咸嘉贊之。

三八六 五王帳長統大被

帝素好寢，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王帳，諸王處其中。薛王業有疾，帝親爲奏藥，欠燃其燄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燄何足惜！」

三八七 伴食宰相盧懷慎

懷慎爲相，人稱救時之相。崇嘗有子喪，調告十餘日，政事委積，黃門監盧懷慎，不能決，懷慎入謝於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三八八 姚崇薦宋璟自代

姚崇請遜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帝將幸東都，璟以爲刑部尙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勳迎之；璟在塗，不與思勳交言。歸訴于帝，帝益重璟。

三八九 良吏不勞人市恩

帝東封泰山，譚奩父歸，舉孔子宅。至宋州，刺史盧泚與坐。帝謂泚說曰：「懷州刺史王邱，餽奉之外，無他獻；魏州崔沔，供饌無綿繒，示我以節；濟州麥羅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

勞人以市恩，其良中矣」。應請於漣曰：「比亦有以酒饌不豐斷於旅者，知縣不惜費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三九〇 皇帝代臣請客

毛仲有寵，百官諛稱。仲懷女，帝問：「何須？」仲頓首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卿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瑛也。除爲汝客」。明日，詔：「宰相與遠官詣之」。日中，瑛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遍稱腹痛，而歸。

三九一 君瘦天下肥

韓休爲相，峭直不阿。帝每宮中宴樂，或後苑遊獵，小有過差，必問：「韓休知否？」言終輒垂。帝常臨鏡，駭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帝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三九二 名器不可假人

幽州節度史張守珪，斬突騎丹王屈烈及可突于；邊將過折夜帥祭來降。帝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賢功之官也」。帝曰：「假以名而不使任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以人，君之所司也」。乃以守珪爲羽林大將軍。

三九三 五鳳樓之校樂

人物春秋

帝御五鳳樓觀晏。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費樂舞樓下，鼓腰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半，皆衣虎豹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憤遣樂工數人，連袂傳歌秀擊于路之曲，帝曰：「賢哉德秀！恨州之人，其童叟乎？」立貶刺史爲散官。

三九四 祿山不宜免死

張守節，使平盧討擊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節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守節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節軍令若行，祿山不真免死。」帝惜其才，赦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因以祿山有反相爭之。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論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三九五 立使馬一鳴斥去

玄宗在位日久，滿志奢慾。李林甫向帝獻，且日夜短九齡，帝疑九齡內蓄惡相，以李林甫爲中書令。林甫欲蔽主擅權，詭譎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顯之不暇，焉用多有？君不見立使馬乎？食三品料，鳴輶斥夫，梅之何及！」

三九六 明皇一日殺三子

帝之正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臯甫德儀生鄂王瑒，劉才人生光王瑒即位幸武惠妃，生譚王瑒，附馮勢洩，尙咸宜公主，阿惠妃意，常伺三子過，欲廢之，張九齡固爭護之，得不廢。及李林甫爲相，洩與惠妃，短太子及二王，謂：「有異圖」，帝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

嗚呼。欲爲此得乎？」

四〇一 賜貴妃洗兒錢

詔命有司：以安祿山亂第，親仁坊。不限日，但寫壯麗。具輜器皿，禁中殆亦不及。祿山孱妃爲母，出入禁中，貴妃嘗以錦綉爲大襪線，裏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喧笑，問故？左右以：「祿山生日，貴妃洗兒兒」對。帝自往觀之，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盡歡而罷。

四〇二 顏象不倚冰山

樸國忠雖李林甫爲相，朝臣無不依，凡領四十餘使。或勸陝郡進士張鈞謁之，鈞曰：「君豈倚倚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豈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四〇三 顏真卿斬祿山使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預諷祿山必反，因雨安澤，完城，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真卿善生易之。及祿山反，真卿將兵防河津，遣平原司兵李平聞道奏之。帝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嗔曰：「二十四郡，骨無一盡乎耶？」及李平至，大驚曰：「祿山不願而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祿山使其黨段子光等三人拘諸郡，真卿執子光等腰斬，取三虜首示衆，以激勵將士。

四〇四 顏杲卿起兵討賊

祿山至冀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良史夏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

仍守常山。吳興璠，途中，指其衣謂周諫曰：「何爲若此？」周諫悟其意，乃陰與吳興璠起兵討祿山。會從弟真卿遣人潛告吳興璠，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吳興璠命人徇諸郡，變應者，遠十七郡。

四〇五 顏泉卿罵賊死

泉卿起兵獲八日，守備未定；吳鳳明引兵至。泉卿日夜拒戰，糧盡吳城陷。賊執泉卿，嚴譙送洛陽。安祿山數之曰：「汝在范陽戶曹，我奏汝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復於汝而反？」泉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我汝奏，豈從汝反？我獨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隸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譙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

四〇六 李萼乞師擊賊

滑河人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真卿以萼年少，慮之。萼獨書說真卿曰：「滑河去逆數里，奉粟備器械以資軍，公不許而棄之；侯回轍之日，滑河不能孤立，必有所歸託，將爲公四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許以兵六千借之。因問計，合力，遂克賊，軍聲大振。

四〇七 貴妃之死

帝幸次馬嵬，詔將軍陳玄禮以兵出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三千餘人，號國忠馬，駭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遂射中鞍，國忠走，追殺之。搗其首於驛門外。帝杖履出勞

軍士，令收隊，軍士不行。立禮曰：「國忠謀反，豈得不宜供奉！」帝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全曰：「貴妃國無辜，然將士已歸國忠，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之！」土安、關陞下安矣！帝乃掩面令力士引貴妃於御堂絞殺之。召玄禮等入謝之，以士皆呼萬歲！

四〇八 肅宗勒馬幸靈武

肅宗幸馬軍，父老請留，帝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孝既不肯留，某等固從殿下東破賊，取捷矣！若肯留，則至孝原百戰，誰爲之？」太子不勝，涕泣。護馬欲言，帝召王侯，與李輔國，執轡諫曰：「太子人情，何以強復！不如收河北邊兵，召郭步於河北，與之併力討賊，克復二京，以迎至尊，豈國忠之大者乎？」父老共執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廣平王假謁帝。帝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從太子。又宣旨欲徵位，太子不受。太子遂至靈武，帝幸蜀。

四〇九 李勉朝廷始尊

太子即僖武，文武皆不滿三十人。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隨從，大將皆梨園春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奉彈之。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靈武使蒼至蜀，上皇帝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即命韋見素，房瑁奉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

四一〇 皇帝梨園有子弟

初，玄宗每晏，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改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觀樂、弄珠、又出宮女、舞霓裳、衣。又教舞馬百匹，御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拜舞。祿山見而憎之。既陷長安，命

樂器於地。祿山公聚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欲泣下。皆露刃視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向西向佛哭。祿山怒，支解之。

四二一 李泌僭新命

京兆李海，幼以才敏著聞，與肅宗嘗布衣交，後隱潁陽。馬嵬北行，遣使召會靈武。事無大小皆以咨之。廣平建寧二王亦皆以師父事之。帝欲以建寧王爲元帥，泌曰：「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帝悟，乃以廣平王儼爲天下兵馬元帥。揆聞之，謝泌曰：「此固揆之心也。」帝與泌出行軍，軍士竊語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帝因以泌爲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非敢相拂，以濟時艱耳。」

四二二 上皇賜媳七寶鞍

上皇賜楊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宜以儉約示天下，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史，以賞戰功。帝遵從之。帝欲以良娣正位中宮，泌曰：「陛下在籍武，以羣臣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建寧王聞而泣於廊下，帝驚問之，曰：「陛下從諫如流，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怨泌及儼。淡謂泌曰：「先生舉儼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爲報，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淡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臣子所言！願王廣之！」儼不從。

四二三 張巡守睢陽

人 物 表 歌

賊將子奇寇臨陽。張巡與許遠，各兵不足七千人，拒戰。前後半戰，擒賊將六十餘人，殺賊衆十二萬餘。遠謂巡曰：「遠，儒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爲公守，公擣遠戰」。巡欲射子奇而不諱，乃以膏爲矢，中者白巡不盡，走白之，乃得其狀。巡將兩翼雲射之，中其左目。子奇憤而增兵數萬，圍之。城中食盡，援絕，乃遣舞雲將三十騎，圍圍赴臨淮，告急於賀蘭暹明。暹明具食延之，舞雲泣曰：「雖國之人，不食月餘矣！舞雲雖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會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臣之所爲乎？」因墮落一指以示暹明，曰：「旣不能逐主將之惡，請留一指以示爾歸報！」座中皆爲泣下。子奇奔陷臨陽，軍民原有四萬，承此僅四百人。暹巡以下悉被殺。

四一四 廣平王真華夷主

廣平王儼，郭子儀，與回紇懷仁可汗之子葉護等，將精兵十五萬衆，攻西京；賊將安守忠復西，西京收復。廣平王拜於葉護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獨賊守，不可復取矣！」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俾取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所城之兵之東。軍民感德見廣平王拜者，皆泣曰：「殿下真華夷之主也！」帝在鳳翔行在聞之，喜曰：「朕不及也！」

四一五 祿山封刀召甄濟

初，汲郡甄濟有學行，隱居首岩山。安祿山，奏葉贊記，濟與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濟引刀待刃，希德以寶劍背祿山，乃免。郭子儀克東京，濟謂廣平王，假遣謂京師。帝令館之三司，爲祕書郎。令受職官者，爵官列拜以愧其心。

四一六 輔國營求宰相

李輔國，因依處所張良錦，擅權輔國，內外側目。輔國求爲宰相，帝曰：「以卿之功，何嘗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平何？」輔國乃譏僕射裴冕等使罷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帝大悅。

四一七 何面圖見汾陽王

僕國懷恩反，寇太原，代宗爲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險實深；聞朔方將士臥奉，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領河東，汾上之師，豈不爲憂！」乃以子儀領河東朔方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四一八 郭子儀單騎却敵

僕因懷恩誘可紇吐蕃等數十萬入寇，又以朔方兵繼之。懷恩中途病歿，大將范忠誠懼其衆，合兵圍涇州。子儀以衆寡不敵，昔曾與回紇有約，欲挺身說之。其子郭晞，叩馬而諫，子儀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下馬，前握藥葛羅之手，頤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棄功，使我，結怨？背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來，請汝殺之，吾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憂懼，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其擊吐蕃，與盟而歸；吐蕃

聞之復源。

四一九 段秀實書斜上峯

節度使使馬騎，以段秀實爲其僕。時因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者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誹道！」綢拂衣出，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綢置酒召謝秀實，肖是，事皆咨之，聲稱甚榮。

四二〇 元載笑不可測

中書舍人常袞上言：「成均之任，常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宦者魚朝恩執易：升階，請：鼎折足，以設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人情；笑者不可測也！」

四二一 汝倚乃父爲天子耶

代宗初重郭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悲，奔車奏之，帝曰：「此非汝所知，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暖人待罪。帝曰：「鄙諺有云：不疑不辯，不作家翁。兒女聞勝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屨數十。

四二二 郭子儀無怨尤

憲發子儀父塚。人以爲魚朝恩使之。子儀見帝，帝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焚縣

，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

四二二 汾陽王子盡奴才

子儀禁：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吾有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乳母之子，非奴才而何！」

四二四 子儀不懼魚朝恩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恐將不利於公！」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敢害我？若其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簡從而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鎮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四二五 郭子儀識大臣體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屬相謂：「宰相不知體！」子儀聞之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有所求，朝廷皆委曲從之。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爲？」聞者皆服。

四二六 郭子儀敬重楊綰

楊綰，性清簡儉素，帝以爲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子儀方晏客，減坐中器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隨從甚盛，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麗，亟毀撤之。

四二七 裴諒敢彈汾陽王

德宗登子鶴之祖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帝以山陵近，禁屠，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諒奏之，或曰：「君獨不爲令公捨乎？」詔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令公勳高望重，帝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令公之不是畏。上以尊天子，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子儀聞而善之。

四二八 子儀屏姬見盧杞

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帝悅之，以爲相。杞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故，子儀曰：「杞貌醜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四二九 郭子儀之豪華

子儀被中得令，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爲朝貴。諸孫數十人，每間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天下以身繫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極奢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四三〇 盧杞忌張鑑

盧杞忌張鑑，直爲帝所慮，欲出之。乃對帝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帝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醜，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帝乃顧張鑑曰：「無以易卿！」乃以鑑爲鳳翔節度使。鑑知爲杞排擠，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

四三一 顏真卿不容於朝

履柅懸顏真卿，欲出之。及李希烈陷汝州，帝問計於柅。柅曰：「賊得儒雅重臣，爲陳利害，可不勞而收其財之。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真其人也。」帝遣真卿宣慰希烈，舉朝失色。真卿獨辱希烈。或請：「稍留；俟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至則導陳禍福，希烈不悟，稱帝號，真卿罵賊死。

四三二 犒賞不豐涇陽兵變

帝以李希烈稱號，發涇原諸道兵救靈武。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詔京北尹王翊輔師。惟租糧空乏，衆怒，蹙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復骨體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環甲鼓譟進京師。百姓疑走，叛兵曰：「不奪汝貨，不稅汝錢！」帝詔裨策使白志貞御之，志貞平日吃空，兵藪市井小兒，藉此無一兵至者。賊斬關而入，帝乃與王妃諸宮出北門。幸奉天。（乾州）

四三三 段秀實奪笏擊賊

初，朱泚坐弟滔反，羈鳳翔節度使留京，帝出走，翰林學士姜金輔叩馬言曰：「朱泚處處，請君從行。」帝曰：「無及矣！」賊獲金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令言與亂兵謀曰：「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何如？」眾曰：「可。」既入宮，明日，泚召令言等及司農段秀實，稱帝，秀實勃然起，持笏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奪殿臣笏擊中泚額，腦血灑地。

說殺之。

四三四 李日月母罵賊兒

將軍高祖捷，破賊將李日月，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帝哭之，結蒲爲首而葬之。此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獨身而葬之。日月亦斃死，其母竟不哭。婦曰：「奚奴！國家何員於汝而反？死晚矣！」後誅賊黨，獨日月母不坐。

四三五 李懷光投鈔券

李懷光廢詔，帥部至奉天，詔：「懷光引軍屯便橋，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素懷憤，白志貞、趙贊等之奸佞。今又數千里勸王師，咫尺不得見天子，意甚愜快！進屯咸陽，累月不進，帝欲親總禁兵幸咸陽，慮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高祖僞遊雲夢，擒韓信之策也！」懷光懼，反謀益堅。詔加懷光太尉，賜鈔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鈔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鈔券；懷光不反，今賜鈔券，是使之反也！」

四三六 孺兒石演芬之義烈

李懷光潛與僞大秦皇帝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演芬胡人，不能有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覓食之，皆曰：「藜藿也！」

四三七 天生李晟爲社稷

初，李懷光反，帝幸梁州，懷光與泚寇有隙，懷光奔河內，李晟遂攻京師，賊衆大潰，泚與姚令首帥衆逃。晟遂克復京師。至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諸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土庶，久隔賊庭，若小有驚擾，非弔民伐罪之福。晟與公等，家室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通家信。」於是公悉安堵，秋毫無犯。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鼎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四三八 懷光父子別忠奸

初，李懷光之解奉天也，帝以其子璠，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遣，璠密言於帝曰：「臣父雖負隅下，願軍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今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帝驚曰：「卿大反愛子，當爲朕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臣父與宗族也。願有不能迴之耳。」帝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說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賊盡死，璠亦自殺。

四三九 李晟功成欲爲僧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逼之。二人遂有隙。及晟功名日盛，吐屬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爲相，亦日短晟，帝意亦徇疑。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曼安，表謝舞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纔亦不許。轉洮與晟善。帝命罷歸旨：使與延賞釋怨，引

耗資巨額築，因靈驗。

如如 韓滂善用

韓滂在云，滂濟關中米糶，帝甚嘉納。其將劉文表、曲環，俱有時譽。滂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曾有故太子福之，視效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晏，竟席未嘗左右。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四四一 陽城一嚇驚人

後。李泌謫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而城自與二弟及春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醉，韓愈士韓愈作諍臣論，以諷之。城亦不厚意。及陸贄為裴延齡請倭臣所短，先題為太子賓客，再貶為忠州別駕，韓愈未幾，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邪，陸贄無罪。」帝大怒，太子為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宮闈，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遂僱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震天下。

四四二 陽城自考政拙

陽城坐與韓愈約言，罷。罷還州補吏。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讚，城自贊其考曰：「德字心勞，惟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詢之，城不復辯。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任之，判官攜妻子行，中道逸去。

四四三 繆宗元汲汲如狂

繆宗立，翰林學士王叔文，與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實於中書，草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譏聚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惘然自得，以爲伊尹管葛復生也。

四四四 杜黃裳不一官相買

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時繆宗新立，以風疾失音，不能決事，宦者李忠言，及牛昭容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黃裳執禮節，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大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而出。

四四五 高崇文不獻美人求媚

憲宗甫立，西川節度使劉闢反。丞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闢帝罷監軍，帝從之。崇文帥五千人攻入成都。斬闢將邢泚，擒闢，餘無所問；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免，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意耶？」乃以配將士無妻者，獨平，羣臣入賀，帝曰黃裳曰：「卿之功也！」

四四六 白居易樂府諷世

本原白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宮禁，帝讀而悅之。召爲翰林學士。

四四七 裴瑄爲相不私故人

裴瑄爲相，憲宗推心委任。瑄亦竭誠輔主。瑄器宇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入自遠謂之。瑄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瑄曰：「公才不稱此職。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四四八 朝廷贖魏徵遺孀

魏徵之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帝乃出庫銀二千緡，贖以歸稠，仍禁質賣。

四四九 李絳主財餘無羨

李絳爲戶部侍郎。帝問曰：「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戶部所掌，皆墮下府庫之物，輸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身左遺輸之右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帝嘉其直，益用之。

四五〇 李絳慨時事

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太平，陛下宜獨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家給人足，兵本無刃，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不可謂安；今法令不能制者，河北五十餘州；加之水旱時作，烽火屢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秋，豈得謂太平，遽爲樂哉？」帝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李絳，眞宰相也！」

四五一 劉禹錫改謫連州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移，執政有憐其才，欲進之者，悉召京師。諫臣不可，帝亦惡之。於是柳宗元貶柳州刺史，劉禹錫得播州。宗元以禹錫老母在堂，請以柳易播。中丞裴度言於帝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帝退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四五二 裴度一入足破二賊

吳元澄反，朝臣裴度武元衡等，力主討伐。元澄求李隨道上表請赦元澄不許。師道遣刺客入京師，刺元衡等之，度亦被傷首不死。或謂：「罷裴度以安吳元澄之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好謀得成，朝廷無綱紀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

四五三 李光顏破美人計

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欲倚賊首項。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索一美女，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大驚將士，相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城遁來，冒白刃，我何忍獨以優色日嫖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贈使者，並殺之。曰：「爲我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死無二矣！」

四五四 李愬蔡州迎裴度

李愬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明日，請裴度入州城，愬具糲糲郊迎，拜於道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悍，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項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以蔡卒爲牙兵，或謀曰：「蔡人反側者何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卽吾人

又何疑焉？」蔡人聞而感泣。

四五五 柳公權以筆諫君

宗以柳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以容。知其以筆諫也。遂以爲翰林侍書學士。

四五六 元稹遺奚落

元稹在江陵，與監軍宣者崔潭峻友善，獻詩百篇，擢知制誥。朝論譏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瓠其上市；紙適至，中書舍人祝儲衡以扇揮頭曰：「適從何來？適集於此？」同僚失色。稹不安，儲衡食氣自若。

四五七 李愬遺牛元翼寶劍

成德兵馬使王庭滂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齋戒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功也。今鎮人不道，輒敢殺之，是輕魏無人也！諸君均田公舊部，宜如何報之？」衆皆垂淚。李愬又遣寶劍玉帶與田公部將深州刺史牛元翼書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此劍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剪王庭滂！」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

四五八 裴度清君側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結納，求爲宰相；而忌裴度功高望重，阻度軍計。時度主計討王庭滂因上表曰：「河朔愚小，禁關患大。今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茲臣抑損之事不少。若茲臣盡

去，則河朔不討自平」。帝感動，卽罷弘開樞密，解樞翰林。

四五九 柳公綽誅舞文吏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過郿縣，有二吏，一犯贖，一犯舞文。衆謂公綽，必殺贖吏。公綽轉曰：「贖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四六〇 韓愈毀佛餘威

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權貴懼之。私相謂曰：「是尙欲噬佛骨，何可犯也！」

四六一 有一裴度且不能用

敬宗立，每當食，歎息：「恨無蕭曹！」翰林學士韋處厚進曰：「今有一裴度，尙不能用；此輩庶所以謂漢文得蕭顏李牧不能用也！」帝見處厚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元稹先後排沮之狀」；乃知度同平章事。

四六二 裴度之識量

裴度再爲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故遺」。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四六三 劉蕡下第

自元和以來，官官權盛，廷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新立，親策制

舉人。黃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擲宿等，見黃策皆欬眼，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卻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震然稱屈。李卻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資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資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患良道窮，網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蓬蒿，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不報。資於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於使府御史。

四六四 去朝中朋黨難

孝宗閱與李德裕，各有朋黨，互相撻援。帝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四六五 薛元賞殺宦立威

京兆尹薛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一神策軍誦事爭辯甚誼。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糾紲回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卽命左右擒出，俟於下馬橋，解衣跪之，其黨訴於宦者中尉仇士良。士良招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因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與元賞飲而罷。

四六六 仇士良請蔭子

內謁者歐仇士良，請以：「開府除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賜覆蔭，何尚有覓？」士良恚慚。

四六七 宦官固寵術

仇士良，畏忌之者衆，武宗亦明察，遂求致仕。其黨送歸鄉。士良教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宜常以賓卿，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異，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譴替，親近儲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四六八 杜慆拒選娼拜相

武宗聞揚州娼女善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棕同選，不從。監軍表其狀。帝曰：「娼婦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棕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杜棕入，相勞之曰：「卿不聽監軍之旨，朕知卿有敬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四六九 實宗欲除宦官

宣宗，以武宗皇太后而登大位，人皆謂有隱德，明察善斷。圖治心切。嘗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語之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可比。」澳曰：「臣聞目搖手曰：『全宋！全宋！』」

四七〇 建太子皇帝成閹人

帝命宰相與休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建太子，則朕爲閹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罷爲宣武節度使。

四七一 鄭祇德責子辭相儲

鄭額，嘗求作相甚切。其父祇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徵求作相，

焉吾必死之日也！」劇憐，辭不拜相。

四七一 魏蕃縛有祖風

魏蕃爲相，帝樂聞其規諫。每得著章疏，必剪管盟手而讀之。蕃每廷對，正言無所避。帝嘗歎曰：「蕃縛有祖風，我心重之！」

四七三 韋澳不貪名位

宣宗欲以韋澳轉戶部，澳面辭，帝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故得之，何以自明？且但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四七四 宣宗不怨優人

教坊使觀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諍諧，被及外事，帝正色斥之曰：「我嘗爾曹止供戲笑，豈得輒預朝政耶？」流之。樂工羅程藝，善琵琶，有寵，殺入繫獄。衆工請曰：「程藝貪陛下，萬死；然臣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帝曰：「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四七五 陳蟠叟請破邊成家

懿宗荒晏不親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竊破邊成家，可贖軍二年！」帝問爲誰？對曰：「路岩親吏！」帝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四七六 民以瓦礫錢踏巖

路岩滯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岩曾謂京兆尹薛諒曰：「臨行頗以瓦礫相賤。」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派人防衛。」岩甚愜。

四七七 浪子李儼作天子

僖宗卽位，年十四，以晉王時，小馬坊使田令孜，爲太尉。政事一委之，呼爲阿父。帝善騎射，劍梨法筭，音律誦傳，無不精妙。尤擅擊球，嘗謂僕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搶舞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爲殿放。」帝笑而已。

四七八 黃巢造反

黃巢，善騎射，喜任使，幼讀書，有大志；舉進士不第，慨於朝綱不振，與王仙芝共貶私鹽，遂聚鹽島反。剽掠州縣，橫行山東。因於重嶺者俄於災荒者，爭附之，數月之間，衆達數十萬人。朝廷莫能禦，卒傾唐室。

四七九 尙讓爲黃巢開路

黃巢陷東京，帝率羣臣幸蜀。巢進關中，入長安，民夾道聚觀。尙讓嘆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居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悉殺之。

四八〇 朱溫歸唐

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遂入官自稱大齊皇帝，三品官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巢將錫山

朱溫，屯東渭橋，溫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藤縣劉崇家，崇數管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飼之。」及李克用帥沙陀助旅勤王，朱溫據同州，華陰反正，黃巢奔走出關。克用收復京師。

四八一 李克用妻善處變

朱溫反正，賜名全忠，以爲宣武節度使。黃巢亂汴，全忠告愈於克用，克用破巢於汴州。全忠晏克用於上源驛，執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克用已醉。澤潞，全忠發兵圍攻，克用爲左右扶走，踰牆突圍出。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告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驍保軍以還。克用至，欲勸兵攻全忠，劉氏曰：「公若擅發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當先斷之朝廷。」克用從之，乃還晉陽。

四八二 弱女子何能拒賊

陸溥獻黃巢首，併其姬於行在，帝御樓受之。宣問姬去曰：「汝等皆動費子女，何爲從賊？」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祚，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費弱女子；置不聊將相於何地乎？」帝皆殺之。

四八三 歇後鄭五作宰相

鄭賢奸諂，多爲歇後語。諷嘲時事。昭宗在藩賞之，以爲有所編，及即位，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賢笑曰：「諸君太誤！使天下更無人，未可重鄭賢。」吏曰：「特出相意。」賢曰

：「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賓客至，擊擗首曰：「啟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許，乃視事。

四八四 宦官囚帝殺諸王

初，宦官韓建劉季述等，奏罷諸王兵，帝不報。建等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皇家殺兒！」建盡殺諸王滋等十一人，以謀反聞。昭宗乃與宰相普淑謀誅宦官。謀泄，劉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亂狀，「請太子監國」，使署名，亂等畏死不敢違。諸宦大呼，入思政殿，逢官人便殺，季述扶帝趨少陽院，以銀搗糞池，數帝罪數十不止，囚之；手鎖其門，鑿鐵網之。穴牆以通飲食。天寒，嬪妃公主無衣食，哭號慟不忽聞。乃矯制立太子裕。

四八五 孫德昭靖難復辟

唐亂密召洛陽朱全忠靖難，全忠即遣親信蔣玄暉如京，與亂謀。但不克急切舉事。亂遂更與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謀之。亂謂德昭曰：「公誠略謀豎，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第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遂收季述等斬之。迎帝復位。賜德昭姓名李嗣昭，使留宿衛。

四八六 朱全忠奪帝回鑾

破王李茂貞，挾帥帝鳳翔。亂流於朱全忠，全忠發五萬人，進圍鳳翔。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何欲理車駕還宮，不與破王角時也。」茂貞曰：帝遂幸全忠營，迎還長安。大誅宦百數百人，止留黃衣幼弱三十人供掃掃。朱全忠罷爵為榮王。亂亂關中，遂有篡奪之志。尋殺崔胤，大權獨握。

四八七 帝后成僇走洛陽

朱全忠挾帝后幸洛陽，全忠令張廷範爲御營使，鎮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廩舍，取材澤潁而下，長安遂墟。帝謂侍臣曰：「鄙語曰：乾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簪襟，左右莫能視。至陝州，留止，全忠來朝，帝延入寤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於卿矣！」

四八八 負國賊柳燦

帝至洛，全忠弑之，立太子祝，爲昭宣帝。柳燦與蔣玄暉等，爲全忠謀禪代，何太后求：「傳觀之後，母子生全！」王殷譖：「玄暉與柳燦，張廷範等，皆在太后處夜晏焚香，誓復唐室」。全忠信之，遂弑太后，斬燦等。豫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燦，死其宜矣！」

四八九 羅紹威自剪毛羽

魏博自田承嗣，甄募鬪勇爲牙兵，父子相繼，歲久驕橫。節度使羅紹威，懼不能制。假朱全忠誅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諸軍怨叛，全忠分軍攻誅之。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四九〇 朱三起盜爲天子

朱全忠稱帝，爲後梁太祖皇帝，更名昝。張文蔚等，升殿，說昝賈已降，帥百官拜稱賀。帝帶

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權戴之力也。」文蔚等慚伏不能對。復與宗族飲博宮中，其兄全昱顯曰：「朱三，本錫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勿滅吾家乎？」帝不悅而罷。

四九一 老宦張承業不忘唐室

初，劉王王建，吳王綽知諱，屢以書勸晉王李存勗稱帝，晉王誓復唐室，不爲動。用少嶼船主兵，馮道主政，晉大治。晉主器，魏州僧得傳國聖獸之，於兵將佐濟鎮勳不已。唐特遣宦者監軍張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唐，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撻拾財賦，誓滅逆，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尙存，而王遽登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求唐後而立之，然後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豈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之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惑何？」承業知不可止，日夕痛哭，邑邑卒。

四九二 王彥遷不降後唐

李存勗稱帝，是爲後唐莊宗。李嗣源、郭崇韜，大舉伐梁，破之。魏梁大將王彥遷，唐主愛其勇，欲以之。彥章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今受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唐主殺之。

四九三 梁末帝殉國

梁主友翼（在位十三位），聞王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涕泣不知所爲。謂曰：「理應使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應降首，吾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弒梁主，亦自殺。

四九四 唐莊宗寵優人

唐主幼養晉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共戲於庭。以悅劉皇后。彼優名李天下。晉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磨連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尙誰呼邪？」唐主悅。時優人皆封官爵有景進者，程采聞開細事以聞，唐主遂委以耳目。由是施其伎倆，納助讒惡，干預政事。羣臣憤嫉而莫敢言。

四九五 赦縣令優伶有可兒

唐王警政，中牟，踐民稼，縣令叩馬諫曰：「陛下爲民父，奈何毀其所食？令轉躬溝壑乎？」王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

四九六 後唐伶人作刺史

初晉胡柳之校，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唐主每照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泣曰：「臣所以得生，皆梁徵坊使陳俊，內圍使獨德源二人營救之力。願以二州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天下者，皆英雄尚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夫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是以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請，唐主顧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再憐見此三人；公言雖忠，然當爲我不行踰年。」

屈意行之」！遂以陝後，個德源爲刺史。問者莫不憤歎！

四九七 李嗣源討逆回師

郭崇霸攻破蜀王衍，衍降。劉后自爲教典，令李繼岌殺崇霸，及其二子紅海廷信。於是，各處將士均不安於軍。鄴都兵告亂，李繼岌遣使趙在禮爲帥。唐王遣歸德節度使李紹榮招諭不從；乃命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討之。而嗣源樂馬直軍士張破敗，鼓衆大譟焚營，挾嗣源入城，與將趙在禮，帥諸校拜嗣源，請嗣源：「希河北」！泣謝曰：「將士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出城收撫散兵，共謀大事」，遂奔相州。馮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解成軍。紹榮已先以嗣源反狀告唐主，嗣源上章自陳，一日數輩，皆爲招集所遇。嗣源懼，其將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耶？大梁，天下之要會，願以三百騎爲公取之，公宜引大軍而進，始可自全」！嗣源乃引兵向大梁。紹榮請唐主幸關東招撫，唐主即發洛陽。石敬瑭先入城，唐主聞嗣源已圍大梁，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旋師。

四九八 伶焚樂器殉莊宗

唐主至汜水，伶人從馬直遣揮使郭從謙作亂，唐主中矢遂殂。宦坊人善真，殮臨下，樂器覆其屍而焚之。嗣源聞之，涕泣入洛陽，監國，殺劉后諸王及伶官殆盡。

四九九 馮道勸憫農

明宗一日從容謂宰相馮道曰：「今歲豐收，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饑饉；歲

豐則傷于腹賤，凶豐皆病，惟農家爲然。巨龜遺士彘夷中詩云：二月食新絲，五月糴新穀，豐得眼轉瘦，却却心顛肉。唐王命錄詩，常國語之。

五〇〇 明宗顧天早生聖人

明宗性不猜忌，登極之年，已踰六十七。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顧天學生殺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粗教小康。

五〇一 馮道優爲勸進表

閔帝從厚立，瑋王從筠舉兵至長安，唐主命康龜誠爲招討使拒之，龜誠降瑋王。唐主發殿，發出奔。從珂將至，唐相馮道謂中書舍人盧遵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遵曰：「鬻主人朝，百官奉迎可也；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耶？」道曰：「凡事從實」。李道問：「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

五〇二 石敬瑭反唐事契丹

唐主從何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鬥事明宗，然素不相悅。唐主千秋節習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潯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欲與石郎反耶？」敬瑭之爲河東節度使時，唐主曾面許：「終身不詔代」。及是，敬瑭欲督其意進表自稱：「嘉揆，乞解兵柄，移他鎮」。唐主即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表請，唐主乃養子不讓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怒裂表置張敬達等討之。石敬瑭求救於契丹許：「以父禮重之，事成以燕雲十六州酬之」。契丹德允，將兵救敬唐，唐兵大敗，

主次被州，心憚北行，日夕酣飲悲歎，羣臣勸北上，則曰：「卿輩勿首石郎，使我心腹墜地！」

五〇二 馮道不忠晉主顯命

晉主石敬瑭一日問宰相馮道以軍謀，道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謀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疾篤，召馮道受遺命，令宦官抱幼子重睿懷中，托孤寄命。及晉主殂，道與羣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晉主兄子齊王重貴即位。

五〇四 劉知遠不赴晉難

晉主與桑維翰謀拒契丹，契丹伐晉，殺維翰，徙晉主重貴於黃龍府。先是，劉知遠密通契丹；不奉晉主詔。至是契丹令其弟帝知，遠遂在晉稱帝，國號漢。以馮道爲相，郭威爲將，相讓道爲契丹括軍錢帛者，悉罷之。

五〇五 李后搜宮勞軍

知遠稱帝，議括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民，而先奪其生民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溺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五〇六 殺大臣郭威弒主

郭威自尉平河中永興，鳳翔三鎮後，漢主承佑，以郭威爲鄴都留守，編密如故。時楊邠總機政，

飛威主征伐，史弘堅與宿衛，王章掌財賦，馮道爲太師，庶政粗安。顧漢玉旂爲大臣所制，於是嬖倖宿邊用事，從而間之。漢主遂謀殺楊邠，史弘堅，王章等，更遣使至鄴殺威。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魏；自將大軍趨大梁，漢主爲亂軍執之。威自魏奔歸私第。馮道帥百官謁見，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威還鄴，馮道奉太后令，赴徐州而立劉贊。

五〇七 郭威黃旗加身

郭威至澶州將發，將士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不可再立劉氏主！」威裂黃旗，以被威體，與扶抱之，呼萬歲！因擁威還大梁。時贊至宋州，知遠遣郭崇威將七百騎拒之，太后詰廢贊爲湘陰公，以威降國。馮道還，請上表勸進。威稱帝國號周。漢宗室劉崇起兵於晉陽，爲北漢王。

五〇八 郭威賞識范質

初，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爲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以范質同平章事。其儀注，莫不許令，倉庫之中，討論始定，皆得其宜。王峻、李穀，亦同參政事。三人同心協力，共佐新命。馮道仍以太師處之。

五〇九 周太祖紙衣瓦棺

初，周主見漢宮，珍寶玉玩，命毀之，遂罷四方進貢。及疾，以晉王榮聽政，謂曰：「昔吾西征，見四、八陵無不發掘者，無他，惟多鎔金玉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殮以瓦棺，速營葬。塋中無用石，以燬代之，刻石陵前曰：『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

五一〇 趙匡胤救主破漢王

周主榮立，北漢王劉崇以契丹兵擊周，周主自將與漢軍戰於高平。周將樊愛能、何徽等大潰，千餘人降漢。周主自冒矢石轉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王位若此，吾屬何不奮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北漢兵大敗。周主責樊愛能何徽曰：「汝輩非不能戰，望風奔遁者，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

五一二 趙匡胤結識趙普

周遣趙匡胤伐南唐敗之，克滁州。周遣翰林學士贊儀，籍敗滁州帑藏，匡胤使親吏取篋中絹，儀曰：「公初克城，雖傾藏取之，無害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時范質爽以趙普爲滁州尉官。匡胤與語，質之。獲盜百餘人，皆應死；質請先訊，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許之！

五一三 趙匡胤斫笠督戰

南唐遣使許周：以壽，滁，泗，光，海六州；求罷兵。周主不許。遣趙匡胤督軍大破之。於是唐之精卒殆盡。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紫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易爲敵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是戰也，戰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隨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驗等：有劍痕者，數十人，斬之。由是都兵莫敢不盡死。

五一三 柴榮不認生父

周主生父柴守禮，以光祿卿爵祿，頗從洛陽，與當時將相王溥、韓令坤，謀翕翕，恃勢恣橫，恣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周主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未嘗至大業。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

五一四 點檢脩天子

周恭帝立，北漢會契丹入寇。周濟殿前詔檢拾使趙匡胤之。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與趙匡胤、趙普等謀：「立點檢，爲天子」。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旆。匡胤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大膽，生上，我北面事之；公卿皆我比肩，不得驚犯；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重賞，違不貸汝！」皆應曰：「諾！」應陣入汴，匡胤自退公署，令甲士歸營。時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護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之，破其門，殺韓通及妻子俱死。將士擁衛，王溥等至，匡胤泣曰：「吾受世宗厚，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溥等不知所爲，溥乃下階拜。遂率軍亂入宮，行。

山陰士陳搏，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五一五 杜太后處泰恩危

宋主尊母杜氏爲皇太后，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敗，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五一六 趙匡胤馬上負石

周昭顯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將衛融討宋，宋主御駕親征，攻澤州。山險路峻，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石守信、王全斌，分道進攻克之。筠赴火死。

五一七 衛融之忠勇

城破，衛融就刃，融曰：「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宋主怒，以鐵錘擊其首，流血被面。融曰：「臣得死所矣！」宋主竊思，以爲太府卿。

五一八 宋太祖以禮示天下

帝以禮備爲翰林學士，嘗召草制，不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解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垂裳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帝然容謝之，自是對羣臣，未嘗不冠帶。

五一九 周世宗殺方面大耳

帝好微行，或以：「人心未安，萬一虞」爲諫。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爲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其終日侍側，亦卒不能害。若應爲天子，誰圖

之？有大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五二〇 杜太后遺囑

太后深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弟義，義傳光美，光美傳汝子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唯唯！」后顧令趙普記之，爲約誓書。

五二一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一日晚朝，帝與石守信等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守信等：「一謂其故？」帝曰：「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曰：「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殿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安之道！」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便擇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共約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肯肉也。」明日皆「稱疾」罷兵。

五二二 宋太祖責漢超訟家

漢超任關南兵馬監。民有訟其：「強娶其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

趙何人？」對曰：「晨宮爾」。又問：「漢超未到關函時，契丹何如？」對曰：「晨苦健難」。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之」。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函，汝家能保其財貨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併所貨！朕姑寬汝，勿復爲也。不足用，何不告朕耶？」漢超感泣，政理益修。

五二三 趙普之剛復

趙普爲相，帝時幸其宅，呼其妻爲嫂。普嘗罵其人，帝不許。明日，復奏。又不許。明日，又奏之，帝怒，裂帛礮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復奏如初，帝悟，卒用其人。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帝曰：「若限埃少可謂天子宰相，何人皆物色之矣！」曰是不敢言。

五二四 孟昶何能死體稷

初，帝遣大將王全斌、曹彬伐蜀，蜀主孟昶降。至汴，封爲秦國公，賜第宅。昶尋卒；其母李氏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吐瀉，食生於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汝既死，我何生爲？」母絕食死。帝嘗見趙「寶器酒器」，立命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侈樂如此，安得不亡？」

五二五 曹彬有大將風

征蜀還師，王全斌敗部無策兵變，帝念其前功，貶之。曹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所部秋毫無犯。於是，賞彬獨優。彬曰：「諸將皆獲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護功，又不矜伐，安得不亡？」

趙鞅之常典，可無過」。時陳連使沈纘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歸篋中惟數卷。帝問彬以：「入蜀官吏善否？」彬以纘倫奏，即以爲樞密副使。

五二六 南蠻君臣之降

初，竇遣潘美伐南漢王銀鑲，克廣州。鑲降，右宦者百餘人，盛服謁美，美曰：「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鑲在汴，帝晏之以酒，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寇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乞憐旦夕之命！」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耶！」命取銀杯自飲之，銀大衛謝。

五二七 吳越饋趙普瓜子金

趙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帝嘗幸其第，會吳越王錢俶使致書於普，及珍物十瓶置廡下。帝顧問：「何物？」普以：「海物」對。帝曰：「海物最佳！」命啓之，皆瓜子金。普惶恐謝曰：「臣未敢嘗，實不知其爲金也！」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爾」。帝漸視普驍疏，尋罷相。

五二八 李煜降爵違命侯

曹彬奉詔，伐南唐後主李煜，金陵被圍。後主遣徐鉉乞緩師，煜謂帝曰：「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乎？」鉉不能對。踰日復來，反覆辨論不已，帝怒曰：「不須多言！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彬攻克金陵，李煜一門降，賜其爵違命侯。

五二九 皇后與晉王政治對話

太祖嘗謂羣臣曰：「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及疾大漸，宋皇后，遣宦者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光義入，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晉王泣曰：「某保富貴，無憂也！」

五三九 姚坦血山諫益王

益王元傑，嘗作假山，衆皆褒美，翔晉姚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王問故，坦曰：「州縣督稅，鞭笞毒楚，父子兄弟，血流滿身。此假山爲民膏所積，非血山而何？」時帝亦駕假山，聞言，命亟毀之。

五三二 李昉呂蒙正之雅量

初，盧多遜屢譴李昉，人或告之，昉曰：「多遜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詰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毀卿不值一錢」！昉默然。由此帝益重昉，遂以昉爲相。呂蒙正初入朝，嘗參知政事，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時人服其雅量。

五三一 寇準彈大史

寇準嘗奏事，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寇準，朕之魏徵也」。及早退，帝召羣臣問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大旱之證，蓋刑有未平也」。帝問以故。準

請：「召三府至而言之。」三府至，帝曰：「曠者祖吉玉淮，侮法受賂，吉賸少乃伏法，准以參政。沔之弟，盜至守財至千萬，止杖之。又徼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帝以準爲樞密副使。

五三三 錢若水論政治人格

帝謂侍臣曰：「士之學優而仕，紆朱拖紫，足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錢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高遠易其操，其或以爵祿榮過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善之，以若水爲翰林學士。

五三四 呂蒙正爲事擇人

帝欲遣使朔方，難得人選。呂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上。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臣不敢以媚道事君，臣隨人主意。」下因稱其人可使，餘多不及。同列竦息不敢動。帝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卒用其人，果稱職。

五三五 呂端大事不糊塗

帝欲相呂端，成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以端同平章事。

五三六 呂端破廢立謀

立帝長子楚王旦。宰相呂端聞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吏密啟：「太子入侍」，及帝崩，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給頌恩，使入侍，鎖閉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願也，今如之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遽有異議」。太后默然，乃奉太子卽位。

五三七 李沆對使焚帝詔

李沆嘗侍側，太宗目送之，謂大臣曰：「李沆風度嶷嶷，真貴人也！」真宗立，拜相。舉朝慶爲得人。一夕，帝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入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臣沆以爲不可」。其事遂寢。帝嘗問沆：「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公言之。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萬惡之！」

五三八 寇準彙道疾邪

真宗將相士安，問：「誰可與卿同業者？」對曰：「寇準善斷大事，臣所不及也」。帝曰：「聞其人，好剛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彙道疾邪；故小區流俗所喜，今休民禦侮，若準者，正實用也」。帝曰：「準！當籍鞠符，與之」。

五三九 幸澶州寇準有成竹

契丹寇瀋陽，寇準痛陳利害，力排衆議。奉帝渡河進澶州，諸軍望見御蓋，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臣而，契丹致千澶城下。諸士卒迎擊，斬獲大牛，乃引去。帝遣行營，留準居北城，使

人親準何爲，準方與知劄詰，楊億飲博，歌讀歡呼。帝嘗曰：「迥如是，吾復何憂！」契丹卒請盟而退。

五四〇 王欽若孤注譏寇準

自澶淵還，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筵坐，帝目送之。欽若曰：「陛下敬準，謂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陛下之盟，春秋稱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尊，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頗準寢衰。

五四一 寇準執北門鎖鑰

準從東封還，改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五四二 王旦能容寇準

初，準數窺旦於帝前，而且專稱準。帝曰：「卿雖稱準美，準專攻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益賢旦。及準罷相，旦人語曰：「求爲使相。」旦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愛私調！」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執款弗受。

五四三 王旦獨知寇準

王旦以疾，力求避位，許之。帝問旦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褻，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五四四 范淹伸不爲知己羞

仁宗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宮中。范淹以祕閣校理，上疏切諫曰：「奉親子內，自有家人禮，今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取法後世也。」疏入不報，聞者大懼。晏殊急召淹請以：「狂率毀名，且將累已之愆。」淹正色抗言曰：「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處，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謝之。」

五四五 呂夷簡諫宸妃喪禮

真宗宸妃李氏，實生仁宗，則太后取爲己子，李氏默處先朝嬪妃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春秋長，不自知其爲李氏用也。至是，李氏薨，太后欲以官人禮葬之。呂夷簡奏：「禮宜養厚！」太后遽引帝起，有疾，后獨於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簡夷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用后妃

體。無何，宗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非命。」帝親臨異日，下詔自責，幸洪福際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棺，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禮，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太后劉氏如厚。

五四六 范仲淹言事起政潮

知開封府范仲淹以宰相呂夷簡，用人不次有私黨公。彈之。夷簡怒，奏貶仲淹余靖，尹洙，爲仲淹辯訴，亦遭貶職；歐陽修貶書司諫，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何面目見十大夫？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修書，修亦貶之。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紀之。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餞之，或以諂之，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所黨，幸矣！」

五四七 富弼國而忘家

富弼受命使契丹，開一女卒，再往開一男生，皆不願；得哀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帝以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奏曰：「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收臣剩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豈不嚴。」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五四八 范仲淹怕聽一路哭

呂夷簡罷相，以范仲淹參知政事。仲淹嘗置監司，取班簿，視其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容易，恐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斥，以才德兼者爲之。

五四九 文彥博嘗死汰兵

文彥博爲相，立主義汰士卒，帝以爲疑，彥博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慮，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汰陝西及河北諸路惡民爲兵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

五五〇 范仲淹入相出將

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多年，及夷簡罷，召還爲相，與富弼同心輔政，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然規模闊大，記者籍籍，及決察西山，多所劾舉，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勸之法密，僦倖者不便，由是毀毀稍行。及夏竦誣弼有伊霍謀，俄語上聞，弼與仲淹懼，竦契丹伐夏，仲淹請行邊，遂以爲河東宣撫使。

五五一 杜衍爲相息事寧人

杜衍爲相，務尚政息事。每有內降，察不可者，積十餘詔，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乎？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其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五五二 王拱辰排盡名流

范仲淹富弼先後罷相，遂遂，爲宣撫使；仲淹臨杜衍代相。衍好蘇舜欽，及集賢校理王益柔，均爲仲淹引荐。二人議論慷慨，能文章，益柔嘗於某遊樂會中，戲作傲歌，爲御史中丞王拱辰所聞，乃誣言官舉劾其事，同席被劾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舜欽等既得罪，衍、弼、仲淹等不安，求去，並

羅三人，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名流矣！」

五五三 歐陽修仗義執言

副樞密韓琦，以柱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上欲辨琦，不報。琦請外，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乃上疏言曰：「天下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詞不遠。欲廣賢良，則必爲朋黨。動搖於大臣，則詎以專權。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羣邪益忌，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

五五四 仁宗禁獻瑞物

知無爲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不之異，曷足尚哉！」免孝標，而戒州郡勿復獻。

五五五 唐介彈文彥博

文彥博爲首相，時張賢妃，寵冠中宮。其伯父張筠佐，適除宣徽使。侍御史唐介力爭之。帝曰：「且除中書也！」介遂彈彥博謂：「通官掖，得執政，今顯用筠佐，益固位。」帝怒，以其奏不視，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理；至以彥博伯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繼彥博知許州。由是唐介直聲動天下。

五五六 墨玉相公乃復起耶

王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見而訝之，語譯者曰：「墨玉相公

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五五七 鐵面御史趙抃

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劾不避權貴，京中目爲鐵面御史。林言：「近日正色立朝，不能謂其權貴，傷之者繁耳。」帝嘉納之，悉令召還。

五五八 張昇說仁宗孤立

張昇爲御史，孤介高風，帝曰：「昇孤立。」昇對曰：「臣以今日與陛下謀國者少，陛下乃孤立耳。」

五五九 王安石未遇時

王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河南判官，秩滿例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文彥博爲相，容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而安石屢辭，朝廷每欲畀以美官，亦患其不就，士大夫亦恨不識面，人多想望。及赴制度支，莫不喜悅！

五六〇 狄青見知於韓琦

初，尹洙與狄青談兵，善之。洙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耳耳。」青由是折節說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隨韓范征戰多功勳，知延州，帝以爲樞密副使。尋帥師兩征儂智高，於邕州，大理，大破之。

五六一 文富拜相朝野相慶

人物春秋

帝嘗卜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官矣不知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遂以富弼與參傳同選相位。詔曰：「百官並郊迎之。」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如推之以至誠。」及實制，王大夫相段於朝，帝令小黃門問之，語歐陽修曰：「吉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

五六二 狄青不敢附梁公

狄青爲樞密使，有以梁仁傑畫像及骨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五六三 包拯似閻羅

包拯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懼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五六四 歐陽修變文體

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歐陽修心慕韓愈之爲文；及知貢舉，痛抑新體文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發喚于馬首。然文體自是少變。修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五六五 王珪真學士

韓琦爲首相，奏請建儲，仁宗選宗室繼王之子宗質，更名曙，召入宮中，知宗正寺。年餘，曙顯父喪告終。琦首於帝曰：「宗正之命初此，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曙至中

書召翰林學士王廷直詣，廷曰：「此大事，非而受旨不可。」明日齎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廷再拜賀！始退草制。歐陽修聞之歎曰：「王廷直學士也！」

五六六 韓琦逼太后還政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與英宗。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自后求去。旨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琦曰：「時代如馬脫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脫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退去；琦厲聲命：「我僕司；撤簾！」旋戰落，猶於屏後見太后衣也。

五六七 王安石掩面笑張戢

神宗。厲行新法，中外多非之。帝令程顥詣中書，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侍之。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學氣以聽之！」王安石愧屈。顥以言不行乞罷，許之。御史張戢亦論新法，詣中書爭之，安石尋眉掩面而笑，戢曰：「戰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多矣！」亦罷，臺諫一空！

五六八 司馬光苟全素履

翰林學士司馬光求去，帝曰：「王安石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皆共意如蘇軾張耒，皆戲其素履，中以他法；臣不敢罷制，但欲苟全素履。」乃以端明殿學士，判永興軍。

五六九 范鎮未老致仕

翰林學士范鎮上論極言苛苛法法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實，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憂民

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孰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前，乃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

五七〇 呂誨以疾除政

右諫議大夫呂誨，乞致仕，上疏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頃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艱步行，非祇懼陷厥之若，又將慮心腹之變也。」竊以身疾喻當時朝政耳。

五七一 王安石有莽兒

王安石子雋，文敏自矜，爲紫政殿說書，一日，安石與程顥語，雋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新法爲人所迫，故與程君議之。」雋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

五七二 張狂小人唐垆之貶

唐垆嘗上言：「晉舊法不行，宜斬大臣如韓琦者數人。」安石驚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政殿說書。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恐背已立名，以本官知諫院。垆果怒安石抑已。乃於百官起居日，叩墮詩對，遂召升殿，垆御爲前，指笏展論。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幽聽劄子！」安石逼過，垆訶曰：「陛下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付布衣裏擅權；文彥博知而不敢言，王堯曲事安石，無異衛僕。且讀且拜，堯俯首先降。帝屢止之，垆傲自若，設已下殿再拜而退，舉朝失色，閤門絀其履，出朝儀，貶潮州司馬。

五七三 張載學究天人

張載自撰文閣校書歸里，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思之。或一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知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褻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後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世稱橫渠先生。著西銘，正蒙行於世；與程顥、周敦頤、邵雍同時，當時理學宗之。

五七四 王安石之叛徒

初，王安石之擢呂惠卿爲樞政殿說書也，司馬光諫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訟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又貽安石書曰：「諸諫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顯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及安石二次罷相居江寧，子雱復疽發背死，惠懷良苦。惠卿爲相，數告安石罪：「有無令上知」，及「勿令衆年知之」語。雱年蓋信當時右相馮京云。參知政事蔡確，亦以安石薦由小吏而大臣。安石政敗，確卽請安石嘗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饋以賈直，聞者鄙之。其餘蒲宗孟，張商英，陳升之輩，亦均隨安石之上卜聞視聽，再變矣。

五七五 蒲宗孟何毀司馬光

帝嘗語卿臣，有「無人才」之歎！尙書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詳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須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頓首無以爲容。

五七六 文彥博主耆英會

文彥博以老求去，帝特許以太師致仕。賜晏瓊林苑。御詩爲之祖道。彥博居洛陽，富強等，用白居易山九老會故事，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時遊名園古刹。耆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於覺僧舍，謂之耆英會。司馬光年最少，未六十，時探賈治道，經居洛，亦居之。

五七七 遼人敬重司馬光

哲宗朝，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疾篤，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疾愈，詔令子康扶，三日一入對。遼人敬其遜吏曰：「中國已相司馬矣！勿輕生事！」

五七八 蘇東坡之恩遇

蘇軾行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嘗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今居何官？」對曰：「得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遷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感涕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盞燭，深歸院。

五七九 蘇軾之不羈

軾在翰林，願以舊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入，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五八〇 鄧洵武愛莫助圖

徽宗立，起居郎鄧洵武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韓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忠彥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於是帝遂相蔡京，而以洵武爲館事中兼侍讀。

五八一 東坡之潞公贊

哲宗以文彥博元老重臣，再起爲相。時年近九十。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貌雖老，雖精神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五八二 高皇后女中堯舜

仁宗皇后高氏不豫，宰相呂大防，范純仁等間疾。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在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實深知。」又曰：「老身身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賜社飯！」因曰：「同年社飯時，恩養老身也！」尋崩。太后認政，召用故老名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五八三 常安民痛彈蔡京

人物叢書

監察御史常安民，上章彈劾相蔡京之姦惡，有云：「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時京勾結宦者童貫，裴彥芳爲援，而章惇，張商英，周秩等，復從而和之。於是安民彈章又謂：「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證爲文正，近乃乞斷棺槨，墜下蔡京之言，果出於公論乎？」不報。章惇怒，貶安民監蘇州酒稅。

二五八四 鄒浩不負知音人

哲宗立賢妃劉氏爲后，右正言鄒浩諫曰：「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廢孟后，不當立」。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編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謂人曰：「鄒憲完不替，可以絕交矣！」浩旣得罪，畫迎詣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隲默官京師，遇憲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二五八五 蔡京立姦爲碑

蔡京自書姦黨碑，頒於郡縣，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彼命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末，恐得罪後世也！」聞者愧之。

二五八六 蔡京與花石綱

初，蘇州人朱冲及子勉，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於軍實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譏勉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號花石綱，尉應泰屬於蘇州，以勉主之。指取內帑如護軍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岩剔竅，一石一木，稍堪寓目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表封鎖；及發行，必撤屋扶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勳隨相銜於道，需工舵師，倚勢食橫，道路以目。淮南佳盜，宋江以起。

五八七 陳禾彈劾碎帝衣

蔡京黨實，橫橫政亂，右正言陳禾上疏劾之。論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其等前訴：「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遂廢禾。

五八八 蔡京粉飾太平

蔡京更欲以宮室譽帝，命童貫等五人營延福宮。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東西配大內，南北稍短。其間設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設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隨尾勦以數千，嘉花名木，怪石岩壑，宛若天成。旁有村居野店，酒肆青帘，相映如畫，每於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門以北，夜弛其禁，縱博羣飲，至七元燈節，尤禁歡動天壤。

五八九 帝冊爲教主道君

帝以神道自迷，妄設天神下降與語，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廣置天下道錄院。因諷道錄

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得帝君，禍中漸被金狄之禍，遂懸上帝顯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即可上表章，册除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羣臣上表册之。京師道院，其徒塗衣玉食者，二萬人。

五九〇 東坡何有太尉子

帝寵宦童梁鴻成，即以太尉。詔書多出其手。做帝書，入莫能辨。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蘇文；即成訴於帝曰：「先君何罪」？於是。三詔文稍出。多致畫畫卷軸於外舍，招致四方俊秀各士，往往遺其點污，輒加汲引擢官。王殿以父事之，蔡京父子，並阿附焉。都人目爲隱相。

五九一 童貫兩副行頭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童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閣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

五九二 蔡京舉家惑帝

帝時乘輿巾小輩，輒幸蔡京第，命坐停閣，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朝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紀實也。

五九三 聯金攻遼之失策

朝廷與金人約：奉攻遼，以復燕雲。命童貫爲撫軍使，以蔡攸爲之，領軍十五萬擊遼，敗績退燒州；詔班師。故騎侍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童貫等惡之除昭名。金敗遼許歸其

中諸地，帝遣童貞，往受地，而金人南下，臨朔代二州。童貞逃歸，金圍太原，復陷之，舉朝始悔失策。

五九四 金兵從容渡河

梁方平之師潰敗，金幹鏹不遂陷相潞二州。河南守橋軍，望見金人旌旗繞橋而過，金人取小舟以渡，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金人笑曰：「南朝所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

五九五 歐陽珣死而來

欽宗還自金營，士庶及大學士寤諷，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歐陽珣上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竟以珣為割地使。割深州與金。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

五九六 南朝惟李若水一人

金人劫上皇，及帝與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至其軍，逼上皇易服，吏部侍郎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為狗彘！」金人曳若水擊之；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願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若水寧有二主哉？」罵不絕口，至以刃裂頰斷舌而死。金人語曰：「遼亡，死節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監察御史張所，於疏廉中，以婚書得圍募河北兵，民得嘗，喜曰：「天子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摩募者十七萬人，墜振河北。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朝。所上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不可以專金。請帝亟遣京城，其利有五：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帝意頗動，以黃潛晉之讒，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六〇二 李綱一言貶偏官

黃潛晉力贊國慶邦異，李綱上言曰：「使邊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曰：「臣不可與邦昌同朝，當以笏擊之！」帝乃貶邦昌併受僞命臣僚王時雍，吳玠，莫壽，李願等。

六〇三 宗澤拔岳飛於刑隸

宗澤爲東京留守，乘輿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良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人馬授飛，使立功贖罪。飛發大敗金人。升爲統制。澤謂之曰：「爾習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六〇四 上皇袞帛寄紹

關門宜贊舍人曹勛，來自金軍，捧上皇御衣絹半臂，親書之手詔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第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罕爲

監察御史張所，於靖康中，以婚書得聞募河北兵，民得嘗，喜曰：「天子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摩蕩者十七萬人，蹙振河北。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陔戍還朝。所上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不可不募益。請帝亟遣京師，其利有五：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御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塗防五也」。帝意頗動，以黃潛晉之讒，罷所官劄，安置汀州。

六〇二 李綱一言貶偏官

黃潛晉力贊國變，李綱上言曰：「使通路詣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曰：「臣不可與邦昌同朝，當以防擊之！」。帝乃貶邦昌，併受僞命臣僚王時雍，吳玠，莫儔，李觀等。

六〇三 宗澤拔岳飛於刑獄

宗澤爲東京留守，乘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良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人馬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升爲統制。澤謂之曰：「爾嘗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他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六〇四 上皇裂帛寄紹

關門宜贊魯人曹勛，來自金軍，捧上皇御衣絹半臂，親書之手詔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第有請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世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罕爲

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見相見也。」帝泣以示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望東境，奉上皇出海遺歸；黃潛善等疑之，出助於外。

六〇五 黃潛善殺陳柬

黃潛善力排李綱，罷綱相爲提舉洞霄宮。太學生陳東上書：「乞留李綱，而罷黃潛善，在伯彥。」又上疏：「辭帝親赴以還二聖」。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徹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書下潛善所。府尹召陳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置處家，字畫如平時，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恐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爲，安敢相逼。」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徹同斬於市。市民爲之流涕。

六〇六 宗澤憂國而死

宗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均爲黃潛善注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澤鬚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滅敵，我死無恨。」諸將流涕同；「敢不盡力！」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逝。年七十。

六〇七 金人亦知尊孔子

衍聖公孔端友，避難南下。金兵有欲毀孔子墓者，精澤喝問曰：「孔子何人？」通事曰：「古之大人也。」！ 沒喝曰：「大人人寔安可毀！」遂斬其士。

六〇八 韓世忠黃天蕩破敵

金人南下，建康陷。韓世忠與將岳飛，拒敵於金山。世忠妻梁紅玉，擊鼓助戰，大破金軍於黃天蕩，斬兀朮婿金龍大王。兀朮窮迫，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官，復我疆土，則可相全。」兀朮請塞。見海舟乘風使速，往來如飛，歎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後用漢奸王某計，以火箭攻世忠，世忠敗。然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六〇九 秦檜爲金人放歸朝

帝幸臨安，秦檜與妻王氏自敵軍來時云：「殺金人監已者，奪舟爾來。」朝士多疑之，帝命見宰執，檢官：「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帝問之曰：「如族北人，將安歸？」惟檜與李回、譚宗尹等，二人力荐世忠。檜入對，與語，悅之，曰：「朕得一佳士，喜而不寐。」遂拜禮部尙書。

六一〇 張浚枉殺曲端

張浚連年在關中，與敵拮抗，惟曲端與玠諸將是賴。玠頗忌端功，端位在玠上。時端爲殿前威武將軍，玠遂詭端反狀，曾有詩云：「小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謂其預乘輿。浚乃下端獄，殺之。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悼。軍士懷恨，有叛去者。

六一一 秦檜謀相位有術

秦檜欲得相位，因錫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之，即拜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事。

六二二 黃庭堅戒石銘

詔額：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市縣，令刻石。文曰：「竊傳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六二三 秦檜樹黨排忠良

秦知政事對大中與趙鼎均不主和議，秦繪忌之；陰譖振爲侍御。振入臺，卽劾大中謂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事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實自爲去就矣。」

六一四 岳飛力主規復中原

僞大齊劉豫兵敗歸，岳飛遣間婦得：「與豫約同誅兀朮」；金人得之，毀廢豫。立行臺尚書省於汴。韓世忠岳飛等入進章上書：「請乘廢豫之際，搃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此機不可失，請乘師北伐。」均爲寔論所抑，不報。

六一五 秦檜恐主請和

初，王倫歸自會，報梓宮及母后消息，高宗，復爲秦檜，蒙蔽，益有屈已求和意。曰：「但使母后生還，梓宮歸葬，敵強盟，吾無憾。」趙鼎知帝意不可挽，求去。繪遂獨密入見，獨留身奏事者三日，帝和議已堅，遂讀草國書。直學士曾開詣都堂問：「計果安出？」繪曰：「臣意已定，尙何言？」入殿自講罷，繪以遺高宗之曰：「公自取大名而去；如繪，但知濟國事耳。」

六一六 胡銓奔處小朝廷

謂：「我臣和命，得失」。從官吳玠復等，極言不可和。編修官胡銓，抗疏言和議之非，謂：「和議之說，出自金人；而授意於秦檜，孫近，王倫三人。請斬三姦之頭，卒之鉤頭，稽留胡使，與問罪之師，則三姦不戢而氣自信；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甯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實上貶之。宜興進士吳師古，刻行其疏，金人募其書千金。

六一七 晏敦復畫桂之性

既與金國通和，大敵。吏部尚書晏敦復，仍力排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且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吾畫畫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畫」；檜不能屈，罷知衢州。

六一八 劉錡澗口敗兀朮

金人敗盟，得陷河南陝西州郡。太尉劉錡大敗金兵於澗口。先是，錡敗敵於順昌，敵屍積盈野，退守老梁灣。兀朮在沐陽之，即索賊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狄剛約戰。兀朮怒曰：「吾力竭汝賊，直用靴尖踢倒耳」。剛曰：「非但踏賊，吾太尉料太子：慮不敢濟河。固獻淨橋五所，請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澗河，敵由之而濟。錡遣人毒上流及草中。時大聲，敵遠來，人馬餓渴，食水草者輒倒斃。錡士氣閑暇，軍皆休番，按兵不動。至於未申，敵方疲氣索，乃出接戰。戒士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兀朮牙兵擊斃俘圍，鎗騎號拐子馬，皆爲錡兵痛殺，敵大敗。兀朮拔營退沐。兀朮平

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

六一九 岳飛進迫朱仙鎮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自以輕騎駐鄆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衝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大破之。兀朮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合師十二萬攻潁昌，又敗。飛軍追之，至朱仙鎮；汴城在望。時飛已遣梁興，會太行忠義，兩河強傑，敗金人於垣曲沁水，復懷州。金人大恐！金將王領，程慶等，皆率衆降。飛誓師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

六一〇 十二金牌詔班師

兀朮與秦檜書曰：「君力主和，而岳飛力戰，必殺飛，始可和！」於是，朝議再和念。遂詔諸將班師。岳飛一日奉十二金牌。將士恸絕泣下，飛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道叩馬慟哭曰：「我輩實官軍，金人皆知；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涕，出諭示之，曰：「吾不得復留矣！」軍民哭聲震天地。飛留五日以待，民徒而南從者如市。

六一一 兀朮棄汴有待

初，兀朮既敗於鄆城，再迫於岳飛，即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何謂也？」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以待。及飛班師，河南新復州郡，復爲金有。

六二二 韓世忠跨驢西湖

岳飛死，韓世忠屢抗言：「秦檜誤國之罪」。論諷言官論之。遂謫世忠爲醴泉觀察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小童，縱遊西湖。平日將佐，罕得接晤。韓兵敗，十年而卒。

六二三 秦檜死矣和議終

秦檜居相位十九年，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其子熹奏：「請代居相位者爲誰？」帝曰：「此等卿不當與！」帝還宮，問當死。罷熹少師。帝謂楊存中曰：「除今始免防檜逆謀矣！」會金人營汴宮，欲徙居以相迫，帝召存中等至都堂議舉兵，又詔臺諫舉議，康伯常傳詔旨曰：「今日不更務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帝雅欲親師，伯常奏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

六二四 立馬吳山第一峯

時金玉亮，南侵之寇，既決，乃甯隄盡工於奉使中，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遂大舉入寇，帥衆百萬，旌幟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劉錡兵敗，退采石磯，帝遣虞允文爲帥，金主趨揚州。

六二五 劉錡羞見虞允文

虞允文采石敗敵，威名震朝野。劉錡病，允文往視，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

「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六二六 虞允文經略中原

帝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允文陛辭，言：「金主孺旣死，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中國，和關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玠。經略中原。

六二七 湯思退通敵請和

時，張浚，既有淮北之喪師，湯思退復有通敵請和之朝議。宗正少卿魏杞，將如金，孝宗面諭之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滅虜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曰：「金人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吳郡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百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爵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糧。與糧不已，必至如晉帝奢衣行酒而後快。今屬朝之士，皆婦人也！」帝不納。

六二八 張拭論臣品

孝宗謂右文殿修撰張拭以：「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拭對：「嘗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臨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拭對：「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六二九 楊萬里薦賢

右丞相王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

即請朱熹，置楨以下六十餘人，先後均奏用有差。

六三〇 光宗禪位于后

孝宗薨位光宗，自遷重華宮，光宗后李氏陰得，帝頗憚之。太上皇有疾，帝不能朝重華宮，羣臣奏請，至有泣下者，帝冠挂，后止之；帝后乃幸玉津園，上皇崩，帝后稱疾，不臨喪，大臣留正與趙汝愚韓侂胄等請太后賜賂：「立嘉王橫爲皇太子，主廢成禮」，並令帝，「歸位」。

六三一 韓侂胄優戲罷朱熹

侍講朱熹以韓侂胄專權，上疏言：「陛下即位旬月，卻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始會不及議；中外皆謂左右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入，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戲侂胄，戲大儒，戲於帝前，口說：「仁義之道」。侂胄因言：「朱熹迂闊類於是」。帝方信任侂胄，即出平批：「除熹官職」。

六三一 以宗姓逐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謀於參知政事京鑑，鑑曰：「彼宗姓也！詎以謀侂胄，一觸打盡矣」；於是，汝愚被韓黨奏貶，同去黨數十人，皆一時清望。

六三二 犬吠侍郎趙師舉

趙師舉請事韓侂胄，爲工部侍郎。植危青生口，百官爭賀珍異，師舉獨獻金蒲萄小架，上讓大珠百餘粒。危青姬妾十人，欲得北珠冠，師舉亟搜購北珠，製十冠以進。侂胄嘗與客過南園山莊，曰：

「此真田舍翁氣象，但少犬吠鷄鳴耳。」槐則鷄犬隱於澗澤，烈之，乃而舉也。佺胄大笑！

六三四 程松獻姜松壽

程松謂事韓佺胄，嘗諫諍大夫，意快快；乃獻一妾於佺胄，名之曰：「松壽」。佺胄曰：「奈何真大諫之名！」松曰：「欲使賊名，常逢鈞聽耳」。遂同知樞密府。

六三五 兩幸運兒作天子

史彌遠弑韓侂胄之~~後~~朝廷倚爲股肱。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子可立者，以身皇儲之選。會館客余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寧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西門，會天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承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以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宮，與芮也。聞者嘗言此二兒後當極貴，君視如何？」天錫亦奇之，歸朝，語彌遠，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卽遷宮中。易名貴和，貴誠。旌立貴和爲太子，貴誠爲宋嗣郎爲沂王子，貴誠卽爲理宗。

六三六 金人乞糧和好

理宗立，金主遣宗顏阿虎帶，來乞糧和好，將行，金主語之曰：「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宋與我連和，所以爲我看，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六三七 劉鏡首殉文州之難

蒙古建號曰元，分路入寇，遣關鐔入文州。守臣劉鏡乘城固守月餘，鏡腹不飽，飢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幼子纓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鏡及二子自刎。將軍趙汝羅被執，鑿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六三八 文天祥狀元及第

文天祥以法天不怠爲對，帝親拔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蠶絲，忠肝如鑽石。臣敢爲得人贊！」

六三九 高智耀以金喻文士

元人既西取川陝，東陷江淮。文士避學者皆沒爲奴。元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儲爲鹽，古無有也。鹽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天下！」忽必烈命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言其詭濫，元主詰之；智耀對曰：「鹽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蘊有淺深，謂之非才，不可。」元主悅。

六四〇 賈似道以去要君

度宗立，賈似道有定策功。帝每朝必筓拜，稱之師臣。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嘗之。恐知政事江萬里以身效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因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遂罷萬里。

六四一 宋子真以仁德導元主

宋子真初事東平嚴處，有政聲。元兵南侵，子真謁元主上書，言：「本朝威實有餘，仁德不足。劉辟若不殺，書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元主善之，以為中書，平章政事。

六四二 亡國姦佞買假道

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賜第西湖葛嶺，使恣養其中。旋又謂許：「十日一遊湖船入朝，人朝不拜，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覽。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座壺中。衆吏斂脛龍，率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姦劾諸司辟謫，及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更爭納賄求美職。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莫敢言者。」

六四三 皇帝不得聞軍事

時與陽圖急，似道日坐葛嶺，大起樓臺亭榭，作半閑堂。日醉淫樂。嘗與姦妾掘地門蟋蟀，師狎密觀之曰：「此軍國大事耶？」一日帝偶問似道曰：「喪陽之圖，已三年矣，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猶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殺之。喪陽既久困絕援，呂文煥率以城叛降。元以為喪陽大報讐。

六四四 宋欲稱臣元不許

元設伯顏帥師渡江，賈似道遣使宋京，如元師，請：「稱臣奉幣。」伯顏不許。答書曰：「宋漢五帝，隨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富面議也。」

六四五 趙昂發夫婦節義

池州守趙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豈不能爲忠國婦乎？」昂發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氏曰：「吾請爲君死！」邦覆止之。及元帥破城，昂發留書儿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

六四六 楊萬里山水殉國

快州城破，守宰唐震死之。故相楊萬里，初開襄樊破，鑿池假城芝山後圃，具其亭曰「止水」。人莫曉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歎曰：「大勢不可爲，介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家人賓客相繼投沼內，積屍如壘。

六四七 文天祥起兵勤王

文天祥廢居，勸王詔誼，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英傑並結溪洞山嶺，有衆萬人，遂入節。或止之，天祥曰：「國家發育臣庶，二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起者，吾深懼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聞而興起！」

六四八 賈似道死晚矣

賈似道廢爲庶人，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衆數十人。虎臣，悉屏去；撤簾盡，顯行秋日中。令昇夫唱杭州歌，誦之，醫藥備至。置罽州木綿履。

虎臣諷令自盡；似道不肯，虎臣曰：「吾爲天下人殺，貴似道，雖死何憾！」殺之。

六四九 元將伯顏屠常州

伯顏會兵常州，知州姚訔力戰固守。元兵日夜攻不息，而訔守志益堅。伯顏叱諸軍四面進攻，城破。訔以下均戰死。伯顏命：「屠其城」；存者，三五人而已。

六五〇 朝廷上僊降元

伯顏進次杭州皋亭山，文天祥、張世傑請：「三官入海，而已餉茶背城一戰」；首宰陳宜中不許。白太后：「遣御史楊應奎，上尊國璽以降。」伯顏受之。世傑入海，宜中遁。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以恭宗及太后、福王等，北去。

六五一 元主嘲降將

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當國，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六五二 陳文龍滿腹節義文章

元兵入興化，執守將陳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通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

六五三 馬暨焚招降書

元阿里海涯，爲書許：「爾江守馬暨爲江西大都督，招降，暨不聽。又請元主親駕討之，暨焚，斬其使。城破，暨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時，始仆。元兵悉坑其軍民。廣西州郡盡陷。」

六五四 陸秀夫負帝蹈海

遣元張弘範攻崖山，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謂八歲皇帝曰：「陛下不可辱！」先趨其逆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宮人謂嘗死者甚衆。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開關，此者，正爲趙氏二塊肉耳！」遂赴海死。世傑仍欲求趙氏而立，舟覆，死之。

六五五 許衡悔事元

元集賢閣大學士許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勿爵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誦其處，足矣。」卒年七十三。

六五六 文天祥燕市就義

文天祥留居燕京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誓不事二姓。元主召問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主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主猶未忍，遽磨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乃置殺於柴市。天祥極刑，殊絕容，問吏卒曰：「吾事畢矣！」向南再拜而死。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自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後」。

六五七 謝枋得痛罵漢奸

程文海奉詔入江南求人才，得宋宗室趙子昂，及張伯淳等數十人；謝枋得亦在其列，枋得遺書文海曰：「夫所以不死者，以有九十三歲之母，先母今已考終，其今無意人間事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枋得，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環且飽物，程伯淳曰，謝漢奸，亦不可得」，後被送至燕京，絕食死。

六五八 元世祖殺桑哥

天下以右丞相桑哥，鈎誘錢穀之故，中外騷然，廷臣莫敢言，忠賢直士趙子昂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公爲上所親信，捐一具之命，爲萬姓除害。仁者事出」。時帝敗孛朮，徹里乘間賞之，帝怒，罰其：「誘殺大臣」！撤其顏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後問，辨愈力。帝悟，召大臣不忽述問之，對曰：「桑哥系屬朝朝，壅蔽聰明，百姓離亂，非誅之，恐爲陛下憂」。言者益衆，遂免桑哥官，籍其家，得珍寶輒內廷之半。誅之。

六五九 元世祖有寶后

后弘吉剌氏，明敏善斷。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人皆喜之，獨何不樂？」后曰：「自古無有千歲之國，勿使良母不得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賞廷，召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時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屈氏至

京，不置水土，履爽：「乞會同江南」，帝不允，廢退而厚待之。

六六〇 西僧服中無朝廷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礙市民新，民訴於上都留守李聖。聖方詢其由，僧已率黨持白挺入，隔案引雙髮掉諸地，搥扑交下，拽歸闕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竟赦免，未幾，西僧徒聚與誘王合弟刺紀爭道，拉妃輦車，歐之；語侵帝。事聞，亦不問。

六六一 英宗拒進七寶帶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英宗曰：「朕登大位，不問卿匹賢才，而為人進寶帶，是以利勝朕也！其遠之！」

六六二 裴張希孟不敢言

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時屠仁宗喪，議中書張養浩諫曰：「世祖臨御三十年，不聞有此樂，况在梓宮之喪乎？」帝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幣，以旌其直。

六六三 拜筮論天子器度

英宗問右丞相拜住曰：「今亦有觀徵其人否？」對曰：「筮問則水圓，蓋方則水方，有唐太素納陳之君，則有筮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六六四 英宗厭諂臣

帝嘗以地設遊殿徹樂減膳，近臣稱謫實；帝吐曰：「朕方修德不及，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

「誰耶？」拜住進曰：「答在巨等」；帝曰：「勿多語，朕之過也」！

六六五 文宗師西僧

帝以西僧慧真吃刺思爲師。帝師將至命：「朝臣一品以下郊迎」。俯伏進階，帝所不爲動。惟國呼祭酒學士拜揖。畢鵬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衆爲之慄慄！

六六六 宋徽宗惟一事不能

順帝欲觀盞，知難進學士變，以比十圍進。帝偶覽宋徽宗盞，悅之；變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何爲」？變曰：「獨不能爲君耳」。

六六七 順帝親造龍舟宮漏

順帝親製龍舟於內苑。船長十二丈。廣二丈，上有五殿。龍身並殿宇，俱五彩金裝。船行，則龍首，尾，口，眼，爪皆動。又自製宮漏：高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盞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殿設數玉女捧時刻盤，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龍櫃獨，臥於其側，鳴鐘，鈺，皆舞之。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殿前。皆帝獨運巧思，親出精技，自製之。

六六八 元順帝之荒淫

順帝既怠於政事；日事晏樂；西僧進房中術，帝與羣僧，諸王，宮女，恆盡課而樂之。又以宮女

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簪，小鼓，琴，琵琶，笙，胡琴，箏，拍板。每宮中讚佛，則長樂奏樂。官官，非受秘戒者，不得與。

六六九 朱元璋渡江遇陶安

當遇審旌戈前趨，守者披箭，塗抄采石。乘勝攻入太平。嘗儲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元璋，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屬有主矣！」元璋召安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長江天險；出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元璋大悅。

六七〇 朱元璋不殺陳瑄

元璋以方山秦民兵元帥陳瑄先，與其將康茂才，釋不殺。瑄先曰：「生我何為？」元璋曰：「天下亂，豪傑並起。時則人附；政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乃為書招其軍，明日皆降。

六七一 朱元璋為天下屈四賢

元璋下處州，遣使徵齊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浦江宋濂。皆胡大海聞其名而薦者。及劉基等四人至建康入見，元璋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四人者，亦欣然受命。

六七二 朱元璋毀鏤金牀

陳友諒死，其子理，率殘部還武昌。元璋親往視師，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理；理乃率其六附

張定邊等，謂軍門降。於是湖廣悉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鑲金牀進，元璋歎之曰：「此與孟昶七罵，滿器何異？陳氏窮奢極侈，安得不亡？」亟命毀之。

六七三 朱元璋削平羣雄

吳王朱元璋既降陳王，擡張士誠，敗方國珍；而徐達常遇春北伐，勢如破竹。於是戊申正月，善長率羣臣奉表勸進。王曰：「恐德薄，不是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王固却之。明日，善長復請，乃從之。國號「明」稱皇帝。立妃馬氏爲皇后，子標爲太子，以李善長爲左丞相。衣冠悉如唐制。

六七四 馬后之賢

后爲冲子與養女與帝久共患難。帝初渡江時，后嘗謂曰：「令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衆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帝深然之。册后之日，帝謂侍臣曰：「昔光武勢獨異曰：倉卒蕪篲亭豆粥，虛汜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臭餅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且朕昔爲郭氏所疑，徇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杜危除，賴后脫釋。比之長孫皇后之處廢太子構隙之際，爲尤難能。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龍朝。帝以請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爲堯舜耳。」

六七五 危素不殉元室

徐遠，常遇春北伐之師入通州，順帝大懼，召桑昆隱曰：「今日豈可作徵飲？」遂避兵北行，至上都。遠，遇春克燕京，殺其盛國帖木兒不花。並諸王子六人，封府庫，焚竊掠，市民安堵。元翰林學士危素欲投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遠，遠以素歸。

六七六 明太祖碎元帝宮漏

元都既克，帝命放宮人。欽天監進元帝棺舟首漏，帝曰：「廢萬幾之務，用心如此，所副作無益嘗有益也。」命碎之！

六七七 太祖馭宦官之道

太祖顧侍臣曰：「求善於中涓，百無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心腹，卽心腹病。馭之之道：「但賞使之畏法，不可使之立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

六七八 危素爲余闕守廟

元臣危素，再爲明翰林學士，居弘文館。一日，帝御東閣，閱履歷彙纂，帝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是爾耶？朕還以爲是文天祥！」素惶懼頓首。帝曰：「爾是元朝老臣，何不爲余闕看廟去？」遂謫，往安慶，守元殉難守臣余文宣公廟。期年羞愧死。

六七九 明太祖不行獻俘禮

李文忠遣人送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寶冊至京師。羣臣請：「行獻俘禮！」帝曰：「武王伐殷，曾宥之乎？」楊憲對曰：「文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

，禮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淫亂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
歡伊之禮，朕不忍加之。乃賜買酌里八刺第宅，封爲崇禮侯。元主亦賜諡順帝。

六八〇 錢唐受箭復孟子

帝讀孟子，至草莽寇讎之說，大不然之。命：「去其配享！」詔：「有讎者，以不敬論；且命今番
射之。」刑部尚書錢唐，奏稱入朝，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帝感其誠，命：
尚太醫療厥創，以孟子配享不廢。」

六八一 建文與燕王應詔對

懿文太子孫。立嫡長孫允欽爲皇太孫。太孫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嘗令屬對，詔出
「風吹馬尾千條線」。太孫對：「兩打羊毛一片毡」。頗不稱旨；復以命燕王，燕王對：「日照龍鱗
萬點珠」。稱佳，而帝竊殊惡之。

六八二 燕王迷信二術士

術，有道術者，俗名燒廣孝，二詩文。懿預知休咎，若術數之學。詣燕邸，請王曰：「殿下若能
用臣，臣當奉白帽于與天王戴」。白字即王，蓋寫皇也。燕王喜，而延之。道衍又薦相士袁珙，王使
召之，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術士服，借術士九人，入市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
如此？」燕王佯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
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明遣而實召入邸，密與道衍俱爲王腹心。

六八三 燕王伴狂陰謀反

建文帝充教立，齊泰、黃子澄議削藩。於燕王植、齊王博、湘王柏、代王桂、魏王梗，均爲皇叔。先後請等。惟於燕，稍寬厚，而燕王益不安。朝廷欲圖燕，乃以工部侍郎張博爲北平左布政使；謝賈爲都司指使，督糧餉動靜。燕王遂稱疾伴狂；是時市中，寧酒食，語多妄亂，或以土壞，終日不甦。有詔令呂貴、二人王邸問疾，王慶夏，圍爐搖扇，連呼：「寒甚！」朝廷稍信之。而燕王密圖稱兵，乃日誦。

六八四 張信出救醫王疾

朝廷執燕王使邸庸，言王舉兵狀，齊泰卽發符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賈張博圖燕。以北平都指揮使張信爲王舊所信任，密救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母疑問，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固聞燕王富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乃歸王請見，拜於床下，王伴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惡，當告臣！」出救示之，王驚，遽下拜曰：「生我一涼者，子也！」

六八五 飛龍在天道衍佞反

燕王召道衍謀事，道暴風雨，符瓦墮，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爲：「祥！」王設筵曰：「妾希尚！惡得祥！」道衍曰：「殿下不開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此大易黃鳥也！」王喜令張玉、朱能，以八百壯士入衛。

六八六 斬張謝起兵靖難

一日，燕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遣人召爾賞、張謙。賜坐，行酒，出瓜數盤。王自進瓜片，忽怒，且誓曰：「今爾尸齊民，兄弟宗族尙相殘，身爲天子親屬，且夕莫終其命！爾嘗恃我知此，天下何事不可爲乎？」擲瓜於地，罷餽餉執詩，責，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遂斬張謙，謝貴，而證將士：「起兵靖難」。

六八七 鐵鉞詐降守濟南

初，朝廷命耿炳文，以五十萬大軍，北伐，炳文大敗真定，潰不成軍；詔以李景隆代之，復益其兵。燕王聞軍大舉，執寧王，進陷德州，圍濟南，市人皆恐。山東參政鐵鉞曰：「無憂，計且破之！」遂詐降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然東海之民，不知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其潰漿以迎王師！」燕王喜，遂單騎往，城中人呼，「千歲！」鐵板墮下，傷燕王肩首，王務易馬馳，濟南人擡吊橋以斷王歸途，乃橋堅尙未動，而王過橋逸。燕王怒命軍，環攻城，鉞張高皇帝神牌於城上，燕兵不敢射。燕王恐師老，乃暫班師北平。

六八八 建文君臣假裝出走

明軍奪。燕王率師南下，勢如破竹，所在輒降。遂渡江，建文皇帝聞金川失守，欲自縊，少監王鏡隨進曰：「昔高皇升遐，有遺篋曰：臨大變當發」。昇而發之，得所懸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龍，一名應賢。裂紗，解，鞋，刺刀，俱備，白金十錠。朱甯篋內註明：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溝出。

，遂登會於神樂觀。帝曰：「豈數也哉？」遂視髮偕大臣楊慶龍，葉希賢等二十二人俱化僧裝遁。入於門。雲遊西嶺，遠三十九年之久，迄英宗庚申五年，乃還朝居大內，不羈年，以壽終。

六八九 拒草詔方孝孺滅十族

初，燕王之發北平也，道行濟之郊，跪而密啓曰：「南方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成武之日，必不降節。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王首肯之。及王卽皇帝位，孝孺以翰林學士繫獄，上欲草位詔，羣臣皆舉孝孺，乃召出獄，孝孺入見，悲慟徹殿陛；上諭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伊自焚。」孝孺曰：「何不立成王子？」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弟？」上降榻勞曰：「此於家事耳，先生勿過勞苦！」左右授筆札，上曰：「神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書：「燕王造反！」四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上大驚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暨處厲。命以刀抉其口，兩旁至磨耳。復錮之獄。大收其九族及朋友門生盡殺之，然後用孝孺，磔之紫雲門外，坐死者八百七十八。

六九〇 鐵鉉壯烈殉社稷

故中書尚書鐵鉉，被執至京，淫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剗其耳鼻，竟不肯顧。剗其肉，消銘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上乃令昇大鏡至，納油數斛熬之，搜屍，以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

轉展何外，終不可得。上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北丙上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湯竟灑，丙丈餘，丙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上天譴：命葬之。

六九一 劉寧妻佐夫有義

刑部主簿劉寧，以判某案其家人納銀於瓜以餽之，其妻安氏發之。詔褒之曰：「劉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六九二 仁宗君臣相得之歡

仁宗召竇義，楊士奇諷曰：「朕監國二十年，信謠惑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敕印，一賜義，文曰：「忠貞」，一賜士奇，文曰「貞一」。皆拜而受。惜帝在位一年，即崩。

六九三 清貪風首罷劉觀

宣宗一日罷朝，謂丞相楊士奇等曰：「朝臣貪濁奈何？」對曰：「貪風始永樂末年，今更甚耳。」上問：「何如？」楊榮曰：「當時惟方賓、資名。」上即顧問筆：「今貪者誰甚？」對曰：「莫甚於劉觀。」士奇曰：「風惡所以薰百姓。」上歎曰：「除惡務本，願觀去，誰代觀者？」士奇以願佐慶帝遂罷觀，下獄治之，以舊代觀左都御史諱。

六九四 夏原吉之仁恕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夜閱文卷撫案歎息。欲下而止首再。其妻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案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不忍下也！」嘗有從蘇沔所殺織金賜衣，懼欲逃，原吉曰：「污可洗，何懼爲？」東垣所寶硯，誰不敢見，原吉召吏諷之曰：「物皆有項，吾未嘗惜此」。恩遺之。在吏部捧精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汚，吏懼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上命易之。

六九五 五大臣何請赦王振

英宗寵信宦者王振，呼爲先生而不名。頗予朝政。一日，太皇太后御便殿，英嗣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尚書胡榮，被旨入朝。帝東立，太皇太后顧帝曰：「此五人，先朝所簡遺皇帝，習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帝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帝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及諸大臣貸汝，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六九六 王振義子拜侍郎

王振既弄權，工部侍郎王佑，與兵部侍郎徐暉，均極逢迎事之。佑貌美而無鬚，尤善伺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爲無鬚？」佑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

六九七 薛瑄不肯刷王振

人物叢談

王振一日問道士奇曰：「晉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以「山東提學兼事薛道」對。乃召道，擢爲大理寺左少卿。道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士奇爲謝。振知李賢素與道善，道轉已意，欲見之。賢至朝房言之，道曰：「厚兄亦有是貧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爲道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深銜之。

六九八 兩于謙同遭王振厄

于謙撫晉豫十年，每人京，未嘗持一物交富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嘗忤王振。振必以爲謙，數言劾之，罷爲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請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還晉梁巡撫。

六九九 王振死有餘辜

也先入寇，王振力排衆議，請帝帥五十萬人親征，大軍潰敗，造成土木之變。帝爲也先擄去。時覆甯將軍樊忠從帝旁，見事急，以所持槓，捶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盛國王邸命族焚冢。無小長皆斬之。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殺處，重堂邃淵，擬於宸宇，器眼綺麗，雖向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籍之。

七〇〇 虜中乃有嚴子陵

景帝立。遙上英宗爲太上皇帝，以子謙爲兵部尙書。也先屢挾上皇犯京師，均擊退。遂擄上皇北至蘇氏剌，令哈銘袁彬常伴宿御寢。天寒甚，上皇每令彬以兩脅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昨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汝手移。」因責：光武與子陵共臥事。銘頓首。

七〇一 太監口中好于謙

于謙狀，帝遣太監與安視之，厚賜醫藥；駕幸萬歲山，悅竹爲溼，爲和藥丸。有言：「謙柄用過，兼看。」興安曰：「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要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可等二個來換于謙乎？」眾默然。

七〇二 英宗後辟殺于謙

初，英宗土木之變，廷臣或主和，于謙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皇乃得還。及景帝大漸，徐有貞石亨等陰奉上皇復辟。石亨請帝殺于謙。帝曰：「謙有再造功，何忍殺之？」石亨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帝意遂決，斬之。行路之人，莫不嗟嘆！

七〇三 李賢論奪門之非

英宗一日召大學士李賢，屏人與語。頗以石亨驕恣爲慮，賢曰：「陛下權不可下移！」帝曰：「念其奪門功，姑忍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且問：「當時亦有鸞臣參與者，臣辭不與。」帝驚問：「故？」對曰：「景帝下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則名正言順，何至奪門？假事變，此輩固不足惜，不容置陛下于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豈爲社稷之心哉？」帝大悟。亨等寢見疏。

七〇四 建文子不識牛羊

人物春秋

建女幼子，入大內時，方二歲，卽廢爲庶人，至是年五十六。帝意欲寬之，謂大學士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鴻舜之心，畢逾於是！」左右或以爲不可。帝曰：「有天命在，任自爲之！」遂送居鳳陽，聽其婚娶，出入自在。庶人出禁，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卒。

七〇五 阿丑以優彈注直

憲宗時，宦官注直僞領中外，以王越陳鐵爲腹心。注直故作耳目，陷害忠良，天下凜然，有中官阿丑者，擅優戲，頗有諷諫風。一日作醉者醜酒狀，前過一人，作白：「某官至」，輸賜如故；又曰：「某至」，猶不與故；同：「王太監至」，醉者驚迫軼然！旁一人問：「某至不懼，而懼在太監，何也？」曰：「吾別有注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奴殺注直衣冠頭際，持斧，趨路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兵！備此兩鐵耳」。問：「何鐵」？曰：「王越陳鐵耳」。帝微哂。自是，注直寵廢衰，及其罷斥，人心大快！

七〇六 小中官救大忠臣

僧繼曉，始以淫貪敗誑楚府，事敗，走匿東麓，資殺中官梁芳，引入禁中，其術得售。憲宗尊之爲「善世」，賜美珠十餘，資不可勝記，乃言於上，覈內庫銀數十萬兩，于西華門外，拆毀民屋，搬建永昌寺。諫官林俊，上疏彈之，帝怒，下俊獄。將以訕論論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帝大怒曰：「汝乃與林俊合謀亂我！」舉御用寶視擲之，恩免冠，號哭。

不起，曰：「臣不復能事陛下！」帝命左右扶出。恩至東朝門，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醜梁芳，會
顯傾軋，使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於此。俊獄得解。

七〇七 鄙媚臣戀恩不傳詔

歐陽進奉寶石，授鎮撫司。命官總恩傳詔，恩曰：「鎮撫察天下刑獄，奈何以小人得之！」不
肯傳。帝曰：「汝違朕！」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帝改命他宦傳之。恩語尚書余子俊曰：
「鄭執奏，吾從中殺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聞賢
才疏諫得失，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七〇八 大學士萬安進房中術

初，大學士萬安，結萬貴妃，進僧繡像，表裏爲奸，以固其寵。憲宗信之。及孝宗立，念中官繡
恩違斥之直，召歸禁中。繡恩曰：「萬安佞，王恕忠！」帝遂召恕相之。會帝于內中得一篋，皆房中
術也，悉鑿曰：「臣安進」。帝遺繡恩釋至闕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漸汗不能出一語，詔
罷去。

七〇九 公卿盡出劉瑾門下

武宗寵信宦官劉瑾等，導帝日事淫樂，瑾得矯制任免侍郎尙書。大臣交疏上言，不報；而齊遺罷
斥。兵部主事王守仁以此，貶爲馬驛丞。大學士李立陽，亦隱忍不敢發。瑾嘗矯制榜大學士謝遷劉健
等五十餘人，好爲于朝堂，顯示天下。又嘗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徧褻十餘人。及其黨張永，尙帝力

皆種不軌，始命下獄，璵乃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獨騎馬都尉蔡慶曰：「我國成也，不出汝門；得問汝！」批其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耶？」遂伏誅。

七一〇 威武大將軍朱驥巡選

武宗寵信宦官江彬，彬導帝微行，出居庸或宣府。帝樂之，稱宣府曰：「家裏」。會夏有警，帝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驥巡選」。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召梁傑草詔，傑曰：「他可將願，此制斷不可草」。帝大怒，遂刺起曰：「不草詔，齒比劍！」傑伏地就死，帝怒，擲劍去。乃自稱之。卒北巡。

七一 王守仁平逆獲罪

宸濠反，王守仁與師討平之。擒宸濠，將獻俘，帝乃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以軍門備倣天下，帥親征。江彬逃歸守仁，欲令其釋宸濠於鄱陽，俾帝親征執之。守仁聞之，改道至南京，獻俘，奏凱，彬以守仁忤意，賞功竟不及之。守仁入九華山欲爲道士。迄世宗立，始對守仁新建伯起用之。

七二 楊繼盛之獄

初，楊繼盛因諫仇鸞與曹瓦馬市，貶臨洮典史。及易瓦馬市，召繼盛還，爲兵部員外郎。時嚴嵩爲相，世蕃爲工部侍郎，父子擅權禍國，人神共憤。繼盛上疏言：「嚴嵩父子十大罪狀，五奸助之」。帝怒，下刑部獄。

七二三 楊繼盛妻疏代夫死

初，熾盛自請所累迨至武選此外，常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鷲困公幾死，今相公當父子，百憂也，公何以報爲？」熾盛不聽。及熾盛下獄論死，張氏疏言：「臣夫陳阻馬市，預伐仇鬻，諛旨導誘。旋因驚取，一歲四遷。臣夫銜恩圖報。幸有陳說，荷陛下不卽加戮，仗後入獄。割肉二斤，斷筋二條。日夜籠箠，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部臣兩次請決。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羅，案牘奉旨處決。倘以罪不可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爲國效命之鬼，以報陛下！」疏入，爲書所抑，卒得釋。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也！」

七二四 張居正專權臣儂金

神宗時，張居正爲首輔。遠選總兵李成梁屢立功，勇冠一時。居正奏請封成梁爲寧遠伯。成梁因使使餽居正金。居正曰：「國王以百戰得功勳，我受而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之。

七二五 李三才巧晏願憲成

李三才撫淮十年，收獲物情。民思感之，使酒負才，揮金如土。東林黨魁願憲成，信之，亦爲游揚。三才嘗奏憲成，止蔬菜三四色；翌日再宴，盛陳白味。憲成訝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

七二六 熊經略徒手出關

大清兵陷瀋陽，朝議以熊廷弼經略遼東。廷弼言：「欲臣出關，臣不敢不出。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西人視以爲輕車，東敵視以爲進退。吳將視以爲勇怯。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以鎮定人心

不知無一兵之得略出，更是持劫人心也。當留安兵三萬，已盡出關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不知關臣，與臣何項兵馬？又不知臣駐廢垣，臣憲誰何地？乞速兵部議，無使擅安之賊臣，徒手出關，爲敵所笑。朝廷敢延請出關，設兵不至。既而廣晉失守，延尉削職。已而殺之。

七二七 魏忠賢生祠徧天下

魏忠賢與客氏亂政，矯制殺害忠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先後因劾魏閣遭慘死。神宗賜忠賢印曰：「頒命元臣」；賜客氏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內外臣工，多出門下。蘇杭織造李實，首在西湖建忠賢生祠，乞命杭州衛百戶永守祠宇，詔從之。於是，四方效尤，幾徧天下。

七二八 袁崇煥斬毛文龍

懷宗立，首誅魏忠賢，客氏及其黨羽。然關東之禍日亟，而關賊亦起於陝矣。帝召袁崇煥問：「崇煥方略」？崇煥對曰：「陛下假臣便宜，五年全遼可復」！帝曰：「五年復遼，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賜尙方劍，「令便宜行事」。崇煥出關，乃殺毛文龍，自壞長城。

七二九 李自成檄文

李自成稱帝，移檄遠近，有云：「君非鼓暗，孤立而揚徽愼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紹少。甚至逆賊竊府，朝廷之威日移，利入賊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統鈐，而倚爲心腹；宦官皆踞獐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繫繫，土無報禮之心，社飯重頂，民有偕亡之恨」。

七二〇 李自成不殺賢令

蕭靜知蕭漢有政事，國王戒其部曰：「殺賢者，死無赦。」城破，幽漢於寺中，僧曰：「令若死，食屠相。」僧視之，漢曰：「吾靈吾道，不與爾法。」遂自經。

七二一 李建泰慷慨赴敵

帝憂寇，臨朝歎曰：「羸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贊人，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帝悅曰：「卿若行，朕當撤古進轅。」翌明，命朔馬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臨軒，授建泰節劍，賜晏饌之，帝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

七二二 臣盡亡國之臣

國賊日逼，帝下詔罪已。臨朝謂羸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行。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對曰：「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意欲何為？將欲爲所慮宗靈武故事乎？」景文不敢言。帝復問：「賊守之策？」羸臣默然。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七二三 富宦寧獻賊不助餉

帝按籍勸戚大璠，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佛然曰：「外戚如此，國勢去矣。」奎奏捐萬金。帝少之，勸其二萬。太監王永祚，賈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常面諭之。僅獻萬金。後聞賊擄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五十二萬，參幣復數十萬。

1000

Parkinson

1000 000 000

秋

秋

Doctor

ARES

~~Doctor~~ ~~W~~ ~~Paris~~ ~~Doctor~~

F a b c

~~ff~~

~~S~~ ~~Paris~~ ~~Paris~~

Parker

0 0 0

Parker

人物

人物春秋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

人物春秋

版權
所有

(定價貳千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初版

(一—七〇〇〇)

| | | | |
|-----|-----|-----|-----|
| 編著人 | 發行人 | 發行者 | 經售處 |
|-----|-----|-----|-----|

| | | | |
|---------|-----|-----|------|
| 曲卜玄 | 李重十 | 張慶雲 | 作者書屋 |
| 新華教育用品社 | | | |

(南鄭中山街)

#725
(-5-1-1-2)

(南鄭聯合印刷廠承印)

Law of mean Parker
Poor mean Parker

Law of mean

南鄭版